

任啓瑞編

中國藥物論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3 1774 1128 1

中國藥物論 卷三下

甘草 (甘平無毒) 通行手足十二經

黃陂任啓瑞竝如甫編述



朱震亨曰：甘草味甘，大緩諸火，黃中通理，厚德載物之君子也。欲達下膻，須用稍子。

李杲曰：甘草氣薄味厚，可升可降，陰中陽也。陽不足者，補之以甘，甘溫能除大熱，故生用則氣平，補脾胃不足，而大瀉心火。灸之則氣溫，補三焦元氣，而散表寒。除邪熱，去咽痛，緩正氣，養陰血，凡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皮急縮者，宜倍用之。其性能緩急，而又協和諸藥，使之不爭。故熱藥得之緩其熱，寒藥得之緩其寒。寒熱相雜者，得其平。

王好古曰：五味之用，苦泄，辛散，酸收，鹹斂，甘上行而發，而本草言甘草下氣，何也。蓋甘味主中，有升降浮沉，可上可下，可內可外，有和有緩，有補有泄，居中之道盡矣。張仲景附子理中湯用甘草，恐其僭上也。調胃承氣湯用甘草，恐其速下也。皆緩之之意。小紫胡湯，用柴胡黃芩之寒，人參半夏之溫，而用甘草者，則有調和之意。建中湯，用甘草以補中，而緩脾急也。鳳髓丹，用甘草以緩腎急，而生元氣也。乃甘補之意。又曰：甘者，令人中滿，中

MG
R28
3/12

滿者勿食甘，甘緩而壅氣，非中滿所宜也。凡不滿而用炙甘草爲之補。若中滿而用生甘草爲之瀉。能引諸藥，直至滿所，甘味入脾，婦其所喜，此升降浮沉之理也。經云：以甘補之，以甘瀉之，以甘緩之，是矣。

李時珍曰：甘草外赤中黃，色兼坤離。味厚氣薄，資全土德。協和羣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道之化。贊帝力而人不知。斂神功而已不與。可謂藥中之良相也。然中滿、嘔吐、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而大戟、芫花、甘遂、海藻與之相反。是亦迂緩不可以救昏昧，而君子嘗見嫉于宵人之意歟。

蘇頌曰：按孫真人千金方論云：甘草解百藥毒，如湯沃雪，有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卽定，驗如反掌。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予每試之不效，加入甘草爲甘豆湯，其驗乃奇也。又葛洪肘後備意方云：席辯刺史嘗言嶺南俚人，解盡毒藥，並是常用之物。畏人得其法，乃言三百頭牛藥，或言三百兩銀藥。久與親狎，乃得其詳。凡飲食時，先取炙熟甘草一寸，嚼之嚥汁，若中毒，隨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黃藤二物，酒煎溫常服，則毒隨大小便出。又常帶甘草數寸，隨身備急，若經含甘草而食物不吐者，非毒物也。三百頭牛藥，卽土常山也。三百兩銀藥，卽馬兜鈴藤也。詳見各條。

李時珍曰：方書炙甘草，皆是用長流水蘸濕，炙之至熟，刮去赤皮。大抵補中宜炙用，瀉火宜生用。又曰：甘草與藻、戟、遂、芫四物相反，而胡洽居士治痰癖，以十棗湯加甘草大黃，乃是痰在膈上，欲令通泄，以拔去病根也。東垣李杲治項下結核，消腫潰堅湯加海藻、丹溪朱震亨治勞瘵蓮心飲用芫花，二方俱

有甘草，皆本胡居士之意也。故陶宏景言古方亦有相惡相反，並乃不爲害，非妙達精微者，不能知此理。

茯苓（甘平無毒）

手太陰
足太陰 氣分

寇宗奭曰：茯苓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缺也。

張元素曰：茯苓赤瀉、白補，上古無此說。氣味俱薄，性浮而升，其用有五。利小便也。開腠理也。生津液也。除虛熱也。止瀉也。如小便利或數者，多服則損人目，汗多人服之，亦損元氣。天人爲其淡而滲也。又云：淡爲天之陽，陽當上行，何以利水而瀉下。氣薄者，陽中之陰，所以茯苓利水瀉下，不離陽之體，故入手太陽。

李杲曰：白者入壬癸，赤者入丙丁。味甘而淡，降也。陽中陰也。其用有六。利竅而除濕。益氣而和中。治驚悸。生津液。小便多者能止。小便結者能通。又云：濕淫所勝，小便不利，淡以利竅，甘以助陽，溫平能益脾逐水，乃除濕之聖藥也。

王好古曰：白者入手太陰，足太陽經氣分。赤者入足太陰，手少陰，太陽氣分。伐腎邪，小便多能止之，小便濇能利之，與車前子相似。雖利小便，而不走氣。酒浸與光明砂同用，能秘真元。味甘而平，如何是利小便耶。

朱震亨曰：茯苓得松之餘氣而成，屬金。仲景利小便多用之，此暴新病之要藥也。若陰虛者，恐未爲宜，此物有

行水之功，久服損人。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接引他藥，歸就腎經，去胞中久陳積垢，爲搬運之功爾。

李時珍曰：茯苓，本草又言利小便，伐腎邪。至李東垣、王海藏，乃言小便多者能止，澇者能通，同朱砂能祕真元。而朱丹溪又言陰虛者不宜用。義似相反，何哉？茯苓氣味淡而滲，其性上行，生津液，開腠理，滋水之源而下降利小便，故張潔古謂其屬陽，浮而升，言其性也。東垣謂其爲陽中之陰，降而下，言其功也。素問云：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觀此，則知淡滲之藥，俱皆上行而後下降，非直下行也。小便多，其源亦異，素問云：肺氣盛，則便數而欠。虛則欠，欬，小便遺數。心虛則少氣遺溺。下焦虛則遺溺。胞移熱于膀胱，則遺溺。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厥陰病則遺溺閉癃。所謂肺氣盛者，實熱也；其人必氣壯脈強，宜用茯苓甘淡以滲其熱，故曰小便多者能止也。若其肺虛、心虛、胞熱、厥陰病者，皆虛熱也。其人必上熱下寒，脈虛而弱，法當用升陽之藥，以升水降火。膀胱不約，下焦虛者，乃火投于水，水泉不藏，脫陽之證。其人必肢冷脈遲，法當用溫熱之藥，峻補其下，交濟坎離。二證皆非茯苓輩淡滲之藥所可治，故曰陰虛者不可用也。

茯 神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神農本草，止言茯苓，名醫別錄，始添茯神，而主治皆同。後人治心病，必用茯神，故潔古張氏于風眩、虛、非茯神不能除。然茯苓亦未嘗不治心病也。陶宏景始言茯苓，赤瀉白補，李杲復分赤入丙丁，白入壬癸。

此其發前人之祕者。時珍則謂茯苓神，只當云亦入血分，白入氣分，各從其類，如牡丹芍藥之義，不當以丙丁壬癸分也。若以丙丁壬癸分，則白茯苓不能治心病，赤茯苓不能入膀胱矣。張元素不分赤白之說，于理欠通。聖濟總錄松節散，用茯苓心中木一兩，乳香一錢，瓦器炒，研爲末，每服二錢，木瓜酒下，治風寒冷濕，搏于筋骨，足筋攣痛，行步艱難。但是諸筋攣縮疼痛，並主之。

黃精（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黃精受戊巳之淳氣，故爲補黃宮之勝品。土者萬物之母，母得其養，則水火交濟，木金交合，而諸邪自除，百病不生矣。神仙芝草經云：黃精寬中益氣，使五臟調良，肌肉充盈，骨髓堅強，其力增倍，多年不老，顏色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又能先下三尸蟲，上尸名彭質，好貨寶，百日下。中尸名彭矯，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名彭居，好五色，三十日下。皆爛出也。根爲精氣，花實爲飛英，皆可服食。

唐慎微曰：徐鉉稽神錄云：臨川士家一婢，逃入深山中，久之，見野草枝葉可愛，取根食之，久久不飢。夜息大樹下，聞草中動，以爲虎攫，上樹避之，及曉下地，其身歛然凌空而去，若飛鳥焉。數歲，家人探薪見之，捕之不得，臨絕壁下，綑圍之，俄而騰上山頂。或云：此婢安有仙骨，不過靈藥服食爾。遂以酒饌置往來之路，果來食訖，遂不能去，擒之，具述其故，指所食之草，即是黃精也。

萎 蕤 (甘平無毒)

李杲曰：萎蕤，能升能降，湯中陰也。其用有四。主風淫四末（四末手足也）兩目淚爛。男子濕注腰痛。女子面生黑黚。

李時珍曰：萎蕤，性平味甘，柔潤可食。故朱肱南陽活人書，治風溫，自汗，身重，語言難出，用萎蕤湯以之爲君藥。予每用治虛勞寒熱痞瘡，及一切不足之症，用代參耆，不寒不燥，大有殊功，不止于去風熱濕毒而已。此昔人所未闡者也。

陳藏器曰：陳壽魏志樊阿傳云：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節，此卽萎蕤，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氣血，令人強壯。和漆葉爲散服，主五臟益精，去三尸蟲，輕身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脚。惟有熱不可服。晉嵇紹有胸中寒疾，每酒後苦睡，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用。昔華陀入山，見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壽百歲也。

蘇頌曰：陳藏器以青黏卽萎蕤，世無識者，未敢以爲信然。

李時珍曰：蘇頌註黃精，疑青黏是黃精，與此說不同。今攷黃精，萎蕤，性味功用，大抵相近，而萎蕤之功更勝。故青黏一名黃芝，與黃精同名。一名地節，與萎蕤同名。則二物雖通用亦可。

麥門冬 (甘平無毒) 手太陰氣分

寇宗奭曰：麥門冬，治肺熱之功爲多。其味苦，但專泄而不專收，寒多人禁服。治心肺虛熱，及虛勞，與地黃、阿膠、麻仁同爲潤經、益血、復脈、通心之劑。與五味子、枸杞子同爲生脈之劑。

張元素曰：麥門冬，治肺中伏火，肺氣欲絕者，加五味子、人參三味，爲生脈散，補肺中元氣不足。

李杲曰：六七月間，濕熱方旺，人病骨乏無力，身重氣短，頭旋眼黑，甚則痿軟，故孫真人以生脈散補其天元真炁。脈者，人之元氣也。人參之甘寒，瀉熱火而益元氣。麥門冬之苦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之酸溫，瀉丙火而補庚金，兼益五臟之氣也。

李時珍曰：按趙繼宗儒醫精要云：麥門冬以地黃爲使，服之令人頭不白，補髓，通腎氣，定喘促，令人肌體滑澤，除身上一切惡氣不潔之疾。蓋有君而有使也，若有君無使，是獨行無功也。此方惟火盛氣壯之人，服之相宜。若氣弱胃寒者，必不可餌也。

石斛 (甘平無毒)

足太陰
足少陰右腎

寇宗奭曰：石斛，治胃中虛熱有功。

李時珍曰：石斛，氣平味甘淡微鹹，陰中之陽，降也，乃足太陰脾、足少陰右腎之藥。深師云：囊濕精少，小便餘瀝者，宜加用之。一法，每以二錢，入生薑一片，水煎代茶飯，甚清肺補脾也。

雷斅曰：石斛鎮涎，澀丈夫元氣。

粳米（甘平無毒）

孟詵曰：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漬之有味。益人大抵新熟者動氣，經年者亦發病。惟江南人多收火稻，貯倉燒去毛，至春春米食之，即不發病。宜入溫中，益氣補下元也。

寇宗奭曰：粳以白晚米爲第一，早熟者不及也。平和五臟，補益血氣，其功莫述。然稍生則復不益脾，過熟乃佳。汪穎曰：粳有早、中、晚三收，以晚白米爲第一。各處所產，種類甚多，氣味不能無少異，而亦不大相遠也。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惟此穀得天地中和之氣，同造化生育之功，故非他物可比。入藥之功，在所略爾。

王好古曰：本草言粳米益脾胃，而張仲景白虎湯用之入肺，以味甘爲陽明之經，色白爲西方之象，而氣寒入手太陰也。少陰證桃花湯，用之以補正氣。竹葉石膏湯，用之以益不足。

李時珍曰：粳稻，六七月收者爲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爲遲粳，十月收者爲晚粳。北方氣寒，粳性多涼，八

九月收者，即可入藥。南方氣熱，粳性多溫，惟十月晚稻氣涼，乃可用以入藥。遲粳、晚粳，得金氣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熱也。早粳得土氣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嶺之藥，則性熱，惟彼土宜之耳。

李時珍曰：北粳涼，南粳溫。赤粳熱，白粳涼。晚白粳寒。新粳熱，陳粳涼。凡人嗜生米，久成米瘕，治之以雞屎白。

百合（甘平無毒）

張元素曰：百合溫肺止咳。

蘇頌曰：張仲景治百合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病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

汪穎曰：百合，新者可蒸可煮，和肉更佳。乾者作粉食，最益人。

李時珍曰：按王維詩云：冥搜到百合。真使嘗重肉。果堪止淚無。欲縱望江目。蓋取本草止涕淚之說。

大棗（甘平無毒） 足太陰血分

李杲曰：大棗，氣味俱厚，陽也。溫以補不足，甘以緩陰血。

成無已曰：邪在榮衛者，辛甘以解之。故用薑棗以和榮衛，生發脾胃升騰之氣。張仲景治奔豚用大棗，滋脾土以平腎氣也。治水飲脇痛，有十棗湯，益水而勝妄水也。

朱震亨曰：棗屬土而有火，味甘性緩，甘先入脾，補脾者未常用甘，故今人食甘多者，脾必受病也。

李時珍曰：素問言棗爲脾之果，脾病宜食之。謂治病和藥，棗爲脾經血分藥也。若無故頻食，則生蟲損齒，貽害多矣。按王好古云：中滿者勿食甘，甘令人滿。故張仲景建中湯，心中痞者，減飴棗，與甘草同例，此得用棗之方矣。又按許叔微本事方云：一婦病臟燥，悲泣不止，祈禱備至，予憶古方治此證用大棗湯，遂治與服，盡劑而愈。古人識病治方，妙絕如此。又陳自明婦人良方云：程虎卿內人，妊娠四五個月，遇晝則慘戚悲傷，淚下數次，如有所憑。醫巫兼治，皆無益。管伯周說：先人曾語此，治須大棗湯乃愈。虎卿借方治藥，一投而愈。方用大棗十枚，小麥一升，甘草二兩，每服一兩，水煎服之。又摘元方治此證用紅棗燒存性，酒服三錢，亦大棗湯變法也。

荔枝肉 (甘平無毒)

朱震亨曰：荔枝屬陽，主散無形質之滯氣，故瘤贅赤腫者用之。苟不明此，雖用之無應。

龍眼肉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食品以荔枝爲貴，而資益則龍眼爲良。蓋荔枝性熱，而龍眼性和平也。嚴用和濟生方，治思慮勞傷心脾，有歸脾湯，取甘味歸脾，能益人智之義。

柏子仁（甘平無毒） 足厥陰氣分

王好古曰：柏子仁，肝經氣分藥也。又潤胃，古方十精丸用之。

李時珍曰：柏子仁，性平而不寒不燥，味甘而補，辛而潤，其氣清香，能透心腎，益脾胃，宜乎滋養之劑用之。

酸棗仁（甘平無毒）

足厥陰
足少陰

蘇恭曰：本經用實療不得眠，不言用仁。今方皆用仁，補中益肝，堅筋骨，助陰氣，皆酸棗仁之功也。

馬志曰：按五代史後唐刊石藥驗云：酸棗仁，睡多生使，不得眠炒熟。陶云食之醒睡，而經云療不得眠，蓋其子肉味酸，食之使不思睡。核中仁，服之療不得眠。正如麻黃發汗，根節止汗也。

李時珍曰：酸棗實，味酸性收，故主肝病寒熱結氣，酸痺，久泄臍下滿痛之症。其仁甘而潤，故熟用，療膽虛不得眠，煩渴虛汗之證。生用，療膽熱好眠。皆足厥陰少陽藥也。今人專以爲心家藥，殊昧此理。

枸杞子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枸杞苗，乃天精，苦甘而涼，上焦心肺客熱者宜之。根乃地骨，甘淡而寒，下焦肝腎虛熱者宜之。此乃三焦氣分之藥，所謂熱淫于內，瀉以甘寒也。至於子，則甘平而潤，性滋而補，不能退熱，心能補腎潤肺，生精益氣，此乃平補之藥，所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分而用之，則各有所主。兼而用之，則一舉兩得。世人但知用黃芩黃連苦寒，以治上焦之火。黃蘗知母苦寒，以治下焦陰火。謂之補陰降火。久服，致傷元氣。而不知枸杞地骨，甘寒平補，使精氣充而邪火自退之妙。惜哉！予嘗以青蒿地骨退熱，屢有殊功，人所未喻者。

蘇頌曰：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盤結甚固，其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氣使然。又潤州開元寺大井旁，生枸杞歲久，土人目爲枸杞井，云飲其水，甚益人也。

李時珍曰：按劉禹錫枸杞井詩云：僧房藥樹依寒井，井有清泉藥有靈。翠黛葉生籠石磴，殷紅子熟照銅餅。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還知一勺可延齡。又續仙傳云：朱孺子見溪側二花犬，逐入于枸杞叢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兵部尚書劉松石諱天和，麻城人，所集保壽堂方，載地仙丹云：昔有異人赤脚張，傳此方于潯氏縣一老人，服之壽百餘，行走如飛，髮白反黑，齒落更生，陽事強健。此藥性平，常服能除邪熱，明目輕身。春采枸杞葉，名天精草。夏采花，名

長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並陰乾，用無灰酒浸一夜，晒露四十九晝夜，取日精月華氣，待乾爲末，煉蜜丸爲彈子大，每早晚各用一丸細嚼，以隔夜百沸湯下。此藥采無刺味甜者，有刺者服之無益。

赤茯苓 (甘平無毒)

甄權曰：赤茯苓破結氣。

李時珍曰：赤茯苓瀉心、小腸、膀胱、濕熱，利竅行水。

茯苓皮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茯苓皮，治水腫膚脹。開水道，開腠理。

琥珀 (甘平無毒)

朱震亨曰：古方用爲利小便，以燥脾土有功。脾能運化，肺氣下降，故小便可通。若血少不利者，反致其燥急之苦。

陶弘景曰：俗中多帶之辟惡。刮削腹，療瘀血，至驗。

陳藏器曰：和大黃、鼈甲，作散，酒服方寸匕，下惡血，婦人腹中血盡，卽止。宋高宗時寧州貢琥珀，枕碎以賜軍士，傳金瘡。

豬苓

(甘平無毒)

足少陰

蘇頌曰：張仲景治消渴，脈浮，小便不利，微熱者，豬苓湯發其汗。病欲飲水而復吐，名爲水逆，冬時寒嗽如瘧狀者，亦與豬苓。此卽五苓散也。豬苓、茯苓，末，各三兩，澤泄五分，桂三分，細搗篩，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飲煖水，汗出卽愈。利水道諸湯劑，無若此。今人皆用之。

李杲曰：苦以滯，甘以助陽，淡以利竅，故能除溫利小便。

寇宗奭曰：豬苓，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損腎氣，昏人目。久服者宜詳審之。

張元素曰：豬苓淡滲大燥，亡津液，無濕證者，勿服之。

李時珍曰：豬苓淡滲，氣升而又能降，故能開腠理，利小便，與茯苓同功。但入補藥，不如茯苓也。

蜂 蜜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蜂采無毒之花，釀以大便而成蜜。所謂臭腐生神奇也。其入藥之功有五：清熱也，補中也，解毒也，潤燥也，止痛也。生則性涼，故能清熱。熟則性溫，故能補中。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濡澤，故能潤燥。緩可以去急，故能止心腹肌肉瘡瘍之痛。和可以致中，故能調和百藥，而與甘草同功。

張仲景治陽明燥結，大便不通，蜜煎導法，誠千古神方也。

孟詵曰：但凡覺有熱，四肢不和，即服蜜漿一盃，甚良。又點目中熱膜，以家養白蜜爲上，木蜜次之，崖蜜更次之也。與薑汁熬煉，治癩甚效。

汪穎曰：諸蜜氣味，當以花爲主，冬夏爲上，秋次之，春則易變而酸。閩廣蜜極熱，以南方少霜雪，諸花多熱也。川蜜溫，西蜜則涼矣。

李時珍曰：蜜生涼熟溫，不冷不燥，得中和之氣，故十二臟腑之病，罔不宜之。但多食亦生濕熱蟲蠹小兒尤當戒之。

寇宗奭曰：蜜雖無毒，多食亦生諸風也。

朱震亨曰：蜜喜入脾，西北高燥，故人食之有益。東南卑濕，多食則害生于脾也。

孫真人曰：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霍亂。赤青酸者，食之心煩。不可與生葱、蒿苣同食，令人利下。食蜜飽後，不可食餅，令人暴亡。

龍骨 (甘平無毒)

雷斅曰：氣入丈夫腎中，故益腎藥中宜用之。

李時珍曰：澀可去脫，故成氏云：龍骨能收斂浮越之正氣，固大腸而鎮驚。又主帶脈為病。

龜板 (甘平無毒)

朱震亨曰：敗龜板，磨金水，大有補陰之功。而本草不言，惜哉。蓋龜乃陰中至陰之物，稟北方之氣而生，故能補陰、治血、治勞也。

李時珍曰：龜鹿皆靈而有壽。龜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脈，故取其甲以補心、補腎、補血，皆以養陰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脈，故取其角以補命、補精、補氣，皆以養陽也。乃物理之玄微，神工之能事。觀龜甲所主諸病，皆屬陰虛血弱，自可心解矣。

阿膠 (甘平無毒)

手太陰
足少陰
厥陰

陳藏器曰：諸膠皆主風，止洩補虛，而驢皮主風為最。

寇宗奭曰：驢皮煎膠，取其發散皮膚之外也。用烏者，取烏色屬水。以制熱則生風之義，如烏蛇、烏鴉、烏雞之類皆然。

李時珍曰：阿膠大要，只是補血與液，故能清肺益陰，而治諸證。按陳自明云：補虛用牛皮膠，去風用驢皮膠。成無已云：陰不足者補之以味，阿膠之甘以補陰血。楊士瀛云：凡治喘嗽，不論肺虛肺實，可下可溫。須用阿膠以安肺潤肺，其性和平，爲肺經要藥。小兒驚風後，瞳人不正者，以阿膠倍人參煎服最良。阿膠育神，人參益氣也。又痢疾，多因傷暑伏熱而成。阿膠乃大腸之要藥，有熱毒留滯者，則能疎導。無熱毒留滯者，則能平安。數說足以發明阿膠之蘊矣。

黃明膠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黃明膠之功用，亦與阿膠彷彿。苟阿膠難得，則真牛皮膠，亦可權用，其性味皆平補，宜于虛熱。

鹿角膠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鹿角膠，炙搗酒服，補虛勞，長虛益髓，令人肥健，悅顏色。又治勞嗽，尿精，尿血，瘡瘍腫毒，漏下赤白。按蘇東坡良方云：鹿陽獸，見陰而角解，麋陰獸，見陽而角解，故補陽以鹿角爲勝，補陰以麋角爲勝，其不同如此。

但云鹿勝麋，麋勝鹿，疏矣。按此說與沈存中鹿茸利補陰，麋茸利補陽之說相反，以理與功推之，蘇說爲是。

鹿筋 (甘平無毒)

蘇恭曰：鹿筋，主治勞損續絕。

李時珍曰：鹿砂眯目者，嚼爛接入目中，則黏出。

覆盆子 (甘平無毒)

馬志曰：覆盆子，補虛續絕，強陰健陽，悅澤肌膚，安和五臟，溫中益力，療癆損風虛，補肝明目，並宜搗篩，每旦水服三錢。

甄權曰：覆盆子，男子腎精虛竭陰痿，能令堅長。女子食之有子。

寇宗奭曰：覆盆子，益腎臟，縮小便。取汁同少蜜煎爲稀膏，點服，治肺氣虛寒。

蘇頌曰：按崔元亮海上集驗方：治目暗不見物，冷淚浸淫不止，及青盲、天行目暗等疾，取西國草，一名畢楞伽，一名覆盆子，日曝乾，搗極細，以薄綿裹之，用飲男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點目中，卽仰臥，不過三四日，視物如少年。禁酒麪油物。

陳藏器曰：覆盆葉，氣味微酸鹹，平無毒，接續取汁，滴目中，去膚赤，出蟲如絲線。

李時珍曰：覆盆葉，明目止淚，收濕氣。按洪邁夷堅志云：潭州趙太尉母，病爛弦疳眼二十年。有老嫗云：此中有蟲，吾當除之。入山取草蔓葉，咀嚼留汁入筒中，遠以皂紗蒙眼，滴汁漬下絃，轉盼間，蟲從紗上出，數日下弦。乾復如法滴上弦，又得蟲數十而愈。後以治人，多驗。乃覆盆子葉也。蓋治眼妙品。覆盆子，其補益與桑椹同功。

葛花 (甘平無毒)

陶宏景曰：葛花能消酒，同小豆花乾末酒服，飲酒不醉也。

李時珍曰：葛花，治腸風下血。

蒲黃 (甘平無毒)

手足厥陰血分

陶宏景曰：蒲黃，即蒲釐花上黃粉也，甚療血。

寇宗奭曰：汗人初得，羅去滓，以水調爲膏，擘爲塊。人多食之以解心臟虛熱。小兒尤嗜之。過月則燥，色味皆淡，須蜜水和，不可多食，令人自利，極能虛人。

李時珍曰：蒲黃，手足厥陰血分藥也，故能治血治痛。生則能行，熟則能止。與五靈脂同用，能治一切心腹諸痛。

〔詳見金匱要略盡下〕按許叔微本事方云有士人妻舌忽脹滿口不能出聲一老叟教以蒲黃類摻比曉乃愈又芝隱方云宋度宗欲賞花一夜忽舌腫滿口蔡御醫用蒲黃乾薑末等分乾擦而愈據此二說則蒲黃之涼血活血可證矣蓋舌乃心之外候而手厥陰相火乃心之臣使得乾薑是陰陽相濟也。

附錄 〔萍〕蒲黃中篩出赤萍名曰蒲萐也。大明曰炒用瀉腸止瀉血血痢妙。

蒲公英 (甘平無毒)

足少陰
足陽明
太陰

李杲曰蒲公英苦寒足少陰腎經君藥也本經必用之。

朱震亨曰此草屬土開黃花味甘解食毒消滯氣可入陽明太陰經化熱毒消腫核有奇功同忍冬藤煎湯入少酒佐服治乳癰服罷欲睡是其功也睡覺微汗病即安矣。

蘇頌曰治惡刺方出孫真人千金方其序云邈以貞觀五年七月十五日夜以左手中指背觸著庭木至曉遂患痛不可忍經十日痛日深瘡日高大色如熱小豆色常聞長者論有此方遂用治之手下則愈痛亦除瘡亦即瘥未十日而平復如故楊炎南行方亦著其效云。

李時珍曰薩謙齋瑞竹堂方有擦牙烏鬚髮還少丹甚言此草之功蓋取其能通腎也故東垣李氏言其爲少陰本經必用之藥而著本草者不知此義。

李時珍曰：千金方作鼻公英，蘇頌圖經作僕公墨，庚辛玉冊作鵝鵠英，俗呼蒲公丁，又呼黃花地丁，淮人謂之白鼓丁，蜀人謂之耳癩草，關中謂之狗乳草。

麻黃根（甘平無毒）

甄權曰：麻黃根節止汗，以故竹扇杵末，同撲之。又牡蠣粉、粟粉，並麻黃根等分爲末，生絹袋盛貯，盜汗出，卽撲手摩之。

李時珍曰：麻黃發汗之氣，駛不能禦，而根節止汗，效如影響。物理之妙，不可測度如此。自汗，有風濕、傷風、風溫、氣虛、血虛、脾虛、陰虛、胃熱、痰飲、中暑、亡陽、柔痙，諸證，皆可隨證加而用之。當歸六黃湯，加麻黃根，治盜汗尤捷。蓋其性能行周身肌表，故能引諸藥外至衛分而固腠理也。本草但知撲之之法，而不知服餌之功尤良也。

胡麻（甘平無毒）

甄權曰：巨勝子，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靜神丸，治肺氣，潤五臟，其功甚多。亦能休糧，填人精髓，有益于男子。患人氣虛而吸吸者，加而用之。

李時珍曰：胡麻，取油，以白者爲勝。服食，以黑者爲良。胡地者尤妙。取其黑色入通于腎，而能潤燥也。赤者狀如

老茄子，殼厚油少，但可食爾，不可服食。惟錢乙治小兒痘瘡變黑，歸腎百祥丸，用赤脂麻煎湯送下，蓋亦取其解毒耳。五符經有巨勝丸，云即胡麻，本生大宛，五穀之長也。服之不息，可以知萬物，通神明，與世長存。參同契亦云：巨勝可延年，還丹入口中。古以胡麻爲仙藥。而近世罕用，或者未必有此神驗，但久服有益而已也。劉阮入天台遇仙女，食胡麻飯，亦以胡麻同米作飯，爲仙家食品焉爾。又按蘇東坡與程正輔書云：凡痔瘡宜斷酒、肉、與鹽、酪、醫菜、厚味、及粳米飯，唯宜食淡麵一味，及以九蒸胡麻，即黑脂麻，同去皮茯苓，入少白蜜，爲麵食之。日久氣力不衰，而百病自去，而痔漸退，此乃長生要訣，但易知而難行爾。據此說，則胡麻爲脂麻，尤可憑矣。其用茯苓，本陶氏註胡麻之說也。（陶弘景曰：其性與茯苓相宜。）近人以脂麻搗爛去滓，入綠豆粉作腐食，其性平潤，最益老人。

胡麻油（氣味見前）陳藏器曰：大寒，乃常食所用，而發冷疾，滑精髓，發臟腑渴，困脾臟，令人體重損聲。

陳士良曰：有牙齒疾，及脾胃疾人，切不可吃。治飲食物，須逐日熬熟用之，若經宿，即動氣也。

朱震亨曰：香油，乃炒熟脂麻所出，食之美，且不致疾。若煎煉過，與火無異矣。

李時珍曰：張華博物志，言積油滿百石，則自能生火，陳寔墨談，言衣絹有油，蒸熱則出火星。是油與火同性矣。用以煎煉食物，尤能動火生痰。陳氏謂之大寒，珍意不然，但生用之有潤燥解毒止痛消腫之功，似乎寒耳。且香油能殺蟲，而病髮癢者嗜油，煉油能自焚，而氣盡則反冷。此又物之玄理也。

附方

【髮癩飲油】外臺云：病髮癩者，欲得飲油，用油一升，入香澤煎之，盛置病人頭邊，令氣入口，鼻勿

與飲之，疲極眠睡，蟲當從口出，急以石灰粉手捉取，抽盡即是髮也，初出如不流水中膿索形，又云：治胸喉間覺有癩蟲上下，嘗聞葱鼓食香，此乃髮癩蟲也，二日不食，開口而臥，以油煎葱鼓令香，置口邊，蟲當出，以物引去之，必愈。

【髮癩腰痛】南史云：宋明帝宮人，腰痛牽心，發則氣絕，徐文伯診之曰：髮癩也，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搖，懸之，滴盡唯一髮爾。

【附註】髮癩，髮癩，因誤食髮而成，（參看前雄黃下）

火麻仁

（甘平無毒）

手陽明
足太陰

王好古曰：麻仁，手陽明，足太陰藥也。陽明病，汗多，胃熱，便難，三者皆燥也。故用之以通潤也。成無己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之甘，以緩脾，潤燥。

黑大豆

（甘平無毒）

汪穎曰：陶華以黑豆入鹽煮，常時食之，云能補腎，蓋豆乃腎之穀，其形類腎，而又黑色，通腎，引之以鹽，所以妙

也。

李時珍曰：按養老書云：李守愚每晨水吞黑豆二七枚，謂之五臟穀，到老不衰。夫豆有五色，各治五臟，惟黑豆屬水性寒，爲腎之穀，入腎功多，故能治水消脹，下氣，制風熱而活血解毒，所謂同氣相求也。又按古方稱大豆解百藥毒，予每試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驗乃奇。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大豆黃卷（甘平無毒）

主治濕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胃氣結積，益氣止痛，去黑肝，潤肌膚，皮毛破，婦人惡血，宜腎，除胃中積熱，消水病脹滿。

老絲瓜（甘平無毒）

汪穎曰：絲瓜，本草諸書無考，惟痘瘡及腳癰方中，燒灰用之，亦取其性冷解毒耳。

李時珍曰：絲瓜老者，筋絡貫串，房隔聯屬，故能通人脈絡臟腑，而去風解毒，消腫化痰，祛積殺蟲，及治諸血病也。

香 蕈 (甘平無毒)

吳璠曰：香蕈，益氣不飢，治風破血。

菌譜云：松蕈治溲濁不禁，食之有效。

李時珍曰：薺蕈，甘寒無毒，益腸胃，化痰理氣。

石 耳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石耳，明目益精。按普濟方云：石耳五兩炒，白枯礬一兩，密陀僧半兩，爲末，蒸餅丸梧子大，每米飲下二十九，治瀉血脫肛。

無花果 (甘平無毒)

汪穎曰：無花果開胃，止洩痢。

李時珍曰：治五痔，咽喉痛。

枳椇子 (甘平無毒)

朱震亨曰：一男子年三十餘，飲酒發熱，又兼房勞虛乏，乃服補氣血之藥，加葛根以解酒毒。微汗出，人反懈怠，熱如故。此乃氣血虛，不禁葛根之散也。必須雞距子解其毒，遂煎藥中加而服之，乃愈。

李時珍曰：枳椇，本草只言木能敗酒，而丹溪朱氏治酒病，往往用其實，其功當亦同也。按蘇東坡集云：眉山揭穎臣病消渴，日飲水數斗，飯亦倍常，小便頻數，服消渴藥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予令延蜀醫張肱診之，笑曰：君幾誤死，乃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濕，作十許丸，用棘柗子煎湯吞之，遂愈。問其故，肱曰：消渴消中，皆脾弱腎敗，土不制水而成疾。今穎臣脾脈極熱，而腎氣不衰，當由果實酒物過度，積熱在脾，所以食多而飲水，水飲既多，溺不得不多，非消非渴也。麝香能制酒果花木，棘柗亦勝酒，屋外有此木，屋內釀酒多不佳，故以此二物爲藥，以去其酒果之毒也。棘柗實，如雞距，故俗謂之雞距，亦曰癩漢指頭，食之如牛乳，本草名枳椇，小兒喜食之。吁，古人重格物，若肱蓋得此理矣，醫云乎哉。

藕 (甘平無毒)

手少陰血分
足太陰血分

陶弘景曰：宋時太官作血鎔，庖人削藕皮，謾落血中，遂散煖不凝，故醫家用以破血多效也。

孟詵曰：產後忌生冷物，獨藕不同生冷者，爲能破血也。

李時珍曰：白花藕大而孔扁者，生食味甘，熟食不美。紅花及野藕，生食味澀，煮蒸則佳。夫藕生于卑污，而潔白自若，質柔而穿堅，居下而有節，孔竅玲瓏，絲綸內隱，生于嫩弱，而發爲莖葉花實，又復生芽，以續生生之脈。四時可食，令人心懽，可謂靈根矣。故其所主者，皆心脾血分之疾，與蓮之功，稍不同耳。

芟實（甘平無毒）

蘇頌曰：芟實，解丹石毒。

李時珍曰：芟實解暑，解傷寒積熱，止消渴，解酒毒，射罔毒，搗爛澄粉食，補中。

荆瀝（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荆瀝氣平味甘，化痰去風爲妙藥。故孫真人千金翼云：凡患風人多熱，常宜以竹瀝、荆瀝、薑汁、合五合，和勻熱服，以瘥爲度。陶弘景亦云：牡荊汁，治心風爲第一。延年祕錄云：熱多用竹瀝，寒多用荆瀝。

朱震亨曰：二汁同功，並宜薑汁助送，則不凝滯。但氣虛不能食者，用竹瀝。氣實能食者，用荆瀝。

李時珍曰：荆瀝，除風熱，開經絡，導痰涎，行血氣，解熱痢。

鵝肉 (甘平無毒)

陳藏器曰：蒼鵝食蟲，主射工毒爲良。白鵝不食虫，止渴爲勝。

李時珍曰：鵝氣味俱厚，發風發瘡，莫此爲甚。火熏者尤毒，曾目擊其害。而本草謂其性涼，利五臟。韓愈醫通謂其疏風，豈其然哉。又葛洪肘後方云：人家養白鵝白鴨，可辟食射工。則謂白鵝不食虫，不發病之說，亦非矣。但比蒼鵝薄乎云耳。若夫止渴，凡發胃氣者，皆能生津，豈獨止渴者，便曰性涼乎。參苓白朮散，乃止渴要藥，何嘗寒涼耶。

附 【鵝涎】 李時珍曰：按洪邁夷堅志云：小兒誤吞稻芒，着咽喉中，不能出者，名曰穀賊，惟以鵝涎之卽愈，蓋鵝涎化穀相制耳。

烏骨雞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烏骨雞，有白毛烏骨者，黑毛烏骨者，斑毛烏骨者，有骨肉俱烏者，肉白骨烏者，但觀雞舌黑者，則骨肉俱烏，入藥更良。雞屬木，而骨反烏者，巽變坎也。受水木之精氣，故肝腎血分之病宜用之。男用雌，女用雄。婦人方科，有烏雞丸，治婦人百病，衰雞至爛和藥，或并骨研用之。按太平御覽云：夏侯弘行江陵，逢一大鬼，引小

鬼數百行，引濬提末後一小鬼，問之曰：此廣州大殺也，持弓戟往荆揚二州殺人，若中心腹者死，餘處猶可救。引曰：治之有方乎？曰：但殺白鳥骨雞，薄心卽瘥。時荆揚病心腹者甚衆，引用此治之，十愈八九。中惡用烏雞，自引始也。此說雖涉迂怪，然其方則神妙，謂非神傳不可也。鬼擊卒死，用其血塗心下，亦效。

臙脛內黃皮（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雞內金，止小便頻遺。治小兒食瘡。療大人淋漓，反胃，消酒積。主喉閉、乳蛾，一切口瘡、牙疳、諸瘡。

雞卵（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卵白象天，其氣清，其性微寒。卵黃象地，其氣渾，其性溫。卵則兼黃白而用之，其性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故卵白能清氣，治伏熱目赤、咽痛諸疾。形不足者，補之以味，故卵黃能補血，治下痢、胎產諸疾。卵則兼理氣血也。

水牛肉（甘平無毒）

陳藏器曰：水牛肉，消水腫，除濕氣。

酥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酥本乳液，潤燥調榮，與血同功。按生、生、編云：酥能除腹內塵垢，又追毒氣，發出毛孔間也。

酪附 酪甘酸寒無毒。李時珍曰：按戴原禮云：乳酪，血液之屬，血燥所宜也。

酥及酪造法 李時珍曰：酪，渾北人多造之。水牛、犍牛、羴牛、羊、馬、駝之乳，皆可作之。入藥以牛酪爲勝。蓋牛

乳亦多爾。按飲膳正要云：造法，用乳半杓，鍋內炒過，入餘乳熬數十沸，常以杓縱橫攪之，乃傾出罐盛，

待冷，掠取浮皮以爲酥，入舊酪少許，紙封放之，卽成矣。又乾酪法，以酪晒結，掠去浮皮，再晒至皮盡，却

入釜中炒少時，器盛曝，令可作塊收用，酥乃酪之浮面所成，今人多以白羊脂雜之，不可不辨。按臚仙

神隱云：造法，以乳入鍋煮二三沸，傾入盆內冷定，待面結皮，取皮再煎，油出去渣，入在鍋內，卽成酥油。

一法，以桶盛乳，以木安板搗半日，焦沫出，撇取，煎去焦皮，卽成酥也。凡入藥以微火溶化，濾淨用之良。

石首魚肉
頭中骨鮓

〔甘平無毒〕

馬志曰：石首魚肉，合葷菜作羹食，開胃益氣。其頭中石鮓，下石淋，水磨服。亦燒灰飲服，日三。

李時珍曰：頭中石鮓，研末，或燒研，水服，主淋瀝小便不通。煮汁服，解砒霜毒，野菌毒，蠱毒。

烏梢蛇 (甘平無毒)

馬志曰：烏梢蛇肉，治諸風頑痺，皮膚不仁，風瘙、癢、疥、癬。

甄權曰：治熱毒風，皮肌生癩，眉髭脫落，瘡疥等瘡。

李時珍曰：功與白花蛇同，而性善無毒。按朝野僉載云：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屋，有烏梢蛇墮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瘳，罌底見有蛇骨，始知其由。

甘瀾水
千里水
東流水
逆流水

(甘平無毒)

陳藏器曰：千里水，東流水，二水皆堪蕩滌邪穢，煎煮湯藥，禁呪神鬼，潰汗行潦，尙可荐之王公，况其靈長者乎。本經云：東流水爲雲母石所畏，鍊雲母用之，與諸水不同，卽其效也。

孫真人曰：江水，流泉遠涉，順勢歸海，不逆上流，用以治頭，必歸于下。故治五勞七傷，羸弱之病，煎藥宜以陳、蘆、勞水，取其水不強，火不盛也。無江水，則以千里東流水代之，如涇、渭之類。

李時珍曰：勞水，卽揚泛水，張仲景謂之甘瀾水，用流水二斗，置大盆中，以杓高揚之千萬遍，有沸珠相逐，乃取。

煎藥。蓋水性本鹹而體重，勢之則甘而輕，取其不助腎氣，而益脾胃也。虞搏醫學正傳云：甘瀾水，甘溫而性柔，故烹傷寒陰證等藥用之。順流水，性順而下流，故治下焦腰膝之證，及通利大小便之藥用之。急流水，湍止峻急之水，其性急速而下達，故通二便風痺之藥用之。逆流水，洄澗之水，其性逆而倒上，故發吐痰飲之藥用之也。

寇宗奭曰：東流水，取其性順疾速，通膈下關也。倒流水，取其洄旋流止，上而不下也。

張從正曰：昔有患小便闕者，衆工不能治，令取長川急流之水煎前藥，一飲立溲，則水可不擇乎。

井華水 (甘平無毒)

掌禹錫曰：凡飲水療疾，皆取新汲清泉，不用停污濁暖，非直無效，亦且損人。

虞搏曰：新汲井華水，取天一真氣，浮于水面，用以煎補陰之劑，及鍊丹、養茗，性味同于雪水也。

李時珍曰：井泉，地脉也，人之經血象之，須取其土厚水深，源遠而質潔者，食用可也。易曰：井泥不食，井洌寒泉食是矣。人乃地產，資稟與山川之氣相爲流通，而美惡壽夭，亦相關涉。金石草木，尙隨水土之性，而况萬物之靈者乎。貪淫有泉，仙壽有井，載在往牒，必不我欺。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瘡，風氣多聾，林氣多癯，木氣多偃，下氣多腫，石氣多力，燄氣多瘻，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廣氣多仁，陵氣多貪，墜土人剛，弱土人懦，壘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皆應其類也。又河圖括地象云：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荆揚角徵會，其氣慳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其氣剛勇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會，其氣平靜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其氣駛烈人聲捷，其泉鹹以辛。觀此二說，則人賴水土以養生，可不慎所擇乎。

李時珍曰：按後漢書云：有婦人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十一月，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灌，云當至百，始灌七十，冷顛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不許，灌至八十，熱氣乃蒸出，霧霽然高二三尺，滿百灌，乃使然火溫床，厚覆而臥，良久冷汗出，以粉撲之而愈。又南史云：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餘劑，更患冷疾。夏月常復衣，徐嗣伯診之曰：乃伏熱也，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十一月，水雪大盛時，令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執搥諫者，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云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一升飲之，疾遂愈。自爾常發熱，冬月猶單衫，體更肥壯。時珍竊謂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證，素問所謂諸噤鼓慄，皆屬于火也。治法，火鬱則發之，而二子乃于冬月平旦澆以冷水者，冬至後，陽氣在內也，平旦亦陽氣方盛時也，折之以寒，使熱氣鬱遏至極，激發而汗解，乃物不極不反，是亦發之之意。素問所謂正者正治，反者反治，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氣調和者也。春月則陽氣已洩，夏秋則陰氣在內，故必于十一月冬至後，乃可行之。二子之醫，可謂神矣。

山岩泉水 (甘平無毒)

陳藏器曰：山岩泉水，治霍亂煩悶嘔吐，腹空轉筋，恐入腹，宜多服之，名曰洗腸。勿令腹空，空則更服，人皆懼此，然嘗試有效。但身冷力弱者，防致臄寒，當以意消息之。

百沸湯 (甘平無毒)

寇宗奭曰：熱湯能通經絡，患風冷氣痺人，以湯淋腳至膝上，厚覆取汗周身。然別有藥，亦假陽氣而行爾。四時暴泄痢，四肢冷，臍腹痛，深湯中坐浸至腹上，頻頻作之，生陽諸藥，無速于此。虛寒人，始坐湯中必顛，仍常令人伺守之。

張從正曰：凡傷寒、傷風、傷食、傷酒，初起無藥，便飲太和湯盃許，或酸齋汁亦可，以手揉肚，覺恍惚，再飲再揉，至無所容，探吐汗出則已。

李時珍曰：張仲景治心下痞，按之濡，關上脈浮，大黃黃連瀉心湯，用麻沸湯煎之，取其氣薄而洩虛熱也。朱真人靈驗篇云：有人患風疾數年，掘坑令坐坑內，解衣，以熱湯淋之，良久，以葦蓋之，汗出而愈，此亦通經絡之法也。時珍常推此意，治寒濕加艾煎湯，治風虛加五枝，或五加煎湯淋洗，覺效更速也。

土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劉跂錢乙傳云：元豐中，皇子儀國公病瘧癘，國醫未能治，長公主舉乙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問黃土愈疾之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退爾。上悅，擢太醫丞。又夷堅志云：吳少師得疾，數月消瘦，每日飲食入咽，如萬蟲攪攻，且瘥且病，皆以爲瘵。迎明醫張銳診之，銳令明旦勿食，遣卒詣十里外，取行路黃土至，以溫酒二升攪之，投藥百粒飲之，覺痛幾不堪，及登溷，下馬蝗千餘宛轉，其半已困死，吳亦憊甚，調理三日乃安。因言夏月出師燥渴，飲澗水一盃，似有物入咽，遂得此病。銳曰：蟲入人臟，勢必孳生，飢則聚嘔，精血飽則散處臟腑，苟知殺之而不能掃除，終無益也。是以請公得腹以誘之，蟲久不得上味，又昔酒故，乘飢畢集，一洗而空之。公大喜，厚賂謝之，以禮送歸。

鍼砂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鍼砂消積聚、腫滿、黃疸，平肝氣，散癭。

蒸餅 (甘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愛竹談薺云：宋寧宗爲郡王時，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或舉孫琳治之，琳用蒸餅、大蒜、淡豆豉三物搗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分之一，明日亦然，三日病除。已而果然，賜以千緡。或聞其說，琳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利，三物皆能通利故爾。若淋者，其可與語醫矣。

露蜂房 (甘平有毒)

李時珍曰：露蜂房，陽明藥也。外科、齒科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殺蟲之功耳。

木耳 (甘平有小毒)

汪穎曰：一人患痔，諸藥不效，用木耳煮羹食之而愈。極驗。

李時珍曰：按生生編云：柳蛾補胃。木耳養精。言老柳之蛾，能補胃理氣，木耳乃朽木所生，得一陰之氣，故有養精冷腎之害也。

土茯苓 (甘淡平無毒)

汪機曰：近有好淫之人，多病楊梅毒瘡，藥用輕粉，愈而復發。久則肢體拘攣，變爲癰漏，延綿歲月，竟致廢篤。惟

劉土茯苓三兩，或加皂莢、牽牛，各一錢，水六盞，煎三盞，分三服，不數劑，多瘳。蓋此疾始由毒氣干于陽明而發，加以輕粉燥烈，久而水衰，肝挾相火，來凌脾土，土屬濕，主肌肉，濕熱鬱著于肌腠，故發爲癰腫，甚則拘攣。內經所謂濕氣害人皮肉筋骨是也。土蕞齏甘淡而平，能去脾濕，濕去則營衛從而筋脈柔，肌肉實而拘攣癰漏愈矣。初病服之不效者，火盛而濕未鬱也。此藥長于去濕，不能去熱，病久則熱衰，氣耗而濕鬱爲多故也。

李時珍曰：楊梅瘡，古方不載，亦無病者，近世起于嶺表，傳及四方。蓋嶺表風土卑炎，嵐瘴熏蒸，飲啖辛熱，男女淫猥，濕熱之邪，積蓄既深，發爲毒瘡，遂致互相傳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其類有數種，治之則一也。其證多屬厥陰、陽明二經，而兼乎他經。邪之所在，則先發出，如兼少陰、太陰，則發于咽喉，如兼太陽、少陽，則發于頭耳之類，蓋相火寄于厥陰，肌肉屬于陽明故也。醫用輕粉銀硃劫劑，五七日即愈。蓋水銀性走而不守，加以鹽礬，升爲輕粉、銀硃，其性燥烈，善逐痰涎，涎乃脾之液，此物入胃，氣歸陽明，故涎被劫，隨火上升，從喉頰齒縫而出，故瘡即乾萎而愈。若服之過劑，及用不得法，則毒氣竄入經絡，筋骨之間，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涸，筋失所養，營衛不從，變爲筋骨攣痛，發爲癰毒疔漏。久則生蟲爲癬。手足皴裂，遂成廢癩。惟土茯苓氣平味甘而淡，爲陽明本藥，能健脾胃，去風濕，脾胃健，則營衛從，風濕去，則筋骨利，故諸證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今醫家有搜風解毒湯，治楊梅瘡，不犯輕粉，病深者月餘，淺者半月即愈。服輕粉藥，筋骨攣痛，癰瘰不能動履者，服之亦效。其方用土茯苓一兩，薏苡仁、金銀花、防風、木瓜、木通、白鮮皮各五分，皂莢子四分，

氣虛加人參七分，血虛加當歸七分，水二大盃煎飲，一日三服。惟忌飲茶及牛羊雞鵝魚肉燒酒法麪房券。祕方也。

壺 盧 (甘平滑無毒)

扁鵲曰：患脚氣虛脹冷氣者，食之永不除也。

孫真人曰：治消渴、惡瘡、鼻口中肉爛痛。

陶弘景曰：利水道。

李時珍曰：按名醫錄云：浙人食匏瓜，多吐瀉，謂之發暴。蓋此物以暑月壅成故也。惟與香菜同食，則可免。

紅木槿花
及根皮 (甘平滑無毒)

李時珍曰：木槿皮及花，並滑如葵花，故能潤燥。色如紫荊，故能治血。川中來者氣厚力優，故尤有效。

榧 實 (甘平瀆無毒)

朱震亨曰：榧子，肺家果也。火炒食之，香酥甘美。但多食則引火入肺，大腸受傷爾。

寧原曰：榧子殺腹間大小蟲，小兒黃瘦有蟲積者，宜食之。蘇東坡詩云：驅除三彭蟲，已我心腹疾。是矣。

李時珍曰：按物類相感志云：榧煮素羹，味更甜美，豬脂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又云：榧子皮反棗豆，能殺人也。楊起簡便方云：好食茶葉面黃者，每日食榧子七枚，以愈爲度。

葡萄 (甘平 瀼無毒)

蘇頌曰：按魏文帝詔羣臣曰：葡萄當夏末涉秋，尙有餘暑，醉後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爲酒，甘于麴蘖，善醉而易醒，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乎。

朱震亨曰：葡萄屬土，有水與木火，東南人食之多病熱，西北人食之無恙，蓋能下走滲道，而北人稟氣厚故耳。

芡實 (甘平 瀼無毒)

陶宏景曰：取此合蓮實餌之，甚益人。

蘇恭曰：作粉食益人勝于瀼也。

蘇頌曰：取其實及牛子，搗爛暴乾，再搗篩末，熬金櫻子煎，和丸服之。云補下益人，謂之水陸丹。

李時珍曰：按孫升談圃云：芡本不益人，而俗謂之水流黃，何也。蓋人之食芡，必咀嚼之，終日嚼嚼，而芡味甘平，

腴而不肥，食之者能使華液流通，轉粗灌漑，其功勝于乳石也。淮南子云：狸頭愈瘋，雞頭已癩。註者云：卽芡實也。能止渴益腎，治小便不禁，遺精，白濁帶下。

蔗 (甘平瀆無毒) 足太陰

李時珍曰：蔗，脾之果也。其漿甘寒，能瀉火熱，素問所謂甘溫除大熱之意。煎煉成糖，則甘溫而助濕熱，所謂積溫成熱也。蔗漿消渴解酒，自古稱之，故漢書郊祀歌云：百味旨酒布蘭生。秦尊蔗漿析朝醒。唐王維櫻桃詩云：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是矣。而孟詵乃謂共酒食發痰者，豈不知其有解酒除熱之功耶。日華子大明，又謂沙糖能解酒毒，則不知既經煎煉，便能助酒爲熱，與生漿之性異矣。按晁氏客語云：甘草遇火則熱，麻油遇火則冷。甘蔗煎飴則熱，水成湯則冷。此物性之異，醫者可不知乎。又野史云：盧絳中病痞疾疲癯，忽夢白衣婦人云：食蔗可愈。及旦，買蔗數挺食之，翌日疾愈。此亦助脾和中之驗矣。

白柿霜 (甘平瀆無毒)

朱震亨曰：乾柿屬金而有土，屬陰而有收意，故止血治嗽，亦可爲助也。

李時珍曰：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其味甘而氣平，性瀆而能收，故有健脾、澀腸、治嗽、止血之功。蓋大腸者，肺之

合而胃之子也。真正柿霜，乃其精液，入肺病上焦藥尤佳。按方寸泊宅編云：外兄劉掾云：病廢毒下血，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方，只以乾柿燒灰，飲服二錢，遂愈。又王璆百一方云：曾適判子，病下血十年，亦用此方，一服而愈。爲散爲丸皆可。與本草治腸澼、消宿血、解熱毒之義相合。則柿爲太陰血分之藥，益可徵矣。又經驗方云：有人三世死于反胃病，至孫得一方，用乾柿餅同乾飯日日食之，絕不用水飲，如法食之，其病遂愈。此又一徵也。李時珍曰：白柿，卽乾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捺扁，日晒夜露，至乾內甕中，待生白霜，乃取出。今人謂之柿餅，亦曰柿花。其霜，謂之柿霜。

鱧腸

(甘酸平無毒)

入足厥陰
少陰

本草求真云：鱧腸味甘而酸，性平而色黑，功專入肝腎，爲止血涼血要劑。是以血痢煎膏用之，其血卽止。鬚白汗塗，變白爲黑。火瘡發紅，其紅卽退。齒牙動搖，擦之卽固。合冬青子，名二至丸，以補肝腎。但性陰寒，雖善涼血，不益脾胃。若不同以姜汁、椒紅相兼修服者，必腹痛作瀉。

赤小豆

(甘酸平無毒)

陶宏景曰：小豆逐津液，利小便，久服令人飢膚枯燥。

蘇頌曰：水氣脚氣，最爲急用，有人患脚氣，以袋盛此豆，朝夕踐踏，展轉之，久久遂愈。

王好古曰：治水者，惟知治水，而不知補胃，則失之壅滯，赤小豆，消水通氣，而健脾胃，乃其藥也。

陳藏器曰：赤小豆和桑根白皮煮食，去濕氣，痺腫，和通草煮食，則下氣無限，名脫氣丸。

李時珍曰：赤小豆，小而色赤，心之穀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腸，能入陰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便，消脹除腫，止吐而治下痢腸澼，解酒病，除寒熱癰腫，排膿散血，而通乳汁，下胞衣產難，皆病之有形者。久服則降令太過，津血滲洩，所以令人飢瘦身重也。其吹鼻瓜蒂散，及辟瘟疫用之，亦取其通氣，除濕散熱耳。或言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爲疫鬼而畏赤豆，故于是日作小豆粥厭之，亦傳會之妄說也。又按陳自明婦人良方云：予婦食素，產后七日，乳脈不行，服藥不效。偶得赤小豆一升，煮粥食之，當夜遂行。因閱本草載此，謾記之。又朱氏集驗方云：宋仁宗在東宮時，患疥癩，命道士贊寧治之，取小豆七十粒，爲末傅之而愈。中貴人任承亮，后患惡瘡近死，尙書郎傅永授以藥立愈。叩其方，赤小豆也。子苦脇疽，既至五臟，醫以藥治之，甚驗。承亮曰：得非赤小豆耶。醫謝曰：某用此活三十口，愿勿復言。有僧參昔如爛瓜，鄰家乳婢，用此治之，如神。此藥治一切癰疽，瘡疥及赤腫，不拘善惡，但水調塗之，无不愈者。但其性黏，乾則難揭，入苧根末則不黏，此法尤佳。

桃 仁 (甘苦平無毒)

手足厥陰血分

李杲曰：桃仁苦重于甘，氣薄味厚，沉而降，陰中之陽，手足厥陰經血分藥也。苦以泄滯血，甘以生新血，故破凝血者用之。其功有四。治熱入血室，一也。泄腹中滯血，二也。除皮膚血熱燥癢，三也。行皮膚凝滯之血，四也。

成無已曰：肝者血之源，血聚則肝氣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桃仁之甘，以緩肝散血，故張仲景抵當湯用之，以治傷寒八九日，內有畜血，發熱如狂，小腹滿痛，小便自利者。又有當汗失汗，熱毒深入，吐血及血結胸，煩躁讖語者，亦以此湯主之。與蟲、水蛭、大黃同用。

李時珍曰：桃仁行血，宜連皮尖生用。潤燥活血，宜湯浸去皮尖炒黃用。或麥麩同炒，或燒存性，各隨本方。雙仁者有毒，不可食，說見杏仁下。

雷丸（甘微苦平無毒）

陶弘景曰：本經云：利丈夫，別錄曰：久服陰痿，于事相反。

馬志曰：經言利丈夫，不利女子，乃疏利男子元氣，不疏利女子臟氣，故曰：久服令人陰痿也。

李時珍曰：按陳正敏遜齋閱覽云：楊嗣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

李時珍曰：雷斧，雷楔，皆霹靂擊物，精氣所化。此物生土中，無苗葉，而殺蟲逐邪，猶雷之丸也。竹之餘氣

所結，故曰竹筴。大小如栗，狀如猪苓而圓，皮黑，肉白，甚堅實。

銀杏 (甘苦平瀆無毒) 手太陰

李時珍曰：銀杏，宋初始著名，而修本草者不收。近時方藥亦時用之。其氣薄味厚，性瀆而收，色白屬金，故能入肺經，益肺氣，定喘嗽，縮小便。生搗，能澆油膩，則其去痰濁之功，可類推矣。其花夜開，人不能見，蓋陰毒之物，故又能殺蟲，消毒。然食多則收令太過，令人氣壅，臃脹昏頓，故物類相感志言銀杏能醉人。而三元延壽書言白果食滿千個者死。又云：昔有飢者，同以白果代飯，食飽，次日皆死也。

葛根 (甘辛平無毒) 陽明經行經的藥

陶宏景曰：生葛搗汁飲，鮮溫病發熱。五月五日中時，取根爲屑，療金瘡斷血爲要藥。亦療瘧及瘡至良。

蘇頌曰：張仲景治傷寒有葛根湯，以其主大熱，解肌發腠理故也。

張元素曰：升陽生津，脾虛在渴者，非此不除。勿多用，恐傷胃氣。張仲景治太陽陽明合病，桂枝湯內加麻黃葛根。又有葛根黃芩黃連解毒湯，是用此以斷太陽入陽明之路，非即太陽藥也。頭顱痛如破，乃陽明中風，可用葛根葱白湯，爲陽明藥。若太陽初病，未入陽明而頭痛者，不可便服升麻葛根發之，是反引邪氣入陽明，爲

引賊破家也。

朱震亨曰：凡癍痘已見紅點，不可用葛根升麻湯，恐表虛反增斑爛也。

李杲曰：乾葛，其氣輕浮，鼓舞胃氣上行。生津液，又解肌熱，治脾胃虛弱泄瀉，聖藥也。

徐用誠曰：葛根氣味俱薄，輕而上行，浮而微降，陽中陰也。其用有四：止渴一也，解酒二也，發散表邪三也，發瘡疹難出四也。

李時珍曰：本草十劑云：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蓋麻黃乃太陽經藥，兼入肺經，肺主皮毛。葛根乃陽明經藥，兼入脾經，脾主飢肉。所以二味藥，皆輕揚發散，而所入迥然不同也。

菟絲子 (甘辛平無毒)

雷斅曰：菟絲子，稟中和凝正陽之氣，一莖從樹感枝而成，從中春上陽結實，故偏補人衛氣，助人筋脈。

蘇頌曰：抱朴子仙方單服法，取實一斗，酒一斗浸，曝乾，再浸再曝，令酒盡乃止，搗篩，每酒服二錢，日二服。此藥治腰膝去風，兼能明目。

萊菔子 (甘辛平無毒)

朱震亨曰：萊菔子治痰，有推牆倒壁之功。

李時珍曰：萊菔子之功，長于利氣。生能升，熟能降，升則吐風痰，散風寒，發瘡疹，降則定痰喘，欬嗽，調下痢後重，止內痛，皆是利氣之效。予曾用，果有殊績。

萊菔根 (甘辛平無毒)

手足太陰足陽明
手少陽

蘇頌曰：萊菔功同蕪菁，然力猛更出其右。斷下方，亦用其根燒熟入藥。尤能制麵毒，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食麥麵者，驚云：此大熱，何以食之。又見食中有萊菔，乃云：賴有此以解其性。自此相傳，食麵必啖萊菔。蕭炳曰：搗爛制麵，作饅飪食之，最佳。飽食亦不發熱。酥煎食之，下氣，凡人飲食過度，生嚼嚙之，便消。

許慎微曰：按楊億談苑云：江東居民，言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種蘿蔔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則知蘿蔔果能消食也。

寇宗奭曰：服地黃，何首烏人，食萊菔則令人髮髮白。世皆以為此物味辛，下氣速也。然生薑、芥子更辛，何止能散而已。蓋萊菔辛而又甘，故能散緩，而又下氣速也。所以散氣用生薑，下氣用萊菔。

朱震亨曰：萊菔屬土，有金與水。寇氏言其下氣速，人往往養食過多，停滯成溢飲，豈非甘多而辛少乎。

李時珍曰：萊菔根葉同功，生食升氣，熟食降氣。蘇寇二氏，止言其下氣速，孫真人言久食澀營衛，亦不知其生

則噫氣，熟則洩氣，升降之不同也。大抵入太陰、陽明、少陽、氣分，故所主皆肺、脾、腸、胃、三焦之病。李九華云：萊菔多食滲入血，則其白人髻髮，蓋亦由此，非獨因其下氣，澀營衛也。按洞微志云：齊州有人病狂，云夢中見紅裳女子，引入宮殿中，小姑令歌，每日遂歌云：五靈樓閣曉玲瓏。天府由來是此中。惆悵悶懷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有一道士云：此犯大麥毒也，少女心神，小姑脾神，醫經言蘿蔔制麵毒，故曰火吾宮，火者，毀也，遂以藥并蘿蔔治之，果愈。又按張景岳說：饒民李七，病衄血甚危，醫以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即止。蓋血隨氣運，氣滯故血妄行，蘿蔔下氣，而酒導之故也。又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治不效。忽見賣豆腐人言，其妻誤以蘿蔔湯入鍋中，遂致不成。其人心悟，乃以蘿蔔湯飲之而瘳。物理之妙如此。又延壽書載：李師逃難入石窟中，賊以烟薰之，垂死，摸得蘿蔔菜一束，嚼汁嚥下，甦。此法備急，不可不知。

孫真人曰：不可與地黃同食，令人髮白，爲其澀營衛也。

李時珍曰：多食萊菔動氣，惟生薑能制其毒。又伏礪砂。

蠍 (甘辛平有毒) 足厥陰

寇宗奭曰：大人小兒通用，驚風尤不可闕。

蘇頌曰：古今治中風、抽掣，及小兒驚搐方，多用之。錢中方治小兒風癩有方。

李時珍曰：蠟產于東方，色青屬木，足厥陰經藥也。故治厥陰諸病。諸風掉眩，搐掣，瘡疾寒熱，耳聾無聞，皆屬厥陰風木。故東垣李杲云：凡疝氣，帶下，皆屬於風，蠟乃治風要藥，俱宜加而用之。

蓖麻子 (甘辛平有小毒)

朱震亨曰：蓖麻屬陰，其性善收，能追膿取毒，亦外科要藥，能出有形之滯物，故取胎產胞衣，剩骨膿血者，用之。李時珍曰：蓖麻仁，甘辛有毒熱，氣味頗近巴豆，亦能利人，故下水氣。其性善走，能開通諸竅經絡，故能治偏風失音，口噤，口目喎斜，頭風七竅諸病，不止于出有形之物而已。蓋鵝鵝油能引藥氣入內，蓖麻油能援病氣出外，故諸膏多用之。一人病偏風，手足不舉，時珍用此油同羊脂、麝香、鯨鯉甲等藥，煎作摩膏，日摩數次，一月餘漸復。兼服搜風化痰養血之劑，三月而愈。一人病手臂一塊腫痛，亦用蓖麻搗膏貼之，一夜而愈。一人病氣鬱，偏頭痛，用此同乳香、食鹽，搗燻太陽穴，一夜痛止。一婦產後子腸不收，搗仁貼其丹田，一夜而上。此藥外用，累奏奇勛，但內服不可輕率爾。或言搗膏，以筋點于鵝馬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或點肛內，即下血死，其毒可知矣。

李時珍曰：凡服蓖麻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必脹死。其油能伏丹砂粉霜。

青礞石 (甘鹹平無毒) 足厥陰

李時珍曰：青礞石，氣平味鹹，其性下行，陰也，沉也，乃厥陰之藥。肝經風木太過，來制脾土，氣不運化，積滯生痰，壅塞上中二焦，發生風熱諸病。故宜此藥重墜，制以消石，其性疎快，使木平氣下，而痰積通利，諸症自除。湯衝嬰兒寶鑑，言礞石乃治驚利痰之聖藥。吐痰在水上，以石末糝之，痰即隨水而下，則其沉墜之性可知。然只可用之救急，氣弱脾虛者，不宜久服。楊士瀛謂其功能利痰，而性非胃家所好，如慢驚之類，皆宜佐以木香。而王隱君則謂痰爲百病，不論虛實寒熱，概用滾痰丸，通治百病，豈理也哉。朱丹溪言一老人，忽病目盲，乃大虛證，一醫與礞石藥服之，至夜而死。吁！此乃盲醫虛虛之過，礞石豈殺人者乎。况目盲之病，與礞石並不相干。（得焰硝，能利濕熱痰積，從大腸而出。熱盛皮膚生瘡，一利即愈。）

血 竭 (甘鹹平無毒) 足厥陰

李時珍曰：麒麟竭，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其味甘鹹而走血，蓋手足厥陰藥也。肝與心包皆主血故爾。河間劉氏云：血竭除血痛，爲和血之聖藥是矣。乳香沒藥，雖主血病，而兼入氣分，此則專于血分者也。

桑螵蛸

(甘鹹平無毒)

足厥陰
足少陰命門

李時珍曰：桑螵蛸，肝腎命門藥也，古方盛用之。

甄權曰：男子身衰，精自出，及虛而小便利者，加而用之。

蘇頌曰：古方漏精，及風藥中多用之。

寇宗奭曰：男女虛損，腎衰陰痿，夢中失精，遺溺，白濁，疝瘕，不可闕也。鄰家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心神恍惚，瘦瘵，食減，得之女勞，令服桑螵蛸散，藥未終一劑而愈。其藥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補心氣，止小便數。用桑螵蛸，遠志，龍骨，菖蒲，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水一兩，爲末，臥時入參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用他樹者，以炙桑白皮佐之。桑白皮行水，以接螵蛸就腎經也。

豬心 (甘鹹平無毒)

劉完素曰：豬，水畜也，故心可以鎮恍惚。

蘇頌曰：多食耗心氣，不可合吳茱萸食。

人乳 (甘鹹平無毒)

陶弘景曰：漢張蒼年老無齒，妻妾百數，常服人乳，故年百歲餘，身肥如瓠。

寇宗奭曰：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脾受血，目得血則能視，蓋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曰：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故知乳汁則血也，用以點眼，豈不相宜。血爲陰，故性冷，臟寒人，如乳餅酥酪之類，不可多食。雖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陰陽之造化耳。老人患口瘡，不能食，但飲人熱乳甚良。

李時珍曰：人乳無定性，其人和平，飲食冲淡，其乳必平。其人暴躁，飲酒食辛，或有火病，其乳必熱。凡服乳須熟飲，若晒曝爲粉，入藥尤佳。南史載，宋何尚之積年勞病，飲婦人乳而瘥。又言穰城老人，年二百四十歲，惟飲曾孫婦乳也。按白飛霞醫通云：服人乳，大能益心氣，補腦髓，止消渴，治風火證。養老尤宜。每用一吸，即以紙塞鼻孔，按唇貼齒而漱，乳與口津相和，然後以鼻內使氣由明堂入腦，方可徐徐嚥下，如此五七吸爲一度。不漱而吸，何異飲酪，止于腸胃而已。

李時珍曰：乳者，化之信，故字從孚，化省文也。方家隱其名，謂之仙人酒，生人血，白碌砂，種種名色。蓋乳乃陰血所化，生于脾胃，攝于衝任，未受孕，則下爲月水，既受孕，則留而養胎。已產，則赤變爲白，上爲乳汁，此造化玄微自然之妙也。凡入藥，並取首生男兒，無病婦人之乳，白而稠者佳，若色黃赤，清而腥穢。

如涎者，並不可用。有孕之乳，謂之忌爛。小兒飲之，吐瀉成疳，魘之病，最爲有毒也。

人口津唾（甘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唾津，乃人之精氣所化，人能每日，漱口擦齒，以津洗目，及常時以舌舐指甲，久之，令人光明不昏。又能退腎。凡人有雲鬢，但每日令人以舌舐數次，久則真氣熏及，自然毒散，腎退也。范東陽方云：凡人壓死，不得叫呼，但痛咬腳跟，及搥指甲際，多唾其面，徐徐喚之，自省也。按黃震曰：妙云：晉時南陽宗定伯夜遇鬼，問之，答曰：我新死鬼也，問其所惡，曰：不喜唾耳，急持之，化爲羊，恐其變化，因大唾之，賣得千錢，乃知鬼真畏唾也。

李時珍曰：人舌下有四竅，兩竅通心氣，兩竅通腎液。心氣流入舌下爲神水，腎液流入舌下爲靈液。道家謂之金漿玉醴，溢爲醴泉，聚爲華池，散爲津液，降爲甘露，所以灌溉臟腑，潤澤肢體，故脩養家納氣嚥津，謂之清水灌靈根。人能終日不睡，則精氣常留，顏色不槁。若久睡，則損精氣，成肺病，皮膚枯槁，故曰遠睡不如近睡，近睡不如不睡。人有病，則心腎不交，腎水不上，故津液乾而真氣耗也。秦越人難經云：腎主五液，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入心爲汗，自入爲唾也。

蘇枋木 (甘鹹平無毒) 三陰經血分

張元素曰：蘇木，性涼味微辛，發散表裏風氣，宜與防風同用。又能破死血，產後血腫脹滿欲死者，宜之。

李時珍曰：蘇枋木，乃三陰經血分之藥。少用則和血，多用則破血。

李時珍曰：海島有蘇枋國，其地產此木，故名，今人省呼爲蘇木爾。

生熟湯 (甘鹹無毒)

李時珍曰：上焦主納，中焦主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陰陽調和，升降周流，則臟腑暢達。一失其道，二氣淆亂，濁陰不降，清陽不升，故發爲霍亂嘔吐之病。飲此湯輒定者，分其陰陽，使得其平也。

陳藏器曰：凡人大醉，及食瓜果過度者，以生熟湯浸身，則湯皆爲酒及瓜味。物博志云：浸至腰，食瓜可五十枚，至頸則無限也。未試。

中國藥物論 卷四

黃陂任啓瑞堃如甫編述

淡竹葉 (辛平大寒無毒)

寇宗奭曰：諸竹筍性背寒，故知其葉一致也。張仲景竹葉湯，惟用淡竹。

李杲曰：竹葉辛苦寒，可升可降，陽中陰也。其用有二。除新久風邪之煩熱。止喘促氣勝之上衝。

(辛苦寒，統篔竹、淡竹、苦竹諸葉而言。)

芒消 (辛苦大寒無毒)

芒消，氣薄味厚，走而不守。性降屬陰，能去實熱，滌腸中宿垢。入胃、大腸、三焦、三經，爲輕堅、去實之品。惟孕婦及熱結不墜者，均忌之。

慈石 (辛寒無毒)

寇宗奭曰：養腎氣，填精髓，腎虛耳聾，目昏者，皆用之。

陶隱居曰：重可去怯，慈石、鐵粉之類是也。

李時珍曰：慈石法水，色黑而入腎，故治腎家諸病，而通耳明目。一士子頻病目，漸覺昏暗，生翳，時珍東垣羌活勝風湯，加減法與服，而以慈石丸佐之，兩月遂如故。蓋慈石入腎，鎮養真精，使神水不外移。硃砂入心，鎮養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麴，消化滯氣，生熟並用，溫養脾胃發生之氣。乃道家黃婆媒合嬰姪之理，制方者其窺造化之奧乎。方見孫真人千金方，神麴丸，但云明目百歲可讀細書，而未發出藥微義也。孰謂古方不可治今病耶。獨孤滔云：慈石乃堅頑之物，無融化之氣，止可假其氣服食，不可久服渣滓，必有大患。夫藥以治病，中病則止，砒礪猶可餌服，何獨慈石不可服耶。慈石既鍊末，亦匪堅頑之物，惟在用者，能得病情而中的爾。

凝水石 (辛寒無毒)

李時珍曰：凝水石，稟積陰之氣而成，其氣大寒，其味辛鹹，入腎走血，除熱之功，同于諸鹽。古方所用寒水石，是此石。唐宋諸方寒水石，是石膏。近方寒水石，則是長石，方解石，俱附各條之下，用者詳之。

淫羊藿 (辛寒無毒)

足陽明
三焦命門

李時珍曰：淫羊藿，味甘氣香，性溫不寒，能益精氣，乃手足陽明、三焦、命門藥也。真陽不足者宜之。

牡丹皮 (辛寒無毒)

手足少陰 手足厥陰血分

張元素曰：牡丹皮，丹者，赤色，火也，故能瀉陰胞中之火。四物湯加之，治婦人骨蒸。又曰：牡丹皮，入手厥陰，足少陰，故治無汗之骨蒸。地骨皮，入足少陰，手少陽，故治有汗之骨蒸。神不足者，手少陰，志不足者，足少陰，故仲景腎氣丸用之，治神志不足也。又能治腸胃積血，及吐血、衄血，必用之藥，故犀角地黃湯用之。

李杲曰：心虛，腸胃積熱，心火熾甚，心氣不足者，以牡丹皮為君。

李時珍曰：牡丹皮，治手足少陰厥陰四經血分伏火，蓋伏火，即陰火也。陰火，即相火也。古方惟以此治相火，故仲景腎氣丸用之。後人乃專以黃蘗治相火，不知丹皮之功更勝也。此乃千載祕奧，人所不知，今為拈出。赤花者利，白花者補，人亦罕悟，宜分別之。

葶藶子 (辛寒無毒)

李杲曰：葶藶大降氣，與辛酸同用，以導腫氣。本草十劑云：洩可去閉，葶藶、大黃之屬，此二味皆大苦大寒，一洩血閉，一洩氣閉。蓋葶藶之苦寒，氣味俱厚，不減大黃，又性過于諸藥，以洩陽分肺中之閉，亦能洩大便，為體輕

象陽故也。

寇宗奭曰：葶藶有甜苦二種，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大槩治體，皆以行水走泄爲用，故曰久服令人虛，蓋取苦泄之義。藥性論不當言味酸。

朱震亨曰：葶藶屬火性急，善逐水，病人稍涉虛者，宜遠之。且殺人甚捷，何必久服而後虛也。

王好古曰：苦甜二味，主治不同。仲景瀉肺湯用苦，餘方或有用甜者，或有不言甜苦者。大抵苦則下泄，甜則少緩，量病人虛實用之，不可不審。本草雖云治同，而甜苦之味，安得不異。

李時珍曰：甘苦二種，正如牽牛黑白二色，急緩不同。又如葫蘆甘苦二味，良毒亦異。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緩，雖泄肺而不傷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易傷胃，故以大棗輔之。然肺中水氣臃滿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則止，不可過劑爾。既不久服，何至殺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葶藶愈脹，用之不節，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節。

（張仲景曰：葶藶傳頭瘡，藥氣入腦殺人。）

夜明砂（辛寒無毒） 足厥陰血分

李時珍曰：夜明砂及蝙蝠，皆厥陰肝經血分藥也。能活血消積，故所治目昏盲障，瘡、魅、疔、驚、淋、帶、癩、癰、腫，皆厥陰之病也。按類說云：定海徐道亨，患赤眼食蟹，遂成內障五年，忽夢一僧以藥水洗之，令服羊肝丸，求其方，

僧曰：用洗淨夜明沙，當歸、蟬蛻、木賊，去節各一兩爲末，黑羊肝四兩，水煎爛，和九梧子大，食後熱水下五十丸，如法服之，遂復明也。

紫背浮萍（辛寒無毒）

朱震亨曰：浮萍發汗，勝于麻黃。

蘇頌曰：俗醫用治時行熱病，亦甚發汗，甚有功。其方用浮萍一兩，四月十五日采之，麻黃去根節，桂心、附子炮裂去臍皮，各半兩，四物搗細篩，每服一錢，以水一中盞，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和渣熱服，汗出乃瘥。又治惡疾癩瘡遍身出者，濃煮汁，浴半日多效，此方甚奇古也。

李時珍曰：浮萍，其性輕浮，入肺經，達皮膚，所以能發揚邪汗也。世傳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詩，無能曉者。真人林靈素逐字辨譯，乃是治中風方，名去風丹也。詩曰：天生靈草無根幹，不在山間不在岸。始因飛絮逐東風，汎梗青青飄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時須在七月半。選甚癱風與大風，些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化復三丸，鐵鏤頭上也出汗。其法，以紫色浮萍，曬乾爲細末，煉蜜和丸，彈子大，每服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左癱右瘓，三十六種風，偏正頭風，口眼喎斜，大風癩風，一切無名風，及腳氣，并打撲傷折，及胎孕有傷，服過百粒，卽爲全人。此方後人易名紫萍一粒丹。

石胡荽 (辛寒無毒)

李時珍曰：鵝不食草，氣溫而升，味辛而散，陽也。能通于天，頭與肺皆天也，故能上達頭腦，而治頂痛、目病、通鼻氣而落瘰癧肉。內達肺經，而治胸膈痰瘰、散瘡腫。其陰醫之功，尤顯神妙。人謂陳藏器本草，惟務廣博鄙俚之言也。若此藥之類，表出殊功，可謂務博已乎。案倪惟德原機啓微集云：治目醫嗜鼻碧雲散，用鵝不食草，解毒爲君。青黛去熱爲佐。川芎之辛，破除留邪爲使。升透之藥也。大抵如開鍋蓋法，常欲邪毒不閉，令有出路。然力小而銳，宜常啗以聚其力。凡目中諸病，皆可用之。生接更神。玉璽集要詩云：赤眼之餘醫忽生。草中鵝不食爲名。塞于鼻內頻頻換。三日之間復舊明。

鉛粉 (辛寒無毒)

陳藏器曰：久痢成疳者，胡粉和水及雞子白服，以糞黑爲度，爲其殺蟲而止痢也。

李時珍曰：胡粉，卽鉛之變黑爲白者也。其體用雖與鉛及黃丹同，而無消鹽火燒之性。內有豆粉、蛤粉，雜之，止能入氣分，不能入血分，此爲稍異。人服食之，則大便色黑者，此乃還其本質，所謂色壞還爲鉛也。亦可入膏藥代黃丹用。

水銀 (辛寒有毒)

甄權曰：水銀有大毒，朱砂中液也。(中略)伏能鍊五金爲泥。

陳藏器曰：水銀入耳，能食人腦至盡。入肉，令百節擊縮，倒陰絕陽，人患瘡疥，多以水銀塗之，性滑重，直入肉，宜慎之。頭瘡，切不可用，恐入經絡，必緩筋骨，百藥不治也。

寇宗奭曰：水銀入藥，雖各有法，極須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娠。今有水錫燒成丹砂，醫人不曉誤用，不可不謹。唐韓愈云：太學士李于遇方士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服之下血，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耳聞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自說服水銀得病，有若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摧而爲火，射竅節水出，狂痛呼號泣絕，其裯席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餘年以斃。殿中御史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尙書李遜，謂余曰：我爲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無病死。工部尙書孟簡，邀我于萬州，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以抑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皆可爲戒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殺三牲，鹽

醜異蔬，人所常御，八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三牲皆殺人，當務減節，一筵一饌，禁忌十之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動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

李時珍曰：水銀乃至陰之精，稟沉著之性。得凡火煅煉，則飛騰靈變。得人氣熏蒸，則入骨鑽筋，絕陽蝕腦。陰毒之物，無似之者，而大明言其無毒本經言其久服神仙，甄權言其還丹元母，抱朴子以爲長生之藥，六朝以下，貪生者服食，致成廢篤而喪厥軀，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水銀但不可服食爾，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同黑鉛結砂，則鎮墜痰涎。同硫黃結砂，則拯救危病。此乃應變之兵，在用者能得肯綮而執其樞機焉。

藜蘆 (辛寒有毒)

蘇頌曰：藜蘆服錢七一字，則惡吐人。又用通頂，令人噁。而別本云治噁逆，甚效未詳。

李時珍曰：噁逆用吐藥，亦反胃用吐法，去痰積之義。吐藥不一，常山吐瘧痰，瓜丁吐熱痰，烏附尖吐濕痰，萊服子吐氣痰，藜蘆則吐風痰者也。按張子和儒門事親云：一婦病風癩，自六七年得驚風後，每一二年一作，至五七年五七作，三十歲至四十歲，則日作，或甚至一日十餘作，遂昏癡健忘，求死而已。值歲大飢，采百草食，於野

中見草若葱狀，采歸蒸熟飽食，至五更，忽覺心中不安，吐涎如膠，連日不止，約一二斗，汗出如洗，甚昏困，三日後，遂輕健，病去食進，百脉皆和，以所食葱訪人，乃慙葱苗也，即本草藜蘆是矣。圖經言能吐風病，此亦偶得吐法耳。我朝荆和王妃劉氏，年七十，病中風，不省人事，牙關緊閉，羣醫束手。先考太醫吏日月池翁診視，藥不能入，自午至子，不獲已，打去一齒，濃煎藜蘆湯灌之，少頃，噓氣一聲，遂吐痰而甦，調理而安。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誠然。

斑 蝥 (辛寒有毒)

寇宗奭曰：妊娠人，不可服之，爲潰人肉。治淋方多用，極苦人，須斟酌之。

李時珍曰：斑蝥，人獲得之，尾後惡氣射出，臭不可聞，故其入藥，亦專主走下竅，直至精溺之處，蝕下敗物，痛不可當。葛氏云：凡用斑蝥，取其利小便，引藥行氣，以毒攻毒是矣。楊登甫云：療癰之毒，莫不有根。大抵以斑蝥，地胆爲主，制度如法，能使其根從小便中出，或如粉片，或如血塊，或如爛肉，皆其驗也。但毒之行，小便必澀，痛不可當，以木通滑石，燈心輩導之。又葛洪肘後方云：席辯刺史傳云：凡中蠱毒，用斑蝥蟲四枚，去翅足，炙熟，桃皮五月初五日採取，去黑皮陰乾，大戟去骨，如爲末，如斑蝥一分，二味各用二分，合和棗核大，以米清服之，必吐出蠱，一服不瘥，十日更服。此蠱洪州最多，有老嫗解療之，一人獲縑二十疋，祕方不傳，後有子孫犯法，黃華公

若于煎時爲都督，因而得之也。

薑黃 (辛苦寒無毒)

李時珍曰：薑黃、鬱金、蓬藥，三物形狀功用皆相近。但鬱金入心治血，而薑黃兼入脾，兼治氣。蓬藥則入肝，兼治氣中之血，爲不同爾。古方五痺湯，用片子薑黃，治風寒濕氣，手臂痛。戴原禮要訣云：片子薑黃，能入手臂治痛。其兼理血中之氣可知。

李時珍曰：近時以扁如乾薑形者，爲片子薑黃。圓如蟬腹形者，爲蟬肚鬱金。並可浸水染色。蓬形雖似鬱金，而色不黃也。

鬱金

(辛苦寒無毒)

手少陰
手厥陰

朱震亨曰：鬱金屬火與土有水，其性輕揚上行。治吐血、衄血、唾血、血暈，及經脈逆行，並宜鬱金末，加韭汁、薑汁、童尿同服，其血自清。痰中帶血者，加竹瀝。又鼻血上行者，鬱金、韭汁，加四物湯服之。

李時珍曰：鬱金，入心及包絡，治血病。經驗方治失心顛狂，用真鬱金七兩，明礬三兩，爲末，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九，白湯下。有婦人顛狂十年，至人授此，初服心胸間有物脫去，神氣洒然，再服而甦。此驚憂痰血絡聚心

竅所致。鬱金入心去惡血，明礬化頑痰故也。龐安常傷寒論云：斑豆（連）始有白泡，忽搐入腹，漸作紫黑色，無膿，日夜叫亂者，鬱金一枚，甘草二錢半，水半盃，煮乾去甘草，切片，焙研爲末，入真腦子炒半錢，每用一錢，以生豬血五七滴，新汲水調下，不過二服。甚者，毒氣從手足心出，如癰狀，乃瘥。此乃五死一生之候也。又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挑生之害，於飲食中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而人以死，則陰役其家。初得覺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卽用升麻，或胆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鬱金末二錢服，卽瀉出惡物。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巖侍郎爲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也。

夏枯草（辛苦寒、無毒） 足厥陰血分

朱震亨曰：本草言夏枯草大治瘰癧，散結氣。有補養厥陰血脈之功，而不言及。觀其退寒熱，虛者可使。若實者，以行散之藥佐之，外以艾灸，亦漸取效。

李時珍曰：黎居士易簡方，夏枯草治目痛，用沙糖水浸一夜，取其能解內熱，緩肝火也。龔全善云：夏枯草治目珠疼，至夜則甚者，神效。或用苦寒藥點之反甚者，亦神效。蓋目珠連日本肝系也，屬厥陰之經，夜甚，及點苦寒藥反甚者，夜與寒亦陰故也。夏枯草純陽之氣，補厥陰血脈，故治此如神，以陽治陰也。一男子至夜，目珠疼連眉稜骨，及頭半邊腫痛，用黃連膏點之反甚，諸藥不效，灸厥陰少陽，疼隨止，半日又作，月餘。以夏枯草二兩。

香附二兩，甘草四錢，爲末，每服一錢半，清茶調服。下痢則疼減半，至四五服，良愈矣。

藍澱 (辛苦寒無毒)

李時珍曰：澱乃藍與石灰作成，其氣味與藍稍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殺蟲之功，似勝于藍。按《廣五行記》云：唐永徵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年。臨終命其徒曰：吾死後，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似肉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爲水。又投諸毒物，亦皆銷化。一僧方作藍澱，因以少澱投之，卽怖惧奔走，須臾化爲水。世傳澱水能治噎疾，蓋本于此。今方士或以染臚水飲人，治噎膈，皆取其殺蟲也。

紫花地丁 (辛苦寒無毒)

李時珍曰：紫花地丁，主治一切癰疽發背，疔腫瘰癧，無名腫毒，惡瘡。

石膏 (辛微寒無毒)

足陽明
手少陽

成無已曰：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風喜傷陽，寒喜傷陰。營衛陰陽，爲風寒所傷，則非輕瀉所能獨散，必須輕重之。

劑同散之，乃得陰陽之邪俱去，營衛之氣俱和。是以大青龍湯，以石膏爲使，石膏乃重劑，而又專達肌表也。又云：熱淫所勝，佐以苦甘，知母、石膏之苦甘，以散熱。

張元素曰：石膏性寒，味辛而淡，氣味俱薄，體重而沉，降也。陰也。乃陽明經大寒之藥。善治本經頭痛、牙痛、止消渴、中暑潮熱。然能寒胃，令人不食，非腹有極熱者，不宜輕用。又陽明經中熱，發熱惡寒，燥熱，日晡潮熱，肌肉壯熱，小便濁赤，大渴引飲，自汗，若頭痛之藥，仲景用白虎湯是也。若無以上諸證，勿服之。多有血虛發熱，象白虎證，及脾胃虛，勞形體，病證初得之時，與此證同，醫者不識而誤用之，不可勝救也。

李杲曰：石膏，足陽明藥也。故仲景治傷寒陽明證，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身以前，胃之經也。胸前，肺之室也。邪在陽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氣，所以有白虎之名。又治三焦皮膚大熱，入手少陽也。凡病脈數不退者，宜用之。胃弱者，不可用。

寇宗奭曰：孫兆言：四月以後，天氣熱時，宜用白虎，但四方氣候不齊，歲中運氣不一，亦宜兩審。其說甚確。

李時珍曰：東垣李氏云：立夏前多服白虎湯者，令人小便不禁，此乃降令太過也。陽明津液，不能上輸于肺，肺之清氣，亦復下降故爾。初虞氏古今錄驗方，治諸蒸病，有五蒸湯，亦是白虎加人參、茯苓、地黃、葛根，因病加減。王彙外臺祕要，治骨蒸勞熱久嗽，用石膏文如東鍬者一斤，粉甘草一兩，細研如麵，日以水調三四服，言其無毒，有大益，乃養命上藥，不可忽其賤而疑其寒，名醫錄言，睦州楊士丞女，病骨蒸，內熱外寒，衆醫不瘥，處州吳

醫，謂此方而體遂涼。愚謂此皆少壯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衰暮及氣虛血虛胃弱者，恐非所宜。廣濟林訓導年五十，病痰嗽發熱，或令單服石膏藥，至一斤許，遂不能食，而嗽益頻，病益甚，遂不起。此蓋用藥者之督督也。石膏何與焉。楊士瀛云：石膏煨過，最能收瘡暈，不至爛肌。按劉跂錢乙傳云：宗室子，病嘔泄，醫用溫藥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洩，宜與石膏湯。宗室與醫皆不信，後二日果來召，乙曰：仍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愈。（又按古方所用寒水石，是凝水石。唐宋以來，諸方所用寒水石，即今之石膏。）

鉛丹（辛微寒無毒）

成無已曰：仲景龍骨牡蠣湯中用鉛丹，乃收斂神氣，以鎮驚也。

王好古曰：澀可去脫而固氣。

李時珍曰：鉛丹，體重而性沉，味兼鹽礬，走血分，能墜痰去怯，故治驚癇癩狂吐逆反胃，有奇功。能消積殺蟲，故治疳疾下痢瘡疾，有實績。能解熱拔毒，長肉去瘀，故治惡瘡腫毒，及入膏藥，爲外科必用之物也。

白馬溺（辛微寒有毒）

李時珍曰：馬尿治癰疽有驗。按祖台之志怪云：昔有人與其奴，皆患小腹痛病，奴死，剖之，得一白鼈，赤眼仍活。

以諸藥納口中，終不死。有人乘白馬觀之，馬尿墮甕，而甕縮，遂以灌之，卽化成水。其人乃服白馬尿而疾愈，此其徵效也。反胃亦有蟲積者，故亦能治之。

玄明粉 (辛甘冷無毒)

李杲曰：玄明粉，沉也，陰也，其用有二。去胃中之實熱，蕩腸中之宿垢。大抵用此以代益消耳。

王好古曰：玄明粉，治陰毒一切，非伏陽在內不可用。若用治真陰毒，殺人甚速。

朱震亨曰：玄明粉，火煨而成，其性當溫。曰長服久服，輕身固胎，駐顏益壽，大能補益，豈理也哉。予親見一二朋友，不信予言而亡，故書以爲戒。

李時珍曰：神農本草言：朴消鍊餌服之，輕身神仙，蓋方士竄入之言。後人因此，制爲玄明粉，煨煉多偏，佐以甘草，去其鹹寒之毒。遇有三焦腸胃實熱積滯，少年氣壯者，量與服之，亦有速效。若脾胃虛冷，及虛火動者服之，是速其咎矣。

薑皮 (辛涼無毒)

李時珍曰：薑皮，主治消浮腫，腹脹痞滿，和脾胃。

蟾 蜃 (辛涼微毒) 足陽明

李時珍曰：蟾蜍，土之精也。上應月魄，而性靈異。穴土食蟲。又伏山精，制蜈蚣，故能入陽明經，退虛熱，行濕氣，殺蟲蠱，而為疔病、癰疽諸瘡要藥也。別錄云：治爛犬傷。肘後亦有方法。按沈約宋書云：張收為爛犬所傷，人云宜噉蝦蟇膾，食之遂愈。此亦治癰疽疔腫之意，大抵是物能攻毒拔毒耳。古今諸方所用蝦蟇，不甚分別，多是蟾蜍，讀者宜審用之，不可因名迷質也。

砒石及霜 (辛酸大熱有大毒)

寇宗奭曰：砒霜，瘡家用，或過劑，則吐瀉兼作，須煎綠豆汁，兼冷水飲之。

徐純曰：瘡丹多用砒霜大毒之藥。本草謂主諸瘡。風痰在胸膈，可作吐劑藥，蓋以性之至烈，大能燥痰也。雖有燥痰之功，大傷胸氣，脾胃虛者，切宜戒之。

李時珍曰：砒乃大熱大毒之物，而砒霜之毒尤烈。鼠雀食少許即死，貓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錢許，亦死。雖鈎吻射罔之力，不過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此亦古者舉石之一種也。若得酒及燒酒，則腐爛腸胃，頃刻殺人。雖綠豆冷水，亦難解矣。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則酒不壞，其亦嗜利不仁者哉。飲酒

潛受其害者，徒歸咎于酒耳。此物不入湯飲，惟入丹丸。凡痰瀆及胸喘，用此真有剋病立地之效。但須冷水吞之，不可飲食杯勺之物。靜臥一日，或一夜，亦不作吐，少物引發，即作吐也。其燥烈純熱之性，與燒酒、焰酒同。痰氣寒疾、濕痰，被其剋掠，佛鬱頓開故也。今煙火家，用少許，則爆發更大，急烈之性可知矣。此藥亦止宜于山野藜藿之人，若嗜酒膏粱者，非其所宜。疾亦再作，不慎口慾故爾。凡頭瘡及諸瘡見血者，不可用此，其毒入經必殺之。李樓奇方云：一婦病心痛，數年不愈。一醫用人言半分，茶末一分，白湯調下，吐瘀血一塊而愈。得日華子治婦人血氣心痛之旨乎。

（李時珍曰：砒性猛如貔，故名。惟出信丹，故人呼爲信石。而又隱信字爲人言。）

吳茱萸（辛苦大熱有小毒）

足太陰血分
足少陰氣分
厥陰氣分

蘇頌曰：段成式言椒氣好下，茱萸氣好上。言其衝膈，不可爲服食之藥，故多食衝眼，又脫髮也。

寇宗奭曰：此物下氣最速，腸虛人服之，愈甚。

張元素曰：氣味俱厚，浮而降，陽中陰也。其用有三。去胸中逆氣滿塞，止心腹感寒疔痛。消宿酒，爲白豆蔻之使也。

李杲曰：濁陰不降，厥氣上逆，咽膈不通，食則令人口開目瞪，陰寒隔塞，氣不得上下。此病不已，令人寒中，腹滿

膨脹、下利，宜以吳茱萸之苦熱，泄其逆氣，用之如神，諸藥不可代也。不宜多用，恐損元氣。

王好古曰：衝脈爲病，逆氣裏急，宜此主之。震坤合見，其色綠，故仲景吳茱萸湯，當歸四逆湯方，治厥陰病，及溫脾胃皆用此也。

李時珍曰：茱萸辛熱，能散能溫。苦熱能燥能堅。故其所治之症，皆取其散寒、溫中、燥濕、解鬱之功而已。案朱氏集驗方云：中丞常子正苦痰飲，每食飽，或陰晴節變，率全十日一發，頭痛背寒，嘔吐酸汁，卽數日伏枕不食，服藥罔效。宣和初，爲順昌司祿，于太守蔡達道席上，得吳仙丹方服之，遂不再作。每遇飲食過多腹滿，服五七十丸便已。少頃，小便作茱萸氣，酒飲皆隨小水而去。前後痰藥甚衆，無及此者。用吳茱萸湯泡七次，茯苓等分爲末，煉蜜丸梧子大，每熟水下五十九。梅楊卿方，只用茱萸酒浸三宿，以茯苓末拌之，日乾，每吞百粒，溫酒下。又咽喉口舌生瘡者，以茱萸末醋調，貼兩足心，移夜便愈。其性雖熱，而能引熱下行，蓋亦從治之義。而謂茱萸之性，上行不下者，似不然也。有人治小兒痘瘡口噤者，齧茱萸一二粒，抹之卽開，亦取其辛散耳。

孫真人曰：陳久者良。閉口者有毒。多食傷神，令人起伏氣，咽喉不通。

李時珍曰：辛熱走氣動火，昏目發瘡。

燒酒 (辛甘大熱有大毒)

李時珍曰：燒酒純陽，毒物也。面有細花者，爲眞。與火全性，得火卽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時飲之，南人亦頗嗜飲。其味辛甘，升揚發散。其氣燥熱，勝濕祛寒。故能開佛鬱而消沉積，通膈噎而散痰飲。治泄瀉而止冷痛也。辛先入肺，和水飲之，則抑使下行，通調水道，而小便長白。熱能燥金，耗血，大腸受刑，故令大便燥結。與薑、蒜同飲，卽生痔也。若夫暑月飲之，汗出而膈快身涼。赤目洗之，淚出而腫消赤散。此乃從治之方焉。過飲不節，殺人頃刻。近之市沽，又加以砒石、草烏、辣灰、香藥，助而引之，是假盜以方矣。善攝生者，宜戒之。按劉克用《病機賦》云：有人病赤目，以燒酒入鹽飲之，而痛止腫消。蓋燒酒性走，引鹽通行經絡，使鬱結開而邪熱散，此亦反治劑也。

李時珍曰：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甑，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

肉桂 (辛甘大熱有小毒) 足太陰血分 少陰血分

李杲曰：桂辛熱有毒，陽中之陽，浮也。氣之薄者，桂枝也。氣之厚者，桂肉也。氣薄則發泄，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

王好古曰：桂枝入足太陽經。桂心入手少陰經血分。桂肉入足少陰、太陰經血分。細薄者爲枝爲嫩。厚脂者爲

肉爲老。去其皮與裏，當其中者爲桂心。別錄言有小毒。又云：久服神仙不老，雖有小毒，亦從類化。與黃芩、黃連爲使，小毒何施。與烏頭、附子爲使，全取其熱性而已。與巴豆、礞砂、乾漆、穿山甲、水蛭等同用，則小毒化爲大毒。與人參、麥門冬、甘草同用，則調中益氣，便可久服也。（參看桂枝條下）

樟 腦（辛熱無毒）

李時珍曰：樟腦純陽，與焰消同性。水中生火，其焰益熾。今丹爐及烟火家多用之。辛熱香竄，稟龍火之氣，去濕殺蟲，此其所長。故燒烟熏衣篋、席簾，能辟壁虱蟲蛀。李石鑿博物志云：脚弱病人，用杉木爲桶濯足，排樟腦于兩股間，用帛糊定，月餘甚妙。王璽醫林集要方云：治脚氣腫痛，用樟腦二兩，烏頭三兩，爲末，醋糊丸彈子大，每置一丸于足心踏之下，以微火烘之，衣被圍覆，汗出如涎，爲效。

大風子（辛熱有毒）

朱震亨曰：粗工治大風病，佐以大風油，殊不知此物性熱，有燥痰之功而傷血。至有病將愈而先失明者。李時珍曰：大風油，治瘡有殺蟲規毒之功，蓋不可多服。用之外塗，其功不可沒也。

虎骨 (辛微熱無毒)

蘇頌曰：李絳兵部手集，有虎骨酒，治臂脛痛。崔元亮海上方，治腰脚不隨，並有虎脛骨酒方。

寇宗奭曰：風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虎嘯而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病，攀急，屈伸不得，走注，骨節風毒，癩，疔，驚，癇，諸病，皆此義也。

汪機曰：虎之強悍，皆賴於脛，雖死而脛猶屹立不仆，故治脚脛無力用之。

李時珍曰：虎骨通可用，凡辟邪疰，治驚，癇，溫瘧，瘡疽，頭風，當用頭骨。治手足諸風，當用脛骨。腰背諸風，當用脊骨。各從其類也。按吳球諸證辨疑云：虎陰也，風陽也，虎嘯風生，陽出陰藏之義，故其骨能追風定痛。虎之一身，筋節氣力，皆出前足，故以脛骨爲勝。

高良薑 (辛大溫無毒) 足太陰陽明

楊士瀛曰：噫逆胃寒者，高良薑爲要藥。人參、茯苓、佐之，爲其溫胃，解散胃中風邪也。

李時珍曰：孫真人千金方，言心脾冷痛，用高良薑細剉，微炒爲末，米飲服。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碑文，亦載其有驗云。又穢跡佛有治心口痛方云：凡男女心口一點痛者，乃胃脘有滯，或有蟲也。多因怒及受寒而起，遂

致終身，俗言心氣痛者，非也。用高良薑以酒洗七次，焙研，香附子以醋洗七次，焙研，各記收之。病因寒得，用薑末二錢，附末一錢。因怒得，用附末二錢，薑末一錢。寒怒兼有，各一錢半。以米飲加入生薑汁一匙，鹽一捻，服之立止。韓飛霞醫通書，亦稱其功云。

白豆蔻 (辛大溫無毒)

蘇頌曰：古方治胃冷，喫食即欲吐，及嘔吐六物湯，皆用白豆蔻，大抵胃主冷，即相宜也。

蘇恭曰：白豆蔻，氣味俱薄，其用有五。專入肺經本藥，一也。散胸中滯氣，二也。去感寒腹痛，三也。溫暖脾胃，能解酒毒，四也。治赤眼暴發，去太陽經目內火皆紅筋，用少許，五也。

李時珍曰：按楊士瀛云：白豆蔻，治脾虛諸疾，嘔吐寒熱，能消能磨，流行三焦，營衛一轉，諸證自平。

萹 麥 (辛大溫無毒) 手陽明

寇宗奭曰：萹麥走腸胃，冷氣嘔吐，心腹滿痛者，宜之。多服走泄真氣，令人腸虛下重。

蘇頌曰：按唐太宗實錄云：貞觀中，上以氣痢久未痊，服名醫藥不應。因詔訪求其方，有衛士進黃牛乳煎萹麥方，御用有效。劉禹錫亦記其事，云後累試於虛冷者必效。

李時珍曰：藁麥爲頭痛、鼻淵、牙痛、要藥。取其辛熱能入陽明經散浮熱也。又曰：藁麥氣熱味辛，陽也，浮也。然辛熱耗散，能動脾肺之火，多用令人目昏。食料，尤不宜之。

補骨脂 辛大溫無毒

蘇頌曰：破故紙，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於唐鄭相國自敘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藥，百端不應。元和七年，有訶陵國船王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並藥。予初疑而未服，摩訶稽首固請，遂服之，經七八日而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神效。十年二月，罷那歸京，錄方傳之。用破故紙十兩，淨擇去皮，洗過曝，搗篩令細，胡桃瓢二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更以好蜜和令如飴餠，瓷器盛之，旦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人以煖熱水調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芸薑、羊血，餘無所忌。此物本自外番，隨海船而來，非中華所有，番人呼爲補骨脂，語訛爲破故紙也。王紹顏續傳信方，載其事頗詳，故錄之。

李時珍曰：此方亦可作丸，溫酒服之。按白飛霞方外奇方云：破故紙屬火，收斂神明，能使心包之火，與命門之火相通，故元陽堅固，骨髓充實，潛以止脫也。胡桃屬木，潤燥養血，血屬陰惡燥，故油以潤之。佐破故紙，有木火相生之妙。故語云：破故紙無胡桃，猶水母之無蝦也。又破故紙，惡甘草，而瑞竹堂方，青娥丸內加之，何也？豈甘

草能調和百藥，惡而不惡耶？又許叔微學士本事方云：孫真人言補腎不若補脾，予曰：補脾不若補腎，腎氣虛弱，則陽氣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氣寒，令人胸膈痞塞，不進飲食，遲於運化。或腹脇虛脹，或嘔吐痰涎，或腸鳴泄瀉。譬如鼎釜中之物，無火力雖終日不熟，何能消化。濟生二神丸治脾胃虛寒泄瀉，用破故紙補腎，肉豆蔻補脾，二藥雖兼補，但無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順其氣，使之斡旋空虛倉廩，倉廩空虛，則受物矣。屢用見效，不可不知。

胡椒 (辛大溫無毒)

寇宗奭曰：胡椒去胃中寒痰，食已則吐水，甚驗。大腸寒滑，亦可用，須以他藥佐之，過劑則走氣也。

朱震亨曰：胡椒屬火而性燥，食之快膈，喜之者衆，積久則脾胃肺氣大傷，凡病氣疾人，益大其禍也。牙齒痛，必用胡椒，搗者散其中浮熱也。

李時珍曰：胡椒大辛熱，純陽之物，腸胃寒濕者，宜之。熱病人食之，動火傷氣，陰受其害。時珍自少嗜之，歲歲病目，而不疑及也。後漸知其弊，遂痛絕之，目病亦止。纔食一二粒，即便昏澀，此乃昔人所未試者。蓋辛走氣，熱助火，此物氣味俱厚故也。病咽喉口齒者，亦宜忌之。近醫每以菘豆同用，治病有效。蓋豆寒椒熱，陰陽配合得宜，且以豆制椒毒也。按張從正儒門事親云：噎膈之病，或因酒得，或因氣得，或因胃火，醫氏不察，火裏燒薑，湯中

煮桂丁香未已，豈蔻繼之。華撥未已，胡椒繼之。雖曰和胃，胃本不寒。雖曰補胃，胃本不虛。况三陽既結，食必上潮，宜湯丸小小潤之可也。時珍竊謂此說雖是，然亦有食入反出，無火之證。又有痰氣鬱結，得辛熱暫開之證。不可執一也。

紅豆蔻

(辛大溫無毒)

手足陰

李時珍曰：紅豆蔻，李東垣脾胃藥中，常用之，亦取其辛熱芳香，能醒脾溫肺，散寒燥濕，消食之功爾。若脾肺素有伏火者，切不可用。

甄權曰：苦辛多食，令人舌粗，不思飲食，生生編云：最能動火，傷目致衄。

白附子

(辛甘大溫有小毒)

李杲曰：白附子純陽，引藥勢上行，去一切冷風氣，面肝癩疵。

李時珍曰：白附子，乃陽明經藥。因與附子相似，故得此名，實非附子類也。按楚國先賢傳云：孔休傷頰有癩，王莽賜玉屑白附子香，與之消癩。又楊氏家藏方云：中風口喎，半身不遂，牽正散用白附子、白僵蠶、全蠍，並等分，生研爲末，每服二錢，熱酒調下，甚驗。

赤箭天麻 (辛溫無毒) 足厥陰氣分

李杲曰：肝虛不足者，宜天麻、芎藭以補之。其用有四。療大人風熱頭痛。小兒風癩驚悸。諸風麻痺不仁。

風熱語言不遂。

李時珍曰：天麻乃肝經氣分之藥。素問云：諸風掉眩，皆屬於木，故天麻入厥陰之經而治諸病。按羅天益云：眼黑頭眩，風虛內作，非天麻不能治。天麻乃定風草，故為治風之神藥。今有久服天麻藥，遍身發出紅丹者，是其祛風之驗也。

寇宗奭曰：天麻須別藥相佐使，然後見其功，仍須加而用之。人或蜜漬為果，或蒸煮食，當深思，則得矣。

延胡索 (辛溫無毒) 手足太陰 手足厥陰

李珣曰：主腎氣，及破產後惡露，或兒枕，與三稜、鱉甲、大黃為散，甚良。蟲蛀成末者，尤良。

李時珍曰：延胡索，味苦微辛氣溫，入手足太陰厥陰四經。能行血中氣滯，氣中血滯，故專治一身上下諸痛。用之中的，妙不可言。荆穆王妃胡氏因食蕎麥麪著怒，遂病胃脘，當心痛，不可忍。醫用吐下，行氣化滯諸藥，皆入口即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因思雷公炮炙論云：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乃以延胡索末三錢，溫酒調下即

納入少頃，大便行而痛遂止。又華老年五十餘，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備棺木。予用此藥三錢，米飯服之，痛即減十分之五，調理而安。按方勺泊宅編云：一人病遍體作痛，殆不可忍，都下醫，或云中風，或云中濕，或云腳氣，藥悉不效。周離亨言是氣血凝滯所致。用延胡索、當歸、桂心等分爲末，溫酒服三四錢，隨量頻進，以止爲度，遂痛止。蓋延胡索能活血化氣，第一品藥也。其後趙侍制靈，因導引失節，肢體拘攣，亦用此數服而愈。

細辛 (辛溫無毒)

足厥陰血分 手少陰引經之藥

寇宗奭曰：治頭面風痛，不可缺此。

張元素曰：細辛氣溫味大辛，氣厚於味，陽也，升也，入足厥陰少陰血分，爲手少陰引經之藥。香味俱細，故入少陰，與獨活相類。以獨活爲使，治少陰頭痛爲神。亦止諸陽頭痛，諸風通用之。味辛而熱，溫少陰之經，散水氣以去內寒。

成無己曰：水停心下不行，則腎氣燥，宜辛以潤之。細辛之辛以行水氣而潤燥。

李杲曰：膽氣不足，細辛補之。又治邪氣自裏之表，故仲景少陰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

李時珍曰：氣之厚者能發熱，陽中之陽也。辛溫能散，故諸風寒風濕頭痛痰飲胸中滯氣驚癇者，宜用之。口瘡喉腫、蠶齒、諸病用之者，取其能散浮熱，亦火鬱則發之之義也。辛能泄肺，故風寒欬嗽上氣者宜用之。辛能補

肝故膽氣不足，驚癇、眼目諸病宜用之。辛能潤燥，故通少陰，及耳竅，便澀者宜用之。

陳承曰：細辛非華陰者，不得為真。若單用末，不得過一錢。多則氣悶塞不通者死，雖死無傷。近年開平獄中嘗治此，不可不記。非本有毒，但不識多寡耳。

芎藭 (辛溫無毒)

手足厥陰氣分
少陽本經引經藥

寇宗奭曰：今人用此最多，頭面風不可缺也。然須以他藥佐之。

張元素曰：川芎上行頭目，下行血海，故清神及四物湯皆用之。能散肝經之風，治少陽厥陰經頭痛，及血虛頭痛之聖藥也。其用有四。為少陽引經，一也。諸經頭痛，二也。助清陽之氣，三也。去濕氣在頭，四也。

李杲曰：頭痛必用川芎，如不愈，加各引經藥，太陽羌活，陽明白芷，少陽柴胡，太陰蒼朮，厥陰吳茱萸，少陰細辛，是也。

朱震亨曰：鬱在中焦，須撫芎開提其氣以升之，氣升則鬱自降，故撫芎總解諸鬱，直達三焦，為通陰陽氣血之使。

李時珍曰：川芎，血中氣藥也。肝苦急，以辛補之，故血虛者宜之。辛以散之，故氣鬱者宜之。左傳言麥麴、麴、麴、禦濕，治河魚腹疾。予治濕瀉，每加二味，其應如響也。血痢已通而痛不止者，乃陰虧氣鬱，藥中加芎為佐，氣行血

謂其病立止。此皆醫學妙旨，圖機之士，始可語之。

寇宗奭曰：沈括筆談云：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朝士張子通之妻，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一旦暴亡。皆目見者。此皆單服既久，則走散真氣，若使他藥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已，則焉能至此哉。

虞搏曰：骨蒸多汗，及氣弱之人，不可久服，其性辛散，令真氣走洩，而陰愈虛也。

李時珍曰：五味入胃，各歸其本臟，久服則增氣偏勝，必有偏絕，故有暴夭之患。若藥具五味，備四氣，君臣佐使，配合得宜，豈有此害哉。如芎藭，肝經藥也。若單服既久，則辛喜歸肺，肺氣偏勝，則金來賊木，肝必受邪，久則偏絕，豈不夭亡，故醫者貴在格物也。

藁本 (辛溫無毒) 足太陽

張元素曰：藁本，乃太陽經風藥，其氣雄壯，寒氣鬱于本經頭痛，必用之藥。巔頂痛，非此不能除。與木香同用，治霧露之清邪，中于上焦。與白芷同作面脂，既治風，又治濕，亦各從其類也。

李時珍曰：邵氏聞見錄云：夏英公病泄，太醫以虛治，不效。霍翁曰：風客于胃也，飲以藁本湯而止。蓋藁本能去風濕故耳。

白芷 (辛溫無毒)

手陽明
手太陰

李杲曰：白芷療風通用。其氣芳香，能通九竅，表汗不可缺也。

劉完素曰：治正陽明頭痛，熱厥頭痛，加而用之。

王好古曰：同辛夷，細辛，用治鼻病。入內托散用，長肌肉，則入陽明可知矣。

李時珍曰：白芷色白味辛，行手陽明。性溫氣厚，行足陽明。芳香上達，入手太陰。故所主之病，不離三經。如頭目眉齒諸病，三經之風熱也。如漏帶癰疽諸病，三經之濕熱也。風熱者，辛以散之。濕熱者，溫以除之。為陽明主藥。故又能治血病、胎病，而排膿生肌，止痛。按王璆百一選方云：王定國病風頭痛，至都梁求名醫楊介治之，連進三丸，即時病失。懇求其方，則用香白芷一味，洗晒為末，煉蜜丸彈子大，每嚼一丸，以茶清或荆芥湯化下。遂命名都梁丸。其藥治頭風眩暈，女人胎前產後傷風頭痛，血風頭痛，皆效。戴原禮要訣亦云：頭痛挾熱，項生磊塊者，服之甚宜。又臞仙神隱書言種白芷能辟蛇。則夷堅志所載治蝮蛇傷之方，亦制以所畏也。而本草不曾言及。

寇宗奭曰：藥性論言白芷能蝕膿。今人用治帶下，腸有敗膿，淋漏不已，腥穢殊甚。遂致臍腹冷痛，皆由敗濃血所致，須此排膿。白芷一兩，單葉紅蜀葵根二兩，白芍藥、白枯礬各半兩，為末，以蠟化丸梧子大，每空心及食前

米飲下十九，或十五丸，俟膿盡，乃以他藥補之。

木香 (辛溫無毒) 手少陽氣分

寇宗奭曰：木香專泄決胸腹間滯塞冷氣，他則次之。得橘皮、肉豆蔻、生薑、粗佐使，絕佳。效尤速。

張元素曰：木香除肺中滯氣。若治中下二焦氣結滯，及不轉運，須用檳榔爲使。

朱震亨曰：調氣用木香，其味辛氣溫，能上升，如氣鬱不達者，宜之。若陰火衝上者，則反助火邪。嘗用黃蘗、知母而少以木香佐之。

王好古曰：本草云：主氣劣，氣不足，補也。通壅氣，導一切氣，破也。安胎、健脾胃，補也。除痰癖癥塊，破也。其不同如此。潔古張氏，但言調氣，不言補也。

汪機曰：與補藥爲佐則補，與泄藥爲君則泄也。

李時珍曰：木香，乃三焦氣分之藥，能升降諸氣。諸氣膈鬱，皆屬於肺，故上焦氣滯用之者，乃金鬱則泄之也。中氣不運，皆屬於脾，故中焦氣滯宜之者，脾胃喜芳香也。大腸氣滯則後重，膀胱氣不化則癰淋，肝氣鬱則爲痛，故下焦氣滯者宜之，乃寒者通之也。

甄權曰：隋書言樊子蓋爲武威太守，車駕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之邪。

蘇頌曰：續傳信方，著張仲景青木香丸，主陽衰證不足，用靛崙青木香，六路訶子皮，各二十兩，攪篩，糖和丸梧子大，每空腹酒下三十九丸，日再，其效尤速。鄭駙馬去沙糖，用白蜜，加羚羊角十二兩，用藥不類古方，而云仲景不知從何而得也。

李時珍曰：木香，草類也，本名香蜜，因其香氣如蜜也。緣沉香中有蜜香，遂訛此爲木香爾。昔人謂之青木香，後人因呼馬兜鈴根爲青木香，乃呼此爲南木香，廣木香，以別之。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卽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故名五香，燒之能上徹九天也。古方治癰疽有五香連翹湯，內用青木香，卽指此也。

山 柰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山柰暖中，辟瘴癘惡氣，治心腹冷氣痛，寒濕霍亂，風虫牙痛。入合諸香用。

益智仁 (辛溫無毒)

劉元素曰：益智辛熱，能開發鬱結，使氣宣通。

王好古曰：益智本脾藥，主君相二火。在集香丸則入肺。在四君子湯則入脾。在大風髓丹則入腎。三臟互有子

母相關之義。當于補藥中兼用之。勿多服。

李時珍曰：益智大辛，行陽退陰之藥也。三焦命門氣弱者宜之。按楊士瀛直指方云：心者，脾之母，進食不止于和脾，火能生土，當使心藥入脾胃藥中，庶幾相得。故古人進食藥中，多用益智，土中益火也。又按洪邁夷堅志云：秀川進士陸迎，忽得吐血不止，氣厥驚顛，狂躁直視，至深夜欲投戶而出，如是兩夕，偏用方藥弗瘳。夜夢觀音授一方，命但服一料，永除病根。夢覺記之，如方治藥，其病果愈。其方用益智子仁一兩，生礞砂二錢，青橘皮五錢，麝香一錢，碾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燈草湯下。

肉豆蔻

(辛溫無毒)

足陽明

大明曰：肉豆蔻，調中下氣，消皮外絡下氣。味辛力更殊。

寇宗奭曰：亦善下氣，多服則泄氣，得中則和平其氣。

朱震亨曰：屬金與土，爲丸溫中補脾，日華子稱其下氣，以脾得補而善運化，氣自下也，非若陳皮、香附之駛泄。寇氏不詳其實，遂以爲不可服也。

汪機曰：痢疾用此瀉腸，爲傷乳泄瀉之要藥。

李時珍曰：土愛煖而喜芳香，故肉豆蔻之辛溫，理脾胃而治吐利。

薄荷 (辛溫無毒) 手太陰足厥陰

(涼)

張元素曰：薄荷辛涼，氣味俱薄，浮而升，陽也。故能去高竈，及皮膚風熱。

陳士良曰：薄荷能引諸藥入營衛，故能發散風寒。

寇宗奭曰：小兒驚狂壯熱，須此引藥。又治骨蒸熱勞，用其汁與衆藥熬爲膏。貓食薄荷則醉，物相感爾。

王好古曰：薄荷，手足厥陰氣分藥也。能搜肝氣。又主肺盛有餘，肩背痛，及風寒汗出。

李時珍曰：薄荷入手太陰、足厥陰。辛能發散，涼能清利，專于消風散熱，故頭痛、頭風、眼目、咽喉、口齒諸病，小兒驚熱及瘰癧瘡疥爲要藥。戴原禮氏治貓咬，取其汁塗之有效，蓋取其相制也。

荊芥穗 (辛溫無毒) 足厥陰氣分

王好古曰：肝經氣分藥也，能搜肝氣。

李時珍曰：荊芥入足厥陰經氣分。其功長于祛風邪，散瘀血，破結氣，消瘡毒。蓋厥陰乃風木也。主血而相火寄之。故風病、血病、瘡病爲要藥。按華陀愈風散，治婦人產後中風，口噤，手足癱瘓如角弓。或產後血暈，不省人事，四肢強直。或心眼倒築，吐瀉欲死。用荊芥穗子，微焙爲末，每服三錢，豆淋酒調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口噤，則挑

齒灌之。齒噤，則灌入鼻中。其效如神。大抵產後大眩，則汗出而腠理疏，則易于中風也。此方諸書盛稱其妙，姚僧坦集驗方，以酒服，名如聖散，云藥下可立待應效。陳無擇名舉古拜散。按唐韻，荆字舉卿切，芥字古拜切，蓋二字之反切，隱語以秘其方也。蕭存敬方，用古老錢煎湯服，名一捻金。玉璣指迷方，加當歸等分，水煎服。許叔微本事方云：此藥委有奇效神聖之功。一婦人，產後睡久，及醒，則昏昏如醉，不省人事，醫用此藥，及交加散，云服後當睡，必以左手搔頭，用之果然。谷殷產寶方云：此病多因怒氣傷肝，或憂氣內鬱，或坐草受風而成，急宜服此藥也。戴原禮證治要訣，治產後迷悶，因怒氣發熱迷悶者，獨行散，用荆芥穗，以新瓦半炒半生爲末，童子小便服一二錢，若角弓反張，以豆淋酒下，或倒散童尿煎服，極妙。蓋荆芥乃產後要藥，而角弓反張，乃婦人急候，得此證者，十存一二而已。又賈似道悅生隨抄云：中風口噤，用荆芥穗爲末，酒服二錢，立愈。名荆芥散。此方出會公談錄，前後用之甚驗。其子名順者，病此已革，服之立定，真再生丹也。

李時珍曰：荆芥反魚蟹河豚之說，本草醫方並未言及，而稗官小說，往往載之。按李廷飛延壽書云：凡食一切無鱗魚，忌荆芥。食黃鱔魚後食之，令人吐血，惟地漿可解。與蟹同食勞風。又蔡條鐵山叢話云：予居嶺嶠，見食黃類魚犯薑芥者，立死，甚于鉤吻。洪邁夷堅志云：吳人魏幾道啖黃類魚羹後，采荆芥和茶飲，少頃足癢，上徹心肺，狂走，足皮欲裂，急服藥兩日乃解。陶九成輟耕錄云：凡食河豚，不可服荆芥藥，大相反，予在江陰，見一儒者，因此喪命。韋航細談云：凡服荆芥風藥，忌食魚，楊誠齋曾見一人立

致于死也。時珍接荊芥乃日用之藥，其相反如此，故詳錄之，以爲警戒。又按物類相感志，言河豚用荊芥同煮，三五次換水，則無毒。其說與諸書不同，何哉。大抵養生者，寧守前說爲戒可也。

紫蘇 (辛溫無毒)

蘇頌曰：若宣通風毒，則單用莖，去節尤良。

李時珍曰：紫蘇，近世要藥也。其味辛，入氣分。其色紫，入血分。故同砂仁、橘皮，則行氣安胎。同藿香、烏藥，則溫中止痛。同香附、麻黃，則發汗解肌。同芎藭，當歸，則和血散血。同木瓜、厚朴，則散濕解暑。治霍亂、脚氣。同桔梗、枳殼，則利膈寬腸。同杏仁、藥服子，則消痰定喘也。

汪機曰：宋仁宗命翰林院定湯飲，奏曰：紫蘇熱水第一，以其能下胸膈浮氣也。蓋不知其久則泄人真氣焉。寇宗奭曰：紫蘇，其氣香，其味微辛甘，能散。今人朝暮飲紫蘇湯，甚無益。醫家謂芳草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若脾胃寒人，多致滑泄，往往不覺。

紫蘇子 (辛溫無毒)

陶宏景曰：蘇子下氣，與橘皮相宜。

李時珍曰：蘇子與葉同功。發散風氣，宜用葉。清利上下，則宜用子也。

紅藍花 (辛溫無毒) 足厥陰血分

李時珍曰：血生于心包，藏于肝，屬于衝任，紅花汁與之同類，故能行男子血脈，通女子經水。多則行血，少則養血。按養痾漫筆云：新昌徐氏婦，病產運已死，但胸膈微熱，有名醫陸氏曰：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乃可活。送亟購得，以大鍋煮湯，盛三桶于窗格之下，昇婦寢其上熏之，湯冷再加，有頃指動，半日乃蘇。此亦得唐許允宗以黃香湯熏柳太后風病之法也。

款冬花 (辛溫無毒) 手太陰

蘇頌曰：本經主欬逆。古方用爲溫肺治嗽之藥。崔知悌療久欬熏法，每旦取款冬花如雞子許，少蜜拌花使潤，納一升鐵鑊中，又用一无盤鑽一孔，孔內安一小筆管，以麩泥縫，勿令漏氣。鑊下着炭火，少時烟從筒出，以口含吸嚙之。如胸中少悶，須舉頭，即將指頭按住筒口，勿使漏，至烟盡乃止。如是五日一爲之，待至六日，飽食羊肉，餽飪一頓，永瘥。

寇宗奭曰：有人病嗽多日，或教然款冬花三兩，于無風處，以筆管吸其烟，滿口則嚙之，數日果效。

乾薑 (辛溫無毒)

張元素曰：乾薑氣薄味厚，半沉半浮，可升可降。陽中之陰也。又曰：大辛大熱，陽中之陽。其用有四：通心助陽，一去臟腑沉寒痼冷，二也。發諸經之寒氣，三也。治感寒腹痛，四也。腎中無陽，脈氣欲絕，黑附子爲引，水煎服之，名薑附湯。亦治中焦寒邪，寒淫所勝，以辛散之也。又能補下焦，故四逆湯用之。乾薑本辛，炮之稍苦，故止而不移，所以能治裏寒。非若附子行而不止也。理中湯用之者，以其回湯也。

李杲曰：乾薑，生辛炮苦，陽也。生則逐寒邪而發表，炮則除胃冷而守中。多用則耗散元氣，辛以散之，是壯火食氣故也。須以生甘草緩之。辛熱以散裏寒，同五味子用以溫肺，同人參用以溫胃也。

王好古曰：乾薑，心脾二經氣分藥也，故補心氣不足。或言乾薑辛熱，而言補脾，今理中湯用之，言泄不言補，何也。蓋辛熱燥濕，泄脾中寒濕邪氣，非泄正氣也。又云：服乾薑以治中者，必僭上。不可不知。

朱震亨曰：乾薑入肺中，利肺氣。入腎中，燥下濕。入肝經，引血藥生血。同補陰藥，亦能引血藥入氣分生血。故血虛發熱，產後大熱者，用之。止唾血，痢血，須炒黑用之。有血脫色白而天不澤，脈濡者，此大寒也，宜乾薑之辛溫以益血，大熱以溫經。

李時珍曰：乾薑能引血藥入血分，氣藥入氣分。又能去惡養新，有陽生陰長之意，故血虛者用之。凡人吐血，衄

血下血，有陰無陽者，亦宜用之。乃熱因熱用，從治之法也。

穀精草（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穀精體輕性浮，能上行陽明分野，凡治目中諸病，加而用之，甚良。明目退翳之功，似在菊花之上也。

桂枝（辛溫無毒）

寇宗奭曰：桂，甘辛大熱。素問云：辛甘發散爲陽，故漢張仲景桂枝湯，治傷寒表虛，皆須此藥，正合辛甘發散之義。本草三種之桂，不用牡桂，箇桂者，此二種性止于溫，不可以治風寒之病也。然本經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取枝上皮的也。

王好古曰：或問本草言桂能止煩出汗，而張仲景治傷寒有當發汗，凡數處皆用桂收湯。又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汗家不得重發汗，若用桂枝，是重發其汗。汗多者，用桂枝甘草湯，此又用桂枝閉汗也。一藥二用，與本草之義相通否乎？曰：本草言桂，辛甘大熱，能宣導百藥，通血脈，止煩出汗，是調其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太陽中風，陰弱者汗自出。衛實營虛，故發熱汗出。又云：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陰虛陽必湊之，故皆用桂枝發其汗，此乃調其營氣，則衛氣自和，風邪無所容，遂自汗而解。非桂枝能開腠理，發出其汗也。汗多用桂枝者，

以之調和營衛，則邪從汗出，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閉汗孔也。昧者不知出汗開汗之意，遇傷寒無汗者亦用桂枝，誤之甚矣。桂枝湯發下汗字，當認作出字，汗自然發出。非若麻黃能開腠理，發出其汗也。其治虛汗，亦當逆察其意可也。

成無已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太陽中風，腠理緻密，營衛邪實，津液禁固，其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此。必也，皮膚疎泄，自汗，脈浮緩，風邪干于衛氣者，乃可投之。發散以辛甘爲主，桂枝辛熱，故以爲君。而以芍藥爲臣，甘草爲佐者，風淫所勝，平以辛苦，以甘緩之，以酸收之也。以薑棗爲使者，辛甘能發散，而又用其行脾胃之津液，而和營衛，不專于發散也。故麻黃湯不用薑棗，專于發汗，不待行其津液也。

陳承曰：凡桂之厚實氣味重者，宜入治水臟，及下焦藥。輕薄氣味淡者，宜入治頭目發散藥。故本經以茵桂養精神。牡桂利關節。仲景發汗用桂枝，乃枝條，非身幹也。取其輕薄能發散。又有一種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條，尤宜入上焦藥用。

李時珍曰：麻黃遍徹皮毛，故專于發汗而寒邪散。肺主皮毛，辛走肺也。桂枝透達營衛，故能解肌而風邪去。脾主營，肺主衛，甘走脾。辛走肺也。肉桂下行，導火之原，此東垣所謂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其氣者也。聖惠方，言桂心入心，引血化汗化膿。蓋手少陰君火厥陰相火，與命門同氣者也。別錄云：桂通血脈是矣。曾世榮言小兒驚風，及泄瀉，並宜用五苓散，以瀉丙火，滲土濕。內有桂，能抑肝風而扶脾土。又醫餘錄云：有

人患赤眼腫痛，脾虛不能飲食，肝脈盛，脾脈弱。用涼藥治肝，則脾愈虛。用暖藥治脾，則肝愈盛。但于溫平藥中，倍加肉桂，殺肝而益脾，故一治兩得之。傳云：木得桂而枯是矣。此皆與別錄桂利肺肝氣。牡桂治脇痛脇風之義相符。人所不知者，今爲拈出。又桂性辛散，能通子宮而破血，故別錄言其墮胎。

【備考】李時珍曰：桂有數種，以今參訪，牡桂葉長如枇杷葉，堅硬有毛如鋸齒，其花白色，其皮多脂。當桂葉如柿葉而尖狹光淨，有三縱紋，而無鋸齒，其花有黃有白，其皮薄而卷。今商人所貨，皆此二桂，但以卷者爲當桂。半卷及板者爲牡桂。卽自明白，投尸子云：春花秋英曰桂。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巖，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雜樹。有三種。皮赤者爲丹桂，葉似柿者爲當桂，葉似枇杷者爲牡桂，其說甚明，足破諸家之辨矣。

石菖蒲 (辛溫無毒)

蘇頌曰：蜀人治心腹冷氣擱痛者，取一二寸，搥碎，同吳茱萸煎湯飲之。卒患心痛，嚼一二寸，熱湯或酒送下，亦效。

李時珍曰：菖蒲氣溫味辛，乃手少陰、足厥陰之藥。心氣不足者用之，虛則補其母也。肝苦急，以辛補之，是矣。楊士瀛曰：下癩噤口，雖是脾虛，亦熱氣閉膈心胸所致。俗用木香失之溫。用山藥失之閉。惟參苓白朮散加石

芎藭，粳米飲調下。可用參、苓、石蓮肉，少入芎藭。服胸次一開，自然思食。

烏藥 (辛溫無毒) 足陽明少陰

寇宗奭曰：烏藥性_和，來氣_少，走泄_多，但不甚剛猛。同沉香同磨，作湯點服，治胸腹冷氣，甚穩當。

李時珍曰：烏藥辛溫香竇，能散諸氣，故惠民和劑局方，治中風中氣諸證，用烏藥順氣散者，先疎其氣，氣順則風散也。嚴用和濟生方，治七情鬱結，上氣喘急，用四磨湯者，降中兼升，瀉中帶補也。其方，以人參、烏藥、沉香、檳榔各磨濃汁七分，合煎，細細嚙之。朱氏集驗方，治虛寒小便頻數，縮泉丸用同益智子等分爲丸服者，取其通陽明少陰經也。方見草部益智子下。

辛夷苞 (辛溫無毒) 手太陰 足陽明

李時珍曰：鼻氣通于天，天者，頭也，肺也，肺開竅于鼻，而陽明胃脈環鼻而上行。腦爲元神之府，而鼻爲命門之竅。人之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則頭爲之傾，九竅爲之不利。辛夷之辛溫，走氣而入肺，其體輕浮，能助胃中清陽，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溫中，治頭面目鼻九竅之病。軒岐之後，能達此理者，東垣李杲一人而已。

白芥子 (辛溫無毒)

朱震亨曰：痰在脇下，及皮裏膜外，非白芥子莫能達。古方控涎丹，用白芥子，正此義也。

李時珍曰：白芥子，辛能入肺，溫能發散，故有利氣、豁痰、溫中、開胃、散痛、消腫、辟惡之功。按韓懋醫通云：凡老人苦於痰氣喘嗽，胸滿懶食，不可妄投燥利之藥，反耗真氣。懋因人求治其親，靜中處三子養親湯治之，隨試隨效。蓋白芥子，白色主痰，下氣寬中。紫蘇子，色紫主氣，定喘止咳。蘿蔔子，白種者主食，開痞降氣。各微炒研破，看所主爲君，每劑不過三四錢，用生絹袋盛。入煮湯飲之。勿煎太過，則味苦辣。若大便素實者，入蜜一匙。冬月加薑一片，尤良。南陵未齋子，有辭贊之。又曰：肘後方，言熱病人不可食白芥，爲其性暖也。

乾漆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漆性毒而殺蟲，降而行血，所主諸證雖繁，其功只在二者而已。又曰：今人貨漆，多雜桐油，故多毒。相感志云：漆得蟹而成水，蓋物性相制也。凡人畏漆者，嚼蜀椒塗口鼻，則可免。生漆瘡者，杉木湯、紫蘇湯、蟹湯、姑草湯、浴之皆良。

桂 子 (辛溫無毒)

桂子芳香，食之令人和暢。性用與桂心同。

雞舌香

(辛溫無毒)

手太陰

丁子香

足少陰
陽明

王好古曰：丁香與五味子、廣茂同用，治奔豚之氣。亦能瀉肺，能補胃，大能療腎。

寇宗奭曰：日華子言丁香治口氣，此正是御史所含之香也。治脾胃冷氣不和，甚良。母丁香氣味尤佳。

朱震亨曰：口居上，地氣出焉。脾有鬱火，溢入肺中，失其清和之意，而濁氣上行，發爲口氣。若以丁香治之，是揚湯止沸爾。惟香薷治之，甚捷。

李時珍曰：宋末太醫陳文中治小兒痘瘡，不光澤，不起發，或脹或瀉，或渴或氣促，表裏俱虛之證，並用本香散。異功散倍加丁香、官桂。甚者丁香三五十枚，官桂一二錢，亦有服之而愈者。此丹溪朱氏所謂立方之時，必值嚴冬，鬱遏陽氣，故用大辛熱之劑，發之者也。若不分氣血虛實，寒熱經絡，一概驟用，其殺人也必矣。

白旃檀 (辛溫無毒)

手太陰 通行陽明
足少陰

李杲曰：白檀調氣，引芳香之物，上至極高之分，最宜橙橘之屬，佐以薑棗，輔以葛根、縮砂、益智、豆蔻，通行陽明之經。在胸膈之上，處咽噎之間，爲理氣要藥。

李時珍曰：白檀辛溫，氣分之藥也。故能理衛氣而調脾肺，利胸膈。

降眞香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降香，今折傷金瘡家，多用其節，云可代沒藥、血竭。按名醫錄云：周宥被海寇刃傷，血出不止，筋如斷，骨如折，用花乳石散不效，軍士李高用紫金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結痂如鉄，遂愈，且無癍痕。叩其方，則用降眞香，瓷瓦刮下研末爾。云卽降之最佳者，益救萬人。羅天益衛生寶鑑亦取此方，云甚效也。

樟木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霍亂及乾霍亂，須吐者，以樟木屑煎濃汁吐之，甚良。又中惡鬼氣卒死者，以樟木燒煙熏之，待甦乃用藥。此物辛烈香竄，能去濕氣，辟邪惡故也。

皂莢子 (辛溫無毒)

汪機曰：皂莢核，燒存性，治大便秘結。其性得濕則滑，滑則燥結自通也。

李時珍曰：皂莢味辛屬金，能通大腸陽明燥金，乃辛以潤之之義，非得濕則滑也。

白莢刺 (辛溫無毒)

楊士瀛曰：皂莢刺，能引諸藥性上行，治上焦病。

朱震亨曰：能引至癰疽潰處，甚驗。

李時珍曰：皂莢刺，治風殺蟲，功與莢同。但其銳利，直達病所爲異耳。神仙傳云：左翹騎軍崔言：一旦得大風惡疾，雙目昏盲，眉髮自落，鼻梁崩倒，勢不可救。遇異人傳方，用皂莢刺一二斤燒灰，蒸一時久，日乾爲末，食後濃煎大黃湯，調一匕飲之。一旬，眉髮再生，肌潤目明。後入山修道，不知所終。又劉守真保命集云：癘風，乃營氣熱，風寒容于脈而不去。宜先用樺皮散，服五七日後，灸承漿穴七壯，三灸後，每旦早服樺皮散。午以升麻葛根湯下錢氏瀉青丸。晚服二聖散，用大黃末半兩，煎湯調皂角刺灰三錢，乃緩疎泄血中之風熱也。仍戒房室三年。又追風再造散，卽二聖散，云服之使出黑蟲爲驗。數日再服，直候蟲盡爲絕根也。新蟲嘴赤，老蟲嘴黑。

附【樺皮散】

樺皮燒灰 四兩 枳殼去穰燻 四兩 荊芥穗 二兩 炙甘草 半兩 各爲末

杏仁水浸過去皮尖 二兩 研泥爛研勻，每服二錢，食後溫酒調下，治肺風毒瘡，遍身瘡疥如

癩，及癰疹癢，面上風刺，婦人粉刺瘡疥，甚者日三服。

【瀉青丸】

龍胆草 山梔炒 大黃酒蒸 川芎 當歸酒洗 羌活 防風 右藥等分蜜丸

【二聖散】

黃蘗末 皂莢刺灰 各三錢，研勻，空心酒服。

五加皮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五加治風濕痿痺，壯筋骨，其功良深。造酒之方，用五加根皮，洗淨去骨，莖葉亦可，以水煎汁，和麴釀米酒成，時時飲之。亦可煮酒飲，加遠志爲使，更良。一方，加木瓜煮酒服。談野翁試驗方云：神仙煮酒法，用五加皮，地榆刮去麤皮，各一片，袋盛，入無灰酒二斗中，大罈封固，安大鍋內，文武火煮之。罈上安米一合，米熟爲度，取出火毒。以渣晒乾爲丸，每旦服五五十丸，藥酒送下，臨臥再服。能去風濕，壯筋骨，順氣化痰，添精補髓，久服延年益老，功難盡述。王綸醫論云：風病飲酒，能生痰火，惟五加一味浸酒，日飲數盃，最有益。諸浸酒藥，惟五加與酒相合，且味美也。

蔓荊子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蔓荊，氣清味辛，體輕而浮，上行而散，故所主皆頭面風虛之證。

麝香 (辛溫無毒)

李杲曰：麝香入脾，治內病，凡風病在骨髓者，宜用之，使風邪得出。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風邪入骨，如油入麪之不能出也。

朱震亨曰：五臟之風，不可用麝香以瀉衛氣。口鼻出血，乃陰盛陽虛，有升無降，當補陽抑陰，不可用腦、麝、輕、飛、竄之劑。婦人以血爲主，凡血海虛而寒熱盜汗者，宜補養之，不可用麝香之散，琥珀之燥。

嚴用和曰：中風不省者，以麝香清油灌之。先通其關，則後免語蹇癱瘓之證，而他藥亦有效也。

李時珍曰：嚴氏言風病必先用麝香，而丹溪謂風病血病必不可用，皆非通論。蓋麝香走竄，能通諸竅之不利，開經絡之壅遏。若諸風、諸氣、諸血、諸痛、驚、癰、癩、瘰、諸病，經絡壅閉，孔竅不利者，安得不用爲引導，以開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過耳。濟生方治食瓜果成積作脹者，用之。治飲酒成消渴者，用之。云果得麝則壞，酒得麝則敗，此得用麝之理者也。

蕒蕒葉莖
子子 (辛溫無毒)

陳藏器曰：蕒蕒破血，故產婦宜食之。

孫真人曰：貞觀七年三月，予在內江縣，飲多，至夜，覺四體骨肉疼痛。至曉，頭痛，額角有丹如彈丸，腫痛。至午，通腫，目不能開。經日幾斃。予思本草蕒蕒，治風游丹腫，遂取葉搗傅，隨手即消，其驗如神也。亦可搗汁服之。

李時珍曰：蕒蕒菜，子葉同功。其味辛氣溫，能溫能散。其用長于行血滯，破結氣。故古方散結消腫，治產後一切心腹氣血痛，諸游風丹毒，熱腫瘡痔，諸藥咸用之。經水行後，加入四物湯服之，云能斷產。又治小兒驚風，貼其頂臑，則引氣上出也。婦人方治產難歌云：黃金花結粟米實，細研酒下十五粒。靈丹功效妙如神。難產之時能救急。

白藥子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白藥子，味辛氣濕，能散血降火，消痰解毒。

墨 (辛溫無毒)

朱震亨曰：墨屬金而有火，入藥甚健。性又能止血，治癰腫。

釜臍墨 (辛溫無毒)

蘇頌曰：古方治傷寒墨奴丸，用釜底墨、灶突墨、梁上塵三物，同合諸藥，爲其功用相近耳。

百草霜 (辛溫無毒)

李時珍曰：百草霜，釜底墨，梁上倒掛塵，皆是烟氣結成，但其體質有輕虛結實之異。重者歸中下二焦。輕者入心肺之分。古方治湯毒發狂墨奴丸，三者並用，而內有麻黃、大黃，亦是攻解三焦結熱，兼取火化從治之義。其消積滯，亦是取其從化。故疔、膈、癥、痢諸病，多用之。其治失血、胎產諸病，雖是血見黑則止，亦不離從化之理。

銀 硃 (辛溫有毒)

李時珍曰：銀硃，乃硫黃同汞升鍊而成。其性燥烈，能破積滯，劫痰涎，散結胸，療疥癬，惡瘡，殺蟲，及虱。亦能爛齧，擊筋，其功過與輕粉同也。

石灰（辛溫有毒）

蘇恭曰：別錄及今人用療金瘡，止血大效。若五月五日采藝縷、葛葉、鹿活草、榭葉、芍藥、地黃葉、蒼耳葉、青蒿葉，合石灰搗爲團，如雞卵，暴乾，末以療瘡，生肌，大妙神驗。

甄權曰：止血瘡血，和雞子白，敗船茹，（陶宏景曰：此是大扁鰲，刮竹茹以補漏處者。）李時珍曰：古人以竹茹，今人只以麻筋和油石灰爲之，甚良，不入湯飲。

蘇頌曰：古方多用合百草團，末治金瘡殊勝。今醫家或以臘月黃牛膽汁搜和，納入胆中，風乾研用，更勝草藥者。古方以諸草雜石灰熬煎，點疣痣黑子。

李時珍曰：石灰，止血神品也。但不可著水，著水即爛肉。

續隨子（辛溫有毒）

蘇頌曰：續隨子，下水最速。然有毒損人，不可過多。

李時珍曰：續隨與大戟、澤漆、甘遂、莖葉相似，主療亦相似，其功皆長于利水。惟在用之得法，亦皆要藥也。

葫

(辛溫有毒)

寇宗奭曰：葫氣極葷臭，置肉中反能換臭。凡中暑毒人，爛嚼三兩瓣，溫水送之，下咽即知。但禁飲冷水，又鼻衄不止者，搗貼足心，衄止，即拭去。

李時珍曰：葫蒜入太陰陽明，其氣薰烈，能通五臟。達諸竅。去寒濕，辟邪惡，消癰腫，化癥積，肉食，此其功也。故王禎稱之云：味久不變，可以資生，可以致遠。化臭腐爲神奇，調鼎俎代醯醬。携之旅塗，則炎風瘴雨不能加。食餽腊，毒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氣。北方食肉麵，尤不可無。乃食經之上品，日用之多助者也。蓋不知其辛能散氣，熱能助火，傷肺損目，昏神伐性之害，在再受之而不悟也。嘗有一掃衄血，一晝夜不止，諸治不效。時珍令以蒜傅足心，即時血止，真神方也。又葉石林避暑錄云：一僕暑月馳馬，忽仆地欲絕。同舍王相教用大蒜，及道上熟土，各一握，研爛，以新汲水一錢，和取汁，扶齒灌之，少頃即甦。相傳徐州市門，忽有版書此方，咸以爲神仙教人云。

陳藏器曰：昔有患痲癬者，夢人教每日食大蒜三顆。初服，遂至瞑眩吐逆，下部如火。後有人教取數片，合皮截卻兩頭，吞之，名曰內灸，果獲大效也。

蘇頌曰：經言葫散癰腫，接李絳兵部手集方云：毒瘡腫毒，號叫，臥眠不得，人不能別者，取獨頭蒜兩顆，搗爛，麻

油和厚傅瘡上，乾即易之。屢用，教人無不神效。盧坦侍郎，肩上瘡作，連心痛悶，用此便瘥。又李僕射患腦癰，久不瘥，盧與此方亦瘥。又葛洪肘後方云：凡背腫，取獨顆蒜，橫截一分，安腫頭上，炷艾如梧子大，灸蒜百壯，不覺漸消，多灸爲善。勿令大熱。若覺痛，即掀起蒜，蒜焦更換新者，勿令損皮肉。洪嘗苦小腹下患一大腫，灸之亦瘥。每用灸人，無不應驗。又江寧府紫極宮刻石記其事。但云是發背，及癰疽、惡瘡、腫核，初起有異，皆可灸之，不計壯數，惟要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極而止。疣贅之類，灸之亦便成痂自脫。其效如神。乃知方書無空言者，但人不能以意詳審，則不得盡應耳。

李時珍曰：按李迅論蒜錢灸法云：癰疽之發，着灸勝于用藥。緣熱毒中高，上下不通，必得毒氣發洩，然後解散。凡初發一日之內，使用大獨頭蒜，切如小錢厚，貼頂上灸之，三壯一易，大槩以百壯爲率。一使瘡不開大，二使內肉不壞，三使瘡口易合，一舉而三得之。但頭及頂以上，切不可用此，恐引氣上，更生大禍也。又史源記蒜灸之功云：母氏背脾作癢，有赤暈半寸，白粒如黍，灸二七壯，其赤隨消。信宿，有赤流下，長二寸，舉家歸咎于灸。外醫用膏護之，日增一暈。二十二日，橫斜約六七寸，痛楚不勝。或言一尼病此，得灸而愈。予問之，尼云：劇時昏不知人，但聞范奉議坐守灸八百餘壯，方甦，約艾一節。予亟歸，以炷如銀杏大，灸十數，殊不覺。乃灸四旁赤處，皆痛。每一壯燼，則赤隨縮入。三十餘壯，赤暈收退。蓋遲灸則初發處肉已壞，故不痛。直待灸到好肉，方痛也。至夜，則火熾滿背，瘡高阜而熱，夜得安寢矣。至曉，如覆一甌，高三四寸，上有百數小窠，色正黑，調理而安。蓋高阜

者，毒外出也。小竅多，毒不聚也。色正黑，皮肉壞也。非艾火出其毒于壞肉之裏，則內逼五臟而危矣。庸醫傳貼涼冷消散之說，何可信哉。

李時珍曰：久食傷肝損眼，故稽庸養生論云：輩辛害目，此爲甚爾。今北人嗜蒜宿炕，故盲瞽最多。陳藏器乃云多食明目，與別錄相左何耶。朱震亨曰：大蒜屬火，性熱喜散，快膈善化肉，暑月人多食之，傷氣之禍，積久自見，養生者忌之，化肉之功，不足論也。孫真人曰：四月八日，食葫傷神，令人喘悸，口味多爽。多食生葫行房，傷肝氣，令人面無色。生葫合青魚鮓食，令人腹內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發黃疾。合蠶食殺人。凡服一切補藥，不可食之。

蜀椒

(辛溫有毒)

手足太陰右腎命門氣分

李時珍曰：椒純陽之物，乃手足太陰、右腎命門氣分之藥。其味辛而麻，其氣溫以熱。粟南方之陽，受西方之陰，故能入肺散寒，治欬嗽。入脾除濕，治風寒濕痺，水腫瀉痢。入右腎補火，治陽衰洩數，足弱久痢諸證。一婦年七十餘，病瀉五年，百藥不效。予以感應丸五十粒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紅、茴香、棗肉爲丸，與服遂瘳。每因怒食舉發，服之即止，此除濕消食，溫脾補腎之驗也。時珍竊謂椒紅丸，雖云補腎，不分水火，未免誤人。大抵此方，惟脾胃及命門虛寒有濕鬱者相宜。若肺胃素熱者，大宜遠之。故丹溪朱氏云：椒屬火，有下達之

能服之既久，則火自水中生。故世人服椒者，無不被其毒也。又上清訣云：凡人喫飯傷飽，覺氣上衝，心膈痞悶者，以水吞生椒一二十顆，即散。取其能通三焦，引正氣，下惡滯，消宿食也。又載原禮云：凡人嘔吐，服藥不納者，必有蛻在膈間，蛻聞藥則動，動則藥出而蛻不出，但于嘔吐藥中，加炒川椒十粒良。蓋蛻見椒則頭伏也。觀此，則張仲景治蛻厥，烏梅丸中用蜀椒，亦此義也。許叔微云：大凡腎氣上逆，須以川椒引之歸經則安。

椒紅丸 治元臟傷燼，目暗耳聾，服此百日，覺身輕少睡，足有力，是其效也。服及三年，心智爽悟，目明倍常，面色紅悅，髭髮光黑。

用蜀椒 去目及合口者，炒出汗，曝乾，擣取紅一斤，以

生地黃 擣自然汁，入銅器中煎至二升，候稀稠得所，和椒末丸梧子大，每空心暖酒下三十九。

巴豆 (辛溫有毒)

張元素曰：巴豆，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

朱震亨曰：巴豆，去胃中寒積，無寒積者勿用。

張元素又曰：世以巴豆熱藥，治酒病膈氣，以其辛熱能開腸胃鬱結也。但鬱結雖開，而亡血液，損其真陰。從正曰：傷寒風濕，小兒瘡痘，婦人產後，用之下膈，不死亦危。奈何庸人畏大黃而不畏巴豆，以其性熱而劑小

耳。豈知以蠟匱之，猶能下後使人津液枯竭，胸熱口燥，耗却天真，留毒不去，他病轉生，故下藥宜以爲禁。
陳藏器曰：巴豆主癥癰疔氣，痞滿積聚，冷氣血塊，宿食不消，痰飲吐水。取青黑大者，每日空腹服一枚。去殼勿令白膜破，乃作兩片，并四邊不得有損缺，吞之，以飲壓令下，少頃，腹內熱如火，利出惡物，雖利而不虛。若久服亦不利人。白膜破者，不用。

王好古曰：若急治爲水穀道路之劑，去皮、心膜、油生用。若緩治爲消堅磨積之劑，炒去烟，令紫黑用。可以通腸，可以止瀉，世所不知也。張仲景治百病客忤，備急丸用之。

李時珍曰：巴豆峻用，則有戡亂規病之功。微用亦有撫綏調中之妙。譬之蕭曹絳灌，乃猛勇武夫，而用之爲相，亦能輔治太平。王海藏言其可以通腸，可以止瀉，此發千古之祕也。一老婦年六十餘，病瀉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卽作痛。服調脾升提止瀉諸藥，入腹則泄反甚。延余診之，脈沉而滑，此乃脾胃久傷，冷積凝滯所致。王太僕所謂大寒凝內，久利溇泄，愈而復發，綿歷歲年者，法當以熱下之，則寒去利止。遂用蠟匱巴豆丸藥五十丸與服，二日大便不通，亦不利，其泄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積滯諸病，皆不瀉而病愈者近百人。妙在配合得宜，藥病相對耳。苟所不當用，則犯輕用損陰之戒矣。（中巴豆毒者，以冷水、黃連汁、大豆汁解之。）

蜈蚣（辛溫有毒） 足厥陰

蘇頌曰：日本經云：療鬼疰。故胡洽方治尸疰、惡氣、痰嗽，諸方多用之。今醫家治小兒口噤不開，不能乳者，以東走蜈蚣，去足炙研，用豬乳二合，調半錢，分三四次服，溫灌之有效。

李時珍曰：蓋行而疾者，惟風與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風，蓋厥陰經藥也。故所主諸證，多屬厥陰。楊士瀛直指方云：蜈蚣有毒，惟風氣暴烈者，可以當之。風氣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易止。但貴藥病相當耳。設或過劑，以蚯蚓、桑皮解之。又云：療瘡，亦名蛇瘡。蠶烟瘡雨之鄉，多毒蛇氣，人有不服水土風氣而感觸之者，數月以還，必發蛇瘡。惟赤足蜈蚣，最能伏蛇爲上藥，白芷次之。又聖濟總錄云：嶺南朴蛇瘡，一名鎮喉瘡，項大腫，痛連喉，用赤足蜈蚣一二節，研細水下，卽愈。據此，則蜈蚣之治蛇蟲、蛇毒、蛇瘡，（因誤食菜中蛇精成蛇瘡，或食蛇肉成瘡。腹內常飢，食物卽吐，以赤足蜈蚣壹條，炙研末，酒服。）蛇傷諸病，皆此意也。然蜈蚣又治痔漏，便毒、丹毒等病，並陸羽茶經載枕中方，治療癩潰瘡，用茶蜈蚣二味，炙至香熟，搗篩爲末，先以甘草湯洗淨，傅之一法。則蜈蚣自能除風攻毒，不獨治蛇毒而已也。

附子（辛溫有大毒）

寇宗奭曰：補虛寒，須用附子。風家卽多用天雄。大略如此。其烏頭、烏喙、附子，則量其材而用之。

李時珍曰：按王氏究原方云：附子性重滯，溫脾逐寒。川烏頭性輕疎，溫脾去風。若是寒疾，卽用附子。風疾卽用

川烏頭一云凡人中風，不可先用風藥，及烏附，若先用氣藥，後用烏附乃宜也。又凡用烏附藥，並宜冷服者，熱因寒用也。蓋陰寒在下，虛陽上浮，治之以寒，則陰氣益甚而病增。治之以熱，則拒格而不納。熱藥冷飲，下咽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而病氣隨愈。不違其情，而致大益，此反治之妙也。昔張仲景治寒疝內結，用蜜煎烏頭，近效方治喉痺，用蜜炙附子，含之嚔汁。朱丹溪治疝氣，用烏頭卮子，並熱因寒用也。李東垣治馮翰林姪陰盛格陽傷寒，面赤目赤，煩渴引飲，脈來七八至，但按之則散，用薑附湯加入參，投半斤服之，得汗而愈。此則神聖之妙也。

吳綬曰：附子乃陰證要藥。凡傷寒傳變三陰，及中寒夾陰，雖身大熱而脈沉者，必用之。或厥冷腹痛，脈沉細，甚則唇青囊縮者，急須用之。有退陰回陽之力，起死回生之功。近世陰證傷寒，往往疑似，不敢用附子，直待陰極陽竭而用之，已遲矣。且夾陰傷寒，內外皆陰，陽氣頓衰，必須急用人參健脈以益其原，佐以附子，濕經散寒。捨此不用，尙何以救之。

劉完素曰：俗方治麻痺，多用烏附。其氣暴，能衝開道路，故氣愈麻。及藥氣盡而正氣行，則麻病愈矣。

張元素曰：附子以白朮爲佐，乃除寒濕之聖藥。濕藥宜少加之引經，又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則便溺有節，烏附是矣。

虞搏曰：附子稟雄壯之質，有斬關奪將之氣。能引補氣藥，行十二經以追復散失之元陽。引補血藥，入血分以

滋養不足之真陰。引發散藥。開腠理以驅逐在表之風寒。引濕暖藥。達下焦以祛除在裏之冷濕。

朱震亨曰：氣虛熱甚者，宜少用附子以行參者。肥人多濕，亦宜少加烏附行經。仲景八味丸，用爲少陰嚮導，後世因以附子爲補藥，誤矣。附子走而不守，取其健悍走下之性，以行地黃之滯，可致遠爾。烏頭、天雄，皆氣壯形偉，可爲下部藥之佐。無人表其害人之禍，相習用爲治風之藥，及補藥，殺人多矣。

王履曰：仲景八味丸，兼陰火不足者設。錢仲陽六味地黃丸，爲陰虛者設。附子乃補陽之藥，非爲行滯也。

王好古曰：烏附非身涼而四肢厥者，不可僭用。服附子以補火，必防涸水。

李時珍曰：烏附毒藥，非危病不用。而補藥中少加引導，其功甚捷。有人纔服錢匕，卽發躁不堪。而昔人補劑，用爲常藥，豈古今運氣不同耶？荆府郡昌王，體瘦而冷，無他病，日以附子煎湯飲，兼嚼硫黃，如此數歲。蘄州衛張百戶，平生服鹿茸、附子藥，至八十餘，康健倍常。宗張景岳說，載趙知府耽酒色，每日煎乾薑熟附湯，吞硫黃金液丹百粒，乃能健啖，否則倦弱不支，壽至九十。他人服一粒，卽爲害。若此數人，皆其臟腑稟賦之偏，服之有益無害，不可以常理槩論也。又瑣碎錄，言滑臺風土極寒，民啖附子，如啖芋栗，此其地氣使然爾。

天雄（辛溫有大毒）

寇宗奭曰：補虛寒，須用附子。風家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熱性，不肯就下，故取其敷散也。

張元素曰：非天雄不能補上焦之陽虛。

朱震亨曰：天雄、烏頭，氣壯形偉，可爲下部之佐。

李時珍曰：烏附、天雄，皆是補下焦命門陽虛之藥，補下所以益上也。若是上焦陽虛，卽屬心脾之分，當用參耆，不當用天雄也。且烏附、天雄之尖，皆是向下生者，其氣下行，其臍乃向上生苗之處。寇宗奭言其不肯就下，張元素言其補上焦陽虛，皆是誤認尖爲上爾。惟朱震亨以爲下部之佐者，得之而未發出此義。雷斅砲炙論序云：咳逆數數，酒服熟雄，謂以天雄砲研，酒服一錢也。

草烏頭（辛溫有大毒）

李時珍曰：草烏頭，射罔，乃至毒之藥。非若川烏頭、附子，人所栽種，加以釀制，殺其毒性之比。自非風頑急疾，不可輕投。甄權藥性論言其益陽事，治男子腎氣衰弱者，未可遽然也。此類只可搜風勝濕，開頑痰，治頑瘡，以毒攻毒而已。豈有川烏頭、附子，補右腎命門之功哉。吾靳郝知府自負知醫，因病風癱，服草烏頭、木鱉子，藥過多，甫入腹而麻痺，遂至不救，可不慎乎。

甄權曰：烏喙，形如鳥嘴，其氣鋒銳，宜其通經絡，利關節，尋蹊達徑，而直抵病所。煎爲射罔，能殺禽獸，非氣之鋒銳捷利，能如是乎。

楊清叟曰：凡風寒濕痺，骨內冷痛，及損傷入骨，年久發痛，或一切陰疽腫毒，並宜草烏頭、南星等分，少加肉桂爲末，薑汁、熱酒調塗。未破者，能內消。久潰者，能去黑爛。二藥性味辛烈，能破惡塊，逐寒熱。遇冷卽消，遇熱卽潰。

【備考】

李時珍曰：烏頭有兩種，出彰明者卽附子之母，今人謂之川烏頭是也。春末生子，故曰春采爲烏頭。冬則生子已成，故曰冬采爲附子。其天雄、烏喙、側子，皆是生子多者，因象命名。若生子少，及獨頭者，卽無此數物也。其產江左、山南等處者，乃本經所列烏頭，今人謂之草烏頭者是也。故曰：其汁煎爲射罔。按附子，以九月采者爲佳。其品凡七，本同而未異。其初種之小者爲烏頭。附烏頭而旁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附而長者，爲天雄。附而尖者，爲天錐。附而上出者，爲側子。附而散生者，爲漏籃子。皆脈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專附名也。鬲子，卽烏喙，卽烏頭有兩歧相合，如鳥之喙者。川烏頭、草烏頭中，俱有此名。川烏頭，乃人所種蒔者。草烏頭，乃野生者。

羊躑躅 (辛溫有大毒)

李時珍曰：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飲，遂至于斃也。和劑局方治中風癱瘓，伏虎丹中亦用之，不多服耳。

芫花（辛溫有小毒）

李時珍曰：張仲景治傷寒太陽證，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喘，或利者，小青龍湯主之。若表已解，有時頭痛，出汗，惡寒，心下有水氣，乾嘔，痛引兩脇，或喘，或欬者，十棗湯主之。蓋小青龍治未發散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逐裏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洩，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陳莖法也。夫飲有五，皆由內潑水漿，外受濕氣，鬱蓄而爲留飲。流于肺，則爲支飲，令人喘，欬，寒熱，吐沫，背寒。流于肝，則爲懸飲，令人欬，睡，痛引缺盆，兩脇。流于心，則爲伏飲，令人胸滿，嘔吐，寒熱眩暈。流于腸胃，則爲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忽肥忽瘦。流于經絡，則爲溢飲，令人沉重注痛。或作水氣，胛腫。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洩濕，能直達水飲窠囊隱僻之處。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可過劑，洩人真元也。陳言三因方以十棗湯藥爲末，用棗內爲丸，以治水氣，喘急，浮腫之證，蓋善變通者也。楊士瀛直指方云：破癰須用芫花，行水後便養胃可也。

王好古曰：水者，肺、腎、脾、三經所主。有五臟、六腑、十二經之部分，上而頭，中而四肢，下而腰腳。外而皮毛，中而肌肉，內而筋骨。脈有尺寸之殊，浮沉之別，不可輕瀉。當知病在何經何臟，方可用之。若誤投之，則害深矣。芫花與甘草相反，而胡洽居士方治痰癰，飲癰，以甘遂、大戟、芫花、大黃、甘草同用，蓋欲其大吐以泄濕，因相反而相激。

也。

蒜 (辛溫有小毒)

蘇頌曰：古方多用小蒜治中冷霍亂，煮汁飲之。南齊褚澄治李道念雞瘕，便瘕。

寇宗奭曰：華陀用蒜齏，卽此蒜也。

李時珍曰：按李延壽南史云：李道念病已五年，丞相褚澄診之，曰：非冷非熱，當是日食白淪雞子過多也。取蒜一升煮食，吐出一物涎裹，視之，乃雞雛，翅足俱全。澄曰：未盡也，更吐之，凡十二枚而愈。或以蒜字作蘇字者，誤矣。范曄後漢書云：華陀見一人病噎，食不得下，令取餅店家蒜齏，大可二升，飲之，立吐一蛇。病者懸蛇于車，造陀家，見壁北懸蛇數十，乃知其奇。又夏子益奇疾方云：人頭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熾者，此中蠱也。用蒜汁半兩，和酒服之，當吐出如蛇狀。觀三書所載，則蒜乃吐蠱要藥，而後人鮮有知者。

皂莢 (辛鹹溫有小毒)

手太陰
陽明
兼入足厥陰

王好古曰：皂莢，厥陰之藥。活人書治陰毒正氣散內用皂莢，引入厥陰也。

李時珍曰：皂莢屬金，入手太陰、陽明之經。金勝木，燥勝風，故兼入足厥陰，治風木之病。其味辛而性燥，氣浮而

散吹之導之，則通上下諸竅。服之，則治風濕、痰喘、腫滿、殺蟲、塗之，則散腫消毒、搜風、治瘡。按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元祐五年，自春至秋，蘄黃二郡人患急喉痺，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黃州推官潘昌言得黑龍膏方，救活數千人也。其方治九種喉痺，急喉痺、纏喉風、結喉、爛喉、遁蟲、蟲蝶、重舌、木舌、飛絲入口。用大皂莢四十挺，切水三斗，浸一夜，煎至一斗半，入人參末半兩，甘草末一兩，煎至五升，去滓，入無灰酒一升，釜煤二匕，煎如鶩，入瓶，封埋地中一夜，每溫酒化下一匙，或搗入喉內，取惡涎盡爲度。後含甘草片。又孫用和家傳祕寶方云：凡人卒中風，昏昏如醉，形體不收，或倒或不倒，或口角流涎出。斯須不治，便成大病。此證風涎潮于上，胸痺氣不通，宜用急救稀涎散吐之。用大皂莢實不蛀者四挺，去黑皮，白礬光明者一兩爲末，每服半錢，重者三字，溫水調灌，不大嘔吐，只是微微稀冷涎，或出一升二升，當待惺惺，乃用藥調治，不可使大吐之，恐過劑傷人。累效不能盡述。

寇宗奭曰：此法用皂莢末一兩，生礬末半兩，膩粉半兩，水調一二錢，過咽即吐涎。用礬者，分膈下涎也。

杜仲 (辛甘溫無毒)

足少陰厥陰

李時珍曰：杜仲，古方只知滋腎。惟王好古言是肝經氣分藥，潤肝燥，補肝虛，發吾人所未發也。蓋肝主筋，腎主骨，腎充則骨強，肝充則筋健，屈伸利用，皆屬于筋。杜仲色紫而潤，味甘微辛，其氣溫平，甘溫能補，微辛能潤，故

能入肝而補腎，子能令母實也。按龐元英談藪：一少年新娶後，得腳軟病，且疹甚。醫作脚氣治，不效。路鈴孫琳診之，用杜仲一味，寸斷片拆，每以一兩，用半酒半水一大盞煎服。三日能行，又三日全愈。琳曰：此乃腎虛，非脚氣也。杜仲能治腰膝痛，以酒行之，則爲效容易矣。

葦子 (辛甘溫無毒) 足厥陰

蘇頌曰：葦子，得龍骨、桑螵蛸，主漏精，補中。葛洪孫思邈諸方，多用之。

陶宏景曰：葦子入棘刺諸丸，主漏精。

李時珍曰：棘刺丸方，見外臺祕要，治諸勞洩，小便數，藥多不健。按梅師方，治遺精，用葦子五合，白龍骨一兩，爲末，空心酒服方寸匕。千金方，治夢遺，小便數，用葦子二兩，桑螵蛸一兩，微炒研末，每日酒服二錢。三因方，治下元虛冷，小便不禁，或成白濁，有家葦子丸。蓋葦乃肝之菜，入足厥陰經。腎主閉藏，肝主疎洩。素問曰：足厥陰病，則遺尿。思想無窮，入房太甚，發爲筋痿，及爲白淫，男隨洩而下，女子縣縣而下。葦子之治遺精泄漏，小便頻數，女人帶下者，能入厥陰，補下焦肝及命門之不足。命門者，藏精之府，故同治云。

巴戟天 (辛甘微溫無毒) 足少陰血分

王好古曰：巴戟天、腎經血分藥也。

甄權曰：病人虛損，加而用之。

寇宗奭曰：有人嗜酒，日須五七盃，後患腳氣，甚危。或教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去米不用。大黃一兩，剉炒，同爲末，熟蜜丸，溫水服五七十九，仍禁酒，遂愈。

茺蔚子

(辛甘微溫無毒)

手足厥陰

朱震亨曰：茺蔚子，活血行氣，有補陰之功，故名益母。凡胎前產後所恃者，血氣也。胎前無滯，產後無虛，以其行中有補也。

李時珍曰：茺蔚子，味甘微辛，氣溫，陰中之陽，手足厥陰經藥也。白花者入氣分，紫花者入血分。治婦女經脈不調，胎產一切血氣諸病，妙品也。而醫方鮮知用。時珍常以之同四物、香附諸藥，治人獲効甚多。蓋包絡生血，肝藏血，此物能活血補陰，故能明目，益精調經，治女人諸病也。東垣李氏言：腫子散大者，禁用茺蔚子，爲其辛溫主散，能助火也。當歸雖辛溫，而兼苦甘，能和血，故不禁之。愚謂目得血而能視，茺蔚行血甚捷，腫子散大，血不足也，故禁之，非助火也。血滯病目則宜之，故曰明目。

伏龍肝 (辛微溫無毒)

伏龍肝，得火土之氣而成，入肝經，爲調中、止血、燥濕、消腫之品。惟中含火氣，陰虛吐血者，忌之。

藿香 (辛微溫無毒)

手足太陰

李杲曰：芳香之氣助脾胃，故藿香能止嘔逆，進飲食。

王好古曰：手足太陰之藥，故入順氣烏藥散則補肺，入黃芪四君子湯則補脾也。

香薷 (辛微溫無毒)

朱震亨曰：香薷屬金與水，有徹上徹下之功。解暑利小便。又治水甚捷，以大葉者，濃煎丸服，肺得之，清化行而熱自降也。

李時珍曰：世醫治暑病，以香薷飲爲首藥。然暑有乘涼飲冷，致陽氣爲陰邪所遏，遂病頭痛發熱，惡寒、煩躁、口渴，或吐、或瀉，或霍亂者，宜用此藥，以發越陽氣，散水和脾。若飲食不節，勞役作喪之人，傷暑大熱大渴，汗泄如雨，煩躁喘促，或瀉或吐者，乃勞倦內傷之證，必用東垣清暑益氣湯，人參白虎湯之類，以瀉火益元可也。若用

香薷之藥是重虛其表而又濟之以熱也。蓋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如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而今人不知暑傷元氣，不拘有病無病，概用代茶，謂能辟暑，真癡人說夢也。且其性溫，不可熱飲，反致吐逆，飲者惟宜冷服，則無拒格之患。其治水之功，果有奇效。一人妻，自腰以下跗腫，面目亦腫，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澀泄，小便短少，服藥罔效。時珍診其脈，沉而大，沉主水，大主虛，乃病後胃風所致，是名風水也。用千金神祕湯加麻黃，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湯吞深師薷元丸，二日小便長，腫消十之七。調理數日全安。益見古人方，皆有至理，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附【深師薷元丸】治暴水風水，氣水，通身皆腫，服至小便利爲效。用香薷葉一斤，水一斗，熬極爛，去滓，再熬成膏，加白朮末七兩，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九丸，米飲下，日五夜一服。

生 薑 (辛微溫無毒)

成無已曰：薑，味辛甘，專行脾之津液，而和營衛，藥中用之，不獨專于發散也。

李杲曰：生薑之用有四。制半夏，厚樸之毒，一也。發散風寒，二也。與棗同用，辛溫益脾胃元氣，溫中去濕，三也。與芍藥同用，溫經散寒，四也。孫真人云：薑爲嘔家聖藥。蓋辛以散之，嘔乃氣逆不散，此藥行陽而散氣也。或問：生薑辛溫入肺，何以云入胃口。曰：俗以心下爲胃口者，非矣。咽門之下，受有形之物，及胃之系，便是胃口，與肺系

同行，故能入肺而開胃口也。曰：人云夜間勿食生薑，令人閉氣何也。曰：生薑辛溫，主開發，夜則氣本收斂，反開發之，則違天道矣。若有病人，則不然也。生薑，比之乾薑則不熱，比之生薑則不溫，以乾生薑代乾薑者，以其不僭故也。俗言上床蘿蔔下床薑，薑能開胃，蘿蔔消食也。

李時珍曰：薑辛而不華，去邪辟惡，生啖熟食，醋、醬、糟、鹽、蜜煎調和，無不宜之。可蔬可和，可果可藥，其利博矣。凡早行山行，宜含一塊，不犯霧露清濕之氣，及山嵐不正之邪。按方廣心法附餘云：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卒暴之病，用薑汁與童尿服，立可解散。蓋薑能開痰下氣，童尿降火也。

蘇頌曰：崔元亮集驗方，載救賜薑茶治痢方，以生薑切細，和好茶一兩盤，任意呷之，便瘥。若是熱痢，留薑皮。冷痢，去皮，大妙。

楊士瀛曰：薑能助陽，茶能助陰，二物皆消散惡氣，調和陰陽，且解濕熱，及酒食暑氣之毒，不問赤白，通宜用之。蘇東坡治文潞公有効。

李杲曰：古人言秋不食薑，令人瀉氣，蓋夏月火旺，宜汗散之，故食薑不禁，辛走氣，瀉肺，故秋月則禁之。晦庵語錄，亦有秋薑天人天年之語。

李時珍曰：食薑久，積熱患目，珍屢試有準。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發甚速。癰瘡人多食，則生惡肉。此皆昔人所未言者也。

孫真人曰：八九月多食薑，至春多患眼，損壽，減筋力。孕婦食之，令子盈指。

大腹皮（辛微溫無毒）

大腹皮，辛能瀉肺，溫能和脾，入脾胃二經，爲下氣行水之品。凡痰滯中焦，濕熱鬱積，胸膈不利者，用之大有殊功。且其下氣較緩，非若檳榔之性烈也。

沉香（辛微溫無毒）

沉香，稟陽氣而生，兼得雨露之精氣而結，可升可降，屬陽。能扶脾，達腎，攝火歸源。行氣而不傷氣，溫中而不助火。入脾、胃、腎三經，兼入心、肝二經，爲下氣助陽之良品。墜痰涎，補命門之要藥。若同藿香、香附，則治諸虛寒熱，並婦人強忍入房，或過忍尿，以致胞轉不通。同丁香、肉桂，則治胃虛呃逆。同紫蘇、白芷，則治胃冷嘔吐。同茯苓、人參，則治心神不足。同川椒、肉桂，則治命門火衰。同肉蓯蓉、麻仁，則治大腸虛秘。古方四磨飲，沉香化氣丸，滋痰丸，用之，取其降泄也。沉香降氣散，用之，取其散結導氣也。黑錫丸，用之，取其納氣歸元也。惟降多升少，若氣虛下陷，及心經有實邪者，均忌之。非命門真火衰，不宜入下焦藥用。味甘苦而沉水者爲上，香甜者性平，辛辣者性熱。

杉木 (辛微溫無毒)

朱震亨曰：杉木節煮汁，浸將脚氣，腫滿尤效。

蘇頌曰：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云：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脚氣，夜半瘡絕，脇有塊大如石，且死，因不知人，搖擲上視，三日，家人號哭。榮陽鄭洵美傳杉木湯，服半食頃，大下三行，氣通塊散。方用杉木節一大升，橘葉切一大升，無葉，則以皮代之，大腹橫榔七枚，連子碎之，童子小便三大升，共煮一大升半，分爲兩服，若一服得快，卽停後服。此乃死病，會有救者，乃得不死。恐人不幸病此，故傳之云。

草豆蔻 (辛溫瀦無毒) 足太陰陽明

寇宗奭曰：草豆蔻，氣味極辛，微香性溫，而調散冷氣，甚速。虛弱不能飲食者，宜此與木瓜、烏梅、縮砂、益智、麴、甘草、生薑同用也。

李杲曰：風寒客邪，在胃口之上，當心作疼者，宜煨熟用之。

朱震亨曰：草豆蔻性溫，能散滯氣，消膈上痰。若明知身受寒邪，日食寒物，胃脘作疼，方可溫散，用之如鼓應桴。或濕痰鬱結成病者，亦效。若熱鬱者，不可用，恐積溫成熱也。必用梔子之劑。

李時珍曰：草豆蔻治病，取其辛熱浮散，能入太陰陽明，除寒燥濕，開鬱化食之力而已。南地卑下，山嵐瘴氣，飲啖酸鹹，脾胃常多寒濕鬱滯之病，故食料必用，與之相宜。然過多亦能助脾熱，傷肺損目。或云：與知母同用，治瘴瘧寒熱，取其一陰一陽，無偏勝之害。蓋草豆蔻（草果）治太陰獨勝之寒，知母治陽明獨勝之火也。

李時珍曰：草豆蔻，草果，雖是一物，然微有不同。今建寧所產豆蔻，大如龍眼而形微長，其皮黃白，薄而稜峭，其仁大如縮砂仁，而辛香氣和。滇廣所產草果，長大如訶子，其皮黑厚而稜密，其子粗而辛臭，正如斑蝥之氣。彼人皆用茗茶及作食料。

縮砂密

（辛溫瀆無毒）

手足太陰陽明太陽
足少陰

李時珍曰：按韓悉醫通云：腎惡燥，以辛潤之，縮砂仁之辛以潤腎燥。又云：縮砂屬土，主醒脾調胃，引諸藥歸宿丹田。香而能竄，和合五臟沖和之氣，如天地以土為沖和之氣，故補腎藥用同地黃丸蒸，取其達下之旨也。又能化骨，食草木藥，得白檀香、豆蔻為使，入肺。得人參、益智為使，入脾。得黃蘗、茯苓為使，入腎。得赤白石脂為使，入大小腸也。

韭

（辛微酸溫瀆無毒）

蘇頌曰：菜中此物最溫而益人，宜常食之。昔人正月節食五辛以辟癘氣，謂韭、薤、葱、蒜、薑也。

寇宗奭曰：韭黃未出糞土，最不益人，食之滯氣，蓋合抑鬱未申之氣故也。孔子曰：不時不食，正謂此類。花食之亦動風。

孫真人曰：韭味酸，肝病宜食之。大益人心。

李時珍曰：韭葉熱，根溫，功用相同。生則辛而散血，熟則甘而補中，入足厥陰經，乃肝之藥也。素問言心病宜食韭葉。食鑑本草言歸腎。文雖異而理則相貫，蓋心乃肝之子，腎乃肝之母，母能令子實，虛則補其母也。道家目爲五葷之一，謂其能昏人神，而動虛陽也。有一食叟，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鹽梅鹵汁少許，細呷，得入漸加，忽吐稠涎數升而愈。此亦仲景治胸痺用薤白，皆取其辛溫能散胃脘痰飲惡血之義也。

朱震亨曰：心痛有食熱物及怒鬱致死血留于胃口作痛者，宜用韭汁，桔梗加入藥中，開提氣血。有腎氣上攻，以致心痛者，宜用韭汁和五苓散爲丸，空心茴香湯下。蓋韭性急，能散胃口血滯也。又反胃，宜用韭汁二盃，入薑汁、牛乳各一盃，細細溫服。蓋韭汁消血，薑汁下氣，消痰和胃，牛乳能解熱潤燥補虛也。一人臘月飲剗剗酒三盃，自后食必屈曲下膈，硬滿微痛，右脈甚滿，關脈沉，此汚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成痰，陰塞食道也。遂以韭汁半瓊，細細冷呷，盡半斤而愈。

菴蔚草（辛甘苦溫無毒）

李時珍曰：益母草之根、莖、花、葉、實，並皆入藥，可同用。若治手足厥陰血分風熱，明目益精，調女人經脈，則單用菴蔚子爲良。若治腫毒瘡瘍，消水行血，婦人胎產諸病，則宜並用爲良。蓋其根味甘莖味辛，花味微苦，葉味甘。葉味同莖，專于行，而子則行中有補故也。

貝母（辛平無毒）手太陰氣分

陳承曰：貝母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故詩云：言采其苗是也。作詩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今用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信矣。

王好古曰：貝母，乃肺經氣分藥也。仲景治寒實結胸，外無熱證者，三物小陷胸湯主之。丸散亦可。以其內有貝母也。成無已云：辛散而苦泄，桔梗、貝母之苦辛，用以下氣。

汪機曰：俗以半夏有毒，用貝母代之。夫貝母乃太陰肺經氣分之藥，半夏乃太陰脾經陽明胃經之藥，何可以代。若虛勞咳嗽，吐血咯血，肺痿，肺癰，婦人乳癰，乳疽，及諸鬱之證，半夏乃禁忌，皆貝母爲向導，猶可代也。至于脾胃濕熱，涎化爲痰，久則生火，痰火上攻，昏憤，僵仆，蹇澀，諸證，生死旦夕，亦豈貝母可代乎。

蘇頌曰：貝母治惡瘡，唐人記其事。云江左嘗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以酒滴口中，其面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多則膊內肉脹起，或不食，則一臂痺焉。有名醫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之類，悉無所苦。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因用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然不知何疾也。本經言主金瘡，此豈金瘡之類歟。（按此即所謂人面瘡者。）

牛蒡子（辛平無毒）

李杲曰：鼠黏子，其用有四。治風濕癰疹，咽喉風熱，散諸腫瘡瘍之毒，利凝滯腰膝之氣是也。

防己（辛平無毒）

（苦）

陶弘景曰：防己是療風水要藥。

陳藏器曰：治風用木防己。治水用漢防己。

張元素曰：去下焦濕腫及痛，并泄膀胱火邪，必用漢防己。草龍膽爲君，黃蘗、知母、甘草佐之。防己乃太陽本經藥也。

李杲曰：本草十劑云：通可去滯，通草、防己之屬是也。夫防己大苦寒，能瀉血中濕熱，通其滯塞，亦能瀉大便。補

陰瀉陽，助秋冬瀉春夏之藥也。比之于人，則險而健者也。幸災樂禍，能首爲亂階。然善用之，亦可敵凶突險。此瞶眩之藥也，故聖人存而不廢。大抵聞其臭則可惡。下咽則令人心煩亂，飲食減少。至于十二經有濕熱，壅塞不通，及下注腳氣，除膀胱積熱，而庇其基本，非此藥不可。眞行經之仙藥，無可代之者。若夫飲食勞倦，陰虛生內熱，元氣穀食已虧，以防已泄大便，則重亡其血，此不可用，一也。如人大渴引飲，是熱在上焦肺經氣分，宜滲泄，而防已乃下焦血分藥，此不可用，二也。外傷風寒，邪傳肺經氣分，濕熱而小便黃赤，乃至不通，此上焦氣病，禁用血藥，此不可用，三也。大抵上焦濕熱者，皆不可用。下焦濕熱，流入十二經，致二陰不通者，然後審而用之。

木通 (辛平無毒)

手厥陰
足太陽

李杲曰：本草十劑，通可去滯，通草防己之屬是也。夫防己大苦寒，能瀉血中濕熱之滯，又通大便。通草甘淡，能助西方秋氣下降，利小便，專瀉氣滯也。肺受熱邪，津液氣化之原絕，則寒水斷流。膀胱受濕熱，癰閉約縮，小便不通，宜此治之。其症胸中煩熱，口燥，舌乾，咽乾，大渴引飲，小便淋瀝，或閉塞不通，脛痠脚熱，並宜通草主之。凡氣味與之同者，茯苓、澤瀉、燈草、豬苓、琥珀、瞿麥、車前子之類，皆可以滲濕，利小便，泄其滯氣也。又曰：木通下行，泄小腸火，利小便，與琥珀同功，無他藥可比。

李時珍曰：木通，手厥陰、心包絡、手足太陽、小腸、膀胱之藥也。故上能通心，清肺，治頭痛，利九竅。下能瀉濕熱，利小便，通大腸，治遍身拘痛。本經及別錄，皆不言及治淋、利小便之功。甄權曰：華子輩始發揚之。蓋其能泄丙（小腸）丁（心）之火，則肺不受邪，能通水道，水源既清，則津液自化，而諸經之濕與熱，皆由小便泄去。故古方導赤散用之，亦瀉南補北，扶西抑東之意。楊仁齋直指方，言人遍身胸腹隱熱，疼痛拘急，足冷，皆是伏熱傷血，血屬于心，宜木通以通心竅，則經絡流行也。

卷 栢 (辛平無毒)

卷栢，生用破血，炙用止血，入足厥陰經血分。凡厥陰衝脈之病，悉能治療。爲婦科要藥。惟能傷子宮氣血，孕婦尤忌之。

馬 勃 (辛平無毒) 手太陰

寇宗奭曰：馬勃，去膜以蜜拌揉，少以水調，呷，治喉痺、咽疼。

李時珍曰：馬勃輕虛，上焦肺經藥也。故能清肺熱，咳嗽、喉痺、衄血、失音諸病。李東垣治大頭病，咽喉不利，普濟消毒飲亦用之。

葱莖白

(辛平無毒)

手太陰
足陽明

張元素曰：葱莖白，味辛而甘平，氣厚味薄，升也，陽也，入手太陰，足陽明經。專主發散，以通上下陽氣，故活人書治傷寒頭痛如破，用連鬚葱白湯主之。張仲景治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者，白通湯主之，內用葱白。若面色赤者，四逆湯加葱白。腹中痛者，去葱白。成無已解之云：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葱白辛溫，以通陽氣也。

李時珍曰：葱乃釋家五葷之一。生辛散，熟甘溫，外實中空，肺之菜也。肺病宜食之。肺主氣，外應皮毛，其合陽明，故所治之症，多屬太陰、陽明，皆取其發散通氣之功。通氣故能解毒，及理血病。氣者，血之帥也。氣通則血活矣。金瘡破損，折傷，血出疼痛不止者，王璆百一方，用葱白、砂糖等分研封之，云痛立止，更無痕癢也。葱葉亦可用。又葱管吹鹽入玉莖內，治小便不通，及轉脬危急者，極有捷效。余常用治數人，得驗。

附【活人書葱白湯】 連鬚葱白 半斤，生薑 二兩，水煮溫服。

附葱葉及汁 葉辛溫。 汁辛溫滑。

蘇頌曰：煨葱治打撲損，見劉禹錫傳信方，云得于崔給事，取葱新折者，糖火煨熟剝皮，其間有涕，便將罨損處。仍多煨，續續易熱者。崔云：頃在澤潞與李抱真作判官，李相方以毬杖按毬子，其軍將以杖相格，因傷李

相搥指，並爪甲劈裂，遵索金創藥裹之，強索酒飲，而面色愈青，忍痛不止。有軍吏言此方，遂用之，三易，面色却赤，斯須，云已不痛。凡十數度用熱葱并涕纏裹其指，遂舉席笑語。李時珍曰：按張氏經驗方云：金創折傷血出，用葱白連葉煨熱，或鍋烙炒熱，搗爛傅之，冷即再易。石城尉戴堯臣，試馬損大指，血出淋漓，余用此方，再易而痛止。翌日洗面，不見痕跡。宋推官鮑縣尹，皆得此方，每有殺傷氣未絕者，亟令用此，活人甚衆。凡人頭目重悶疼痛，時珍每用葱葉插入鼻內二三寸，並耳內，氣通即便清爽也。

李時珍曰：葱汁，即葱涕，功同葱白。古方多用葱涎丸藥，亦取其通散上焦風氣也。勝金方，取汁入酒少許，滴鼻中，治衄血不止，云即覺血從腦散下也。又唐瑤經驗方，以葱汁和蜜少許服之，亦佳。云鄰媪用此甚效。老僕試之亦驗。二物同食害人，何以能治此疾，恐人脾胃不同，非甚急，不可輕試也。

茴香子

(辛平無毒)

手少陰

手太陽

李時珍曰：小茴香性平，理氣開胃。夏月祛蠅辟臭，食料宜之。大茴香性熱，多食傷目發瘡，食料不宜過用。古方有去鈴丸，用茴香二兩，連皮生薑四兩，同入坩器內，淹一伏時，慢火炒之，入鹽一兩，爲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鹽酒下。此方，本治脾胃虛弱病。茴香得鹽，則引入腎經，發出邪氣，腎不受邪，病自不生矣。亦治小腸疝氣有效。

【附考】李時珍曰：茴香宿根，深冬生苗作叢，肥莖綠葉，五六月開花，如蛇床花而色黃，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棱，俗呼爲大茴香。今惟以寧夏出者第一，其他處小者，謂之小茴香。自番舶來者，實大如栝實，裂成八瓣，一瓣一核，大如豆，黃褐色，有仁味更甜，俗呼船茴香。又曰八角茴香。廣西左右江嗣中亦有之，形色與中國茴香迥別，但氣味同爾，今呼爲廣茴香，北人得之，咀嚼葶酒。

附莖葉功用

氣味與子同。

蘇頌曰：范汪方，療惡毒癰腫，或連陰卵，體間疼痛，攀急，牽入小腹，不可忍，一宿即殺人者，用茴香苗葉，搗汁一升，服之，日三四服。其滓以貼腫上。冬月用根。此是外國神方，永嘉以來，用之起死回生，神效。

阿 魏 (辛平無毒)

蕭炳曰：阿魏，下細蟲，極效。

李時珍曰：阿魏，消肉積，殺小蟲，故能解毒辟邪，治瘡、痢、疥、勞、尸、疰、冷痛諸症。按王璆百一選方，云夔州潭遠病瘡半年，故人竇藏叟授方，用真阿魏、好丹砂各一兩，研勻，米糊和丸，皂子大，每空心人參湯化服一丸，即愈。世人治瘡，惟用常山、砒霜毒物，多有所損。此方平易，人所不知。草窗周密云：此方治瘡，以無根水下。治痢，以黃連木香湯下。瘡痢亦多起于積滯故爾。

李時珍曰：阿魏有草、木二種。草者出西域，可晒、可煎。木者出南番，取其脂汁。

蕪 蕪 (辛平無毒)

蕪蕪，稟金氣而生于春陽之令，可升可降，陰中之陽，入脾胃二經，爲散風除濕，消積殺蟲之良品。

自然銅 (辛平無毒)

寇宗奭曰：有人以自然銅餉折翅胡鴈，後遂飛去。今人打撲損，研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以酒調服。仍手摩病處。

朱震亨曰：自然銅，世以爲接骨之藥。然此等方儘多，大抵宜補氣、補血、補胃。俗工惟在速效，迎合病人之意，而銅非煨不可用，若新出火者，其火毒金毒相煽，挾香藥熱毒，雖有接骨之功，燥散之禍，甚于刀劍。戒之。

李時珍曰：自然銅接骨之功，與銅屑同，不可誣也。但接骨之後，不可常服，即便理氣活血可爾。

鐵 落 (辛平無毒)

李時珍曰：按素問病能論云：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陽也。陽氣者，暴折而難決，故善怒，病名

陽厥。曰：何以知之。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治之，當奪其食。即已。夫食入于陰，長氣于陽，故奪其食。即已。以生鐵落爲飲。夫生鐵落者，下氣疾也。此素問本文也。愚嘗釋之云：陽氣拂鬱而不得疏越，少陽胆木，挾三焦少陽相火，巨陽陰火，上行，故使人易怒如狂。其巨陽、少陽之動脈，可診之也。奪其食，不使胃火復助其邪也。飲以生鐵落，金以制木也。木平則火降，故曰下氣疾速。氣，即火也。又李仲南永類方云：腫藥用鐵蛾及鐵砂入丸子者，一生須斷鹽。蓋鹽性濡潤，腫若再作，不可爲矣。制法，用上等醋煮半日，去鐵蛾，取醋和蒸餅爲丸，每薑湯服三四十丸，以效爲度。亦只借鉄氣爾。故日華子云：煎汁服之，不留滯于臟腑。借鉄虎之氣，以制肝木，使不能尅脾土，土不受邪，則水自消矣。鐵精、鐵粉、鐵華粉、鐵砂、鐵漿，入藥，皆同此意。

半夏（辛平有毒）

足陽明 足太陰
足少陰

甄權曰：半夏，使也。虛而有痰氣，宜加用之。

蘇頌曰：胃冷嘔噦，方藥之最要。

成無己曰：辛者，散也，潤也。半夏之辛，以散逆氣，結氣，除煩嘔，發音聲。行水氣，而潤腎燥。

王好古曰：經云：腎主五液，化爲五濕。自入爲唾，入肝爲泣，入心爲汗，入脾爲痰，入肺爲涕。有痰曰嗽，無痰曰欬。痰者，因欬而動，脾之濕也。半夏能泄痰之標，不能泄痰之本。泄本者，泄腎也。欬無形，痰有形，無形則潤，有形則

燥，所以爲流濕潤燥也。俗以半夏爲肺藥非也。除痰爲足太陰，止嘔吐爲足陽明，柴胡爲之使。故今柴胡湯中用之，雖爲止嘔亦助柴胡、黃芩，主往來寒熱，是又爲足少陽、陽明也。

寇宗奭曰：今人惟知半夏去痰，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濕，濕則濡困，困則不能治水，經云：水勝則瀉。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半夏、大棗各三十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燒爲熟水，時呷之便已也。

趙繼宗曰：丹溪言二陳湯治一身之痰。世醫執之，凡有痰者皆用。夫二陳內有半夏，其性燥烈，若風痰、寒痰、濕痰、食痰則相宜。至于勞痰、失血諸痰，用之反能燥血液而加病，不可不知。

汪機曰：俗以半夏性燥有毒，多以貝母代之。貝母乃太陰肺經之藥，半夏乃太陰脾經、陽明胃經之藥，何可代也。夫欬嗽吐痰、虛勞吐血，或痰中見血，諸鬱、喉痺、咽痛、肺癰、肺痿、癰疽、婦人乳難，此皆貝母爲向導，半夏乃禁用之藥。若涎者，脾之液。美味膏粱炙博，皆能生脾胃濕熱，故涎化爲痰，久則痰火上攻，令人昏慣、口噤、偏廢、僵仆、蹇澀不語。生死旦夕，自非半夏、南星、曷可治乎。若以貝母代之，則翹首待斃矣。

李時珍曰：脾無留濕不生痰，故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半夏能主痰飲及腹脹者，爲其體滑而味辛性溫也。涎滑能潤，辛溫能散亦能潤，故行濕而通大便，利竅而泄小便，所謂辛走氣，能化液，辛以潤之，是矣。潔古張氏云：半夏、南星治其痰而欬嗽自愈。丹溪朱氏云：二陳湯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聊攝成氏云：半夏辛而散，行水氣而潤腎燥。又和劑局方用半夏丸治老人虛秘，皆取其滑潤也。世俗皆以半夏、南星爲性燥，誤矣。濕去

則土燥痰涎不生，非二物之性燥也。古方治咽痛、喉痺、吐血、下血，多用二物，非禁劑也。二物亦能散血，故破傷打撲皆主之。惟陰虛勞損，則非濕熱之邪，而用利竅行濕之藥，是乃重竭其津液。醫之罪也，豈藥之咎哉。甲乙經用治夜不眠，是果性燥者乎。歧伯云：衛氣行于陽，陽氣滿，不得入于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治法，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既通，其臥立至。方用流水千里者八升，揚之萬遍，取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大沸，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煮一升半，飲汁一盃，日三，以知爲度。病新發者，覆盃則臥。汗出則已。久者三飲而已。

【附】 半硫丸 治老人虛秘、冷秘及痰癰冷氣。用半夏炮炒。

生硫黃 等分爲末，自然薑汁煮糊，丸爲梧子大，每空心溫酒下五十九。

蜀 漆 (辛平有毒)

蜀漆，其性純陽，功用與常山同。惟性輕揚，兼能發散上焦之邪熱。

商 陸 (辛平有毒)

陶宏景曰：方家不甚用，惟療水腫，切生根，雞鯉魚煮作湯服。

李時珍曰：商陸苦寒，沉也，降也，陰也。其性下行，專于行水，與大戟、甘遂，蓋異性而同功。胃氣虛弱者，不可用。方

家治腫滿，小便不利者，以赤根搗爛，入麝香三分，貼于臍心，以帛束之，得小便利，即腫消。又治濕水，以指畫肉上，隨散不成文者，用白商陸、香附子炒乾，出火毒，以酒浸一夜，日乾爲末，每服三錢，米飲下。或以大蒜同商陸煮汁服，亦可。其莖葉作蔬食，亦治腫疾。

陳嘉謨曰：古讚云：其味酸辛。其形類人。癩水貼腫。其效如神。斯言盡之矣。

蘇恭曰：此有赤白二種。白者入藥用。赤者甚有毒，但可貼腫。服云傷人，痢血不已。殺人，令人見鬼神。

雌黃（辛平有毒）

李時珍曰：雌黃、雄黃同產，但以山陰、山陽受氣不同分別。故服食家重雄黃，取其得純陽之精也。雌黃則兼有陰氣故爾。若夫治病，則二黃之功用亦彷彿。大要皆取其溫中、搜肝、殺蟲、解毒、祛邪焉爾。

鐵（辛平有毒）

李時珍曰：鐵子五金，色黑配水，而其性則制木，故痼疾宜之。素問治陽氣太虛，病狂善怒者，用生鐵落，正取伐木之義。日華子言其鎮心、安五臟，豈其然哉。

鐵 鑊

李時珍曰：按陶華云：鐵鑊水，和藥服，性沉重，最能墜熱開結，有神也。

金 (辛平有毒)

李時珍曰：金乃西方之行，性能制木，故療驚癇、風熱肝胆之病。

銀 (辛寒無毒)

李時珍曰：銀入藥用，能平肝鎮怯。煮水入葱白粳米作粥食，治胎動不安，漏血。婦人良方云：胎動欲墜，痛不可忍，用銀五兩，苧根二兩，清酒一盞，水一大盞，煎一盞，溫服。

古文錢 (辛平有毒)

寇宗奭曰：古錢有毒，治目中障癢，腐蝕壞肉，婦人橫逆產，五淋多用之。子少時常患赤目腫痛，數日不能開，客有教以生薑一塊，洗淨去皮，以古青銅錢，刮汁點之。初甚苦熱淚蔑面，然終無損。後有患者教之，往往疑惑。信

士點之，無一點遂愈，更不須再。但作瘡者，不可用也。

李時珍曰：以胡桃同嚼食二三枚，能消便毒。便毒屬肝，金伐木也。

狼毒 (辛平有大毒)

狼毒大毒，爲下氣破積行水之品。惟質實氣壯者宜之。

芙蓉花葉 (微辛平無毒)

李時珍曰：芙蓉花并葉，氣平而不寒不熱，味微辛而性滑涎黏。其治癰腫之功，殊有神效。近時瘍醫，祕其名爲清涼膏、清露散、鐵箍散，皆此物也。其方治一切癰疽發背，乳癰惡瘡，不拘已成未成，已穿未穿，並用芙蓉葉或根、皮或花，或生研，或乾研末，以蜜調塗于腫處四圍，中間留頭，乾則頻換。初起者，卽覺清涼，痛止腫消。已成者，卽膿聚毒出。已穿者，卽膿出易斂。妙不可言。或加生赤小豆末，尤妙。

中國藥物論 卷五

黃陂任啓瑞 芗如甫編述

羚羊角 (鹹寒無毒) 足厥陰

李時珍曰：羊，火畜也，而羚羊則屬木，故其角入厥陰肝經甚捷，同氣相求也。肝主木，開竅于目，其發病也，目睛障翳，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風，在合爲筋，其發病也，小兒驚癇，婦人子癇，大人中風搖擗，及筋脈掣急，歷節掣痛，而羚羊角能舒之。魂者，肝之神也，發病則驚駭不寧，狂越僻謬，癡瘖卒死，而羚羊角能安之。血者，肝之藏也，發病則瘀滯下注，疝痛，毒痢，瘡腫，瘰癧，產後血氣，而羚羊角能散之。相火寄于肝胆，在氣爲怒，病則煩瀆氣逆，噎塞不通，寒熱，及傷寒伏熱，而羚羊角能降之。羚之性靈，而筋骨之精在角，故又能辟邪惡，而解諸毒，碎佛牙，而燒烟走蛇虺也。本經別錄，甚著其功，而近俗罕能發揚，惜哉。

青 黛 (鹹寒無毒)

朱震亨曰：青黛瀉肝，散五臟鬱火，解熱。

李時珍曰：青黛能去熱煩，吐血、咯血、斑瘡、陰瘡、殺惡蟲。

寇宗奭曰：青黛，乃藍爲之者。有一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生濕瘡，狀如馬瓜瘡。他處並無，癢而痛，大小便澀，出黃汁，食亦減，身面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鱧魚松脂、黃丹之藥塗之，熱痛甚。問其人嗜酒，食喜魚蟹，發風等物。忽令洗其膏藥，以馬齒莧四兩杵爛，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之。即時熱減，痛癢皆去。仍以八正散日三服之，分散客熱。藥乾卽上，如此二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愈。此蓋中下焦蓄風熱毒氣也。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須禁酒，色發風物。然不能禁，後果患內痔。

漏 盧

(鹹寒無毒)

手足陽明

李時珍曰：漏盧下乳汁，消熱毒，排膿止血，生肌殺蟲，故東垣以爲手足陽明藥。而古方治癰疽發背，以漏盧湯爲首稱也。龐安常傷寒論治癰疽，及預解時行痘疹熱，用漏盧葉。云無，則以山梔子代之。亦取其寒能解熱，蓋不知其能入陽明之故也。

蛤蜊粉

(鹹寒無毒)

朱震亨曰：蛤粉能降，能消，能奠，能燥。

李時珍曰：寒制火而鹹潤下，故能降焉。寒散熱而鹹走血，故能消焉。堅者栗之以鹹，取其厲水而性潤也。溼者燥之以滲，取其經火化而利小便也。

王好古曰：蛤粉，乃腎經血分之藥，故主濕嗽、腎滑之疾。

海藻（鹹寒無毒）

張元素曰：海藻氣味俱厚，純陰，沉也。治癭、瘤、馬刀、諸瘡，堅而不潰者。經云：鹹能軟堅，營氣不從，外爲浮腫，隨各引經藥治之，腫無不消。

成無己曰：鹹味涌泄，故海藻之鹹以泄水氣也。

李時珍曰：海藻，鹹能潤下，寒能洩熱，引水，故能消癭、瘤、結核、陰癢之堅聚，而除浮腫、腳氣、留飲、痰氣之濕熱，使邪氣自小便出也。又曰：李之才言海藻反甘草，而東垣李氏治癭瘰、馬刀、散腫潰堅湯，海藻、甘草兩用之。蓋以堅積之病，非平和之藥，所能取捷，必令反奪以成其功也。

海帶（鹹寒無毒）

李時珍曰：海帶，治水病、癭、瘤，功同海藻。

青鹽 (鹹寒無毒)

寇宗奭曰：戎鹽甘鹹，功在卻血，入腎，治目中瘀赤，澹昏。

李時珍曰：戎鹽功同食鹽，不經煎鍊，而味鹹帶甘，入藥似勝。周禮注云：飴鹽味甜，即戎鹽，不知果否，或云以飴拌鹽也。

人尿 (鹹寒無毒)

寇宗奭曰：人溺，須童子者佳。產後溫飲一盃，壓下敗血惡物。有飲過七日者，過多恐久遠血臟寒，令人發帶病，人亦不覺。若氣血虛無熱者，尤不宜多服。此物性寒，故熱勞方中用之。

朱震亨曰：小便降火甚速，常見一老婦，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詢其故，常有惡病，人教服人尿，四十餘年矣。且老健無他病，而何謂之性寒，不宜多服耶。凡陰虛火動，熱蒸如燎，服藥無益者，非小便不能除。

李時珍曰：小便性溫不寒，飲之入胃，隨脾之氣，上歸于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其舊路也。故能治肺病，引火下行。凡人精氣清者爲血，濁者爲氣。濁之清者爲津液，清之濁者爲小便。小便與血同類也，故其味鹹而走血，治諸血病也。按褚澄遺書云：人喉有竅，則欬血殺人，喉不停物，毫髮必欬，血既滲入，愈滲愈欬，愈欬愈滲，惟飲

瘦弱百不死。若服寒涼，則百不生。又吳球諸證辨疑云：諸虛吐衄咯血，須用童子小便，其效甚速。蓋瘦弱滋陰降火，消瘀血，止吐衄諸血，但取二歲以下童子，絕其烹炮鹹酸，多與米飲，以助水道。每用一盞，入薑汁或韭汁二三滴，徐徐服之，日進二三服。寒天則重湯溫服，久自有效也。又成無己云：傷寒少陰證，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欲飲水者，加入尿、豬胆汁、鹹苦寒物于白通湯薑附藥中，其氣相從，可去格拒之患也。又曰：尿從尸從水，會意也。方家謂之輪迴酒，還元湯，隱語也。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道者，關門也，主分泌水穀，糟粕入于大腸，水汁滲入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陰陽應象論云：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

甘苦李根白皮 鹹 甘（寒無毒）

甄權曰：苦李根皮味鹹，治腳下氣，主熱毒煩躁。養汁服，止消渴。別錄云：李根皮，止消渴，止心煩逆，奔豚氣。李時珍曰：李根皮，千金方云：小兒丹毒，從兩股走及陰頭，用李根燒爲末，以田中流水和塗之。又曰：李根皮，取東行者，刮去皴皮，炙黃入藥用。別錄不言用何等李根，亦不言其味，但藥性論云：入藥用苦李根皮，味鹹。而張仲景治奔豚氣，奔豚湯中用甘李根白皮，則甘苦二種皆可用歟。

白頸蚯蚓 (鹹寒無毒)

蘇頌曰：脚風藥，必須此物爲使。然亦有毒。有人因脚病藥中用此，果得奇效，病愈服之不輟，至二十餘日，覺躁憤，但欲飲水不已，遂致委頓。大抵攻病用毒藥，中病卽當止也。

朱震亨曰：蚯蚓屬土，有水與木，性寒大解熱毒，行濕病。

李時珍曰：蚓，在物應土德。在星禽爲軫水。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故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諸熱疾。下行，故能利小便，治足疾，而通經絡也。

廔 蟲 (鹹寒有毒)

蘇頌曰：張仲景治雜病方，及久瘕積結，有大黃廔蟲丸，又有大鼈甲丸，及婦人藥並用之，以其有破堅、下血之功也。

蜣 蜋 (鹹寒有毒)

李時珍曰：蜣蜋，乃手足陽明、足厥陰之藥，故所主皆三經之病。總微論言古方治小兒驚癇，蜣蜋爲第一。而後

醫未見用之，蓋不知此義耳。

蝸牛（鹹寒有小毒）

李時珍曰：蝸牛性寒味鹹，有解熱消毒之功。

鯪鯢（鹹微寒有毒）

陶弘景曰：此物食蟻，故治蟻瘻。

李時珍曰：穿山甲，入厥陰、陽明經。古方鮮用，蓋世風瘡、瘡科、通經、下乳，用爲要藥。蓋此物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陰入陽，能竄經絡，達于病所故也。按劉伯溫多能鄙事云：凡油籠滲漏，剝穿山甲裏面肉，鑿投入，自至漏處補住。又永州記云：此物不可于隄岸上殺之，恐血入土，則隄岸滲漏。觀此二說，是山可穿，隄可使漏，而又能至滲處，是其性之走竄可知矣。諺曰：穿山甲，王不留，婦人食了乳長流，亦言其迅速也。李仲南言其性專行散，中病卽止，不可過服。又按德生堂經驗方云：凡風濕冷痺之證，因水濕所致，渾身上下，強直不能屈伸，痛不可忍者，于五積散加穿山甲七片，看病在左右手足，或臂脇疼痛處，卽于鯪鯢身上取甲，炮熟，同全蠍炒十一箇，葱薑同水煎，入無灰酒一匙，熱服取汗，避風甚良。

豬腎 (鹹冷無毒)

李時珍曰：豬腎，別錄謂其理腎氣，通膀胱。日華亦曰：補水臟膀胱，暖腰膝。而又曰：雖補腎，久食令人少子。孟說亦曰：久食令人腎虛。兩相矛盾如此，何哉？蓋豬腎性寒，不能補命門精氣，方藥所用，借其引導而已。別錄理字，通字，最爲有理。日華暖腰膝，補膀胱水臟之說，爲非矣。腎有虛熱者，宜食之。若腎氣虛寒者，非所宜矣。今人達此意，往往食豬腎爲補，不可不審。又千金方治消渴，有豬腎薺苳湯。補腎虛勞損諸病，有腎瀝湯。方甚多，皆用豬羊腎煮湯煎藥，俱是引導之意。

昆布 (鹹寒滑無毒)

李杲曰：鹹能軟堅，故癭堅如石者，非此不除。與海藻同功。

孟詵曰：昆布下氣，久服瘦人，無此疾者不可食。海島之人愛食之，爲無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相習，病亦不生，遂傳說其功于北人，北人食之皆生病，是水土不宜耳。凡是海中菜，皆損人，不可多食。

麥 (鹹溫微寒無毒)

寇宗奭曰：大麥性平涼滑膩，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用此麵作稀糊令噉，以助胃氣而平。

朱震亨曰：大麥初熟，人多炒食，此物有火，能生熱病，人不知也。

李時珍曰：大麥作飯，食饗而有益。煮粥甚滑，磨麵作醬，甚甘美。又能寬胸下氣，涼血消積，進食。

牡蠣 (鹹平微寒無毒) 足少陰

甄權曰：病虛而多熱者，宜同地黃、小草用之。

王好古曰：牡蠣入足少陰，爲軟堅之劑。以柴胡引之，能去脇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項上結核。以大黃引之，能滌股間腫。以地黃爲使，能益精，收澀止小便。腎經血分之藥也。

成無己曰：牡蠣之鹹，以消胸膈之滿，以泄水氣，使痞者消，硬者更也。

張元素曰：牡蠣之主，以制陽光，則渴飲不思。故蛤蠣之類，能止渴也。

李時珍曰：補陰則生搗用，煨過則成灰，不能補陰。

臙膈 (鹹大熱無毒)

李時珍曰：和劑局方治諸虛損，有臙膈膈丸，今之滋補丸藥中多用之。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也。大抵與菴蓂、瑋

陽之功相近。亦可同糯米法麴釀酒服。

鹿角 (鹹溫無毒)

李時珍曰：鹿角生用，則散熱行血消腫辟邪。熟用，則益腎補虛強精活血。鍊霜熬膏，則專于滋補矣。

麥芽 (鹹溫無毒)

王好古曰：麥芽、神麴二藥，胃氣虛人宜服之，以代戊己腐熟水穀。豆蔻、縮砂、烏梅、木瓜、芍藥、五味子爲之使。

李時珍曰：麥蘖、穀芽、粟蘖，皆能消導米、麵、諸果食積。觀造餉者用之，可以類推矣。但有積者，能消化無積而久服，則消人元氣也。不可不知。若久服者，須同白朮諸藥兼用，則無害也矣。

九香蟲 (鹹溫無毒)

李時珍曰：九香蟲去膈腕間滯氣，治脾腎虧損，能壯元陽。按辨生方烏龍丸，治上證，久服益人。四川何卿總兵，常服有效。其方用九香蟲一兩，半生焙，車前子微炒，陳橘皮各四錢，白朮焙五錢，杜仲酥炙八錢，右爲末，鍊蜜九梧桐子大，每服一錢五分，以鹽白湯，或鹽酒服，早晚各一錢。此方妙在此蟲。

旋覆花

(鹹溫有小毒)

手太陰
手陽明

蘇頌曰：張仲景治傷寒汗下後，心下痞堅，噫氣不除，有七物旋覆代赭湯。雜治婦人，有三物旋覆湯。胡洽居士治痰飲在兩脇脹滿，有旋覆花丸。用之尤多。

成無己曰：鞭則氣堅，旋覆之鹹以軟痞堅也。

朱震亨曰：寇宗奭言其行痰水，去頭目風，亦走散之藥，病人涉虛者，不宜多服。冷利大腸，宜戒之。

李時珍曰：旋覆乃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藥也。所治諸病，其功只在行水、下氣、通血脈耳。李衛公言嗅其花，能損目。唐慎微本草，以旋花根爲旋覆，誤矣。

陳廩米

(鹹酸溫無毒)

李時珍曰：陳倉米，養汁不渾，初時氣味俱盡，故沖淡可以養胃。古人多以養汁煎藥，亦取其調腸胃、利小便、去濕熱之功也。千金方治洞注下利，炒此米研末飲服者，亦取此義。日華子謂其澀腸胃，寇氏謂其冷利，皆非中論。

礪砂 (鹹苦辛溫有毒)

張元素曰：礪砂破堅癖，不可獨用，須入羣隊藥中用之。

李時珍曰：礪砂，大熱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積塊、內癥、之病用之，則有神功。蓋此疾皆起于七情、飲食所致，痰氣鬱結，遂成有形，防碍道路，吐食痛脹。非此物化消，豈能去之。其性善爛金、銀、銅、錫、庖人煮硬肉，入礪砂少許即爛，可以類推矣。蘇頌謂能化人心爲血者，亦甚言其不可多服爾。

桑螵蛸 (鹹甘平無毒)

足厥陰 腎命門

李時珍曰：桑螵蛸，肝、腎命門藥也。古方盛用之。

甄權曰：男子身衰，精自出，及虛而小便利者，加而用之。

蘇頌曰：古方漏精及風藥中多用之。

寇宗奭曰：男女虛損，腎衰陰痿，夢中失精，遺溺、白濁、疝瘕，不可闕也。隣家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心神恍惚，瘦瘵食減，得之女勞。令服桑螵蛸散藥，未終一劑而愈。其藥安神塊，定心志，治健忘，補心氣，止小便數。用桑螵蛸、遠志、龍骨、菖蒲、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各一兩，爲末，臥時，人參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他樹

者亦可用，須以炙桑白皮佐之。桑白皮行水，以接蟪螬就腎經也。

陽起石（鹹微溫無毒） 右腎命門氣分

寇宗奭曰：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氣乏絕，子臙久寒者，須水飛用之。凡石藥冷熱皆有，亦宜斟酌。李時珍曰：陽起石，右腎命門氣分藥也。下焦虛寒者，宜用之，然亦非久服之物。張子和儒門事親云：喉痺，相火急速之病也，相火龍火也，宜以火逐之。一男子病纏喉風腫，表裏皆腫，藥不能下，以涼藥灌入鼻中，下十餘行，外以陽起石燒赤，伏龍肝等分，細末，日以新汲水調搽百遍，三日熱始退，腫始消，此亦從治之道也。

螻 蟾（鹹微溫有毒）

陶弘景曰：同猪蹄，作羹食，甚下乳汁。

蘇頌曰：張仲景治雜病大瘧蟲丸方中用之，取其去脇下堅滿也。

李時珍曰：許學士本事方，治筋急，養血地黃丸中用之，取其治血瘀痺也。按陳氏經驗方云：晉書吳中書郎盛冲，母王氏失明，婢取螻蟾，蒸熟與食，王以爲美，冲還知之，抱母慟哭，母目即開。與本經治目中青翳白膜，藥性論：汗滴目中，去翳障之說相合。予嘗以此治人，得驗，因錄以傳人。又按魯伯嗣嬰童百問云：張太尹傳治破傷

風神效方，用鱉蟾將駝脊背捏住，待口中吐水，就取抹瘡上，覺身麻汗出，無有不活者。子弟額上跌破，七日成風，依此治之，時間就愈。此又符療踈折、傳惡瘡、金瘡內塞、主血止痛之說也。蓋此藥能行血分，散結滯，故能治以上諸病。

浮海石 (鹹平無毒)

朱震亨曰：海石，治老痰積塊，鹹能軟堅也。

李時珍曰：浮石乃水沫結成，色白而體輕，其質玲瓏，肺之象也。氣味鹹寒，潤下之用也。故入肺除上焦痰熱，止咳嗽而軟堅。清其上源，故又治諸淋。養汁飲，能止渴。交州記云：海中有浮石，輕虛可以磨脚，養水飲之，可以止渴，即此也。

決明子 (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決明子，諸家謂其能助肝氣，益精明目。相感志言圖中種決明，蛇不敢入。丹溪朱氏言決明解蛇毒，本于此也。

鼈甲（鹹平無毒）

寇宗奭曰：經中不言治勞，惟藥性論言治勞瘦骨熱，故虛勞多用之。然甚有據，但不可過劑耳。

李時珍曰：鼈甲，乃厥陰肝經血分之藥。肝主血也，紫、青，入肝，故所主者，瘡、勞、寒、熱、痲、癩、驚、癇、經水、癰、腫、陰、瘡，皆厥陰血分之病也。

鼈頭血

李時珍曰：按千金方云，目瞶、唇動、口喎，皆風入血脉，急以小續命湯服之，外用鼈血，或雞冠血，調伏龍肝散塗之，乾則再上，甚妙。蓋鼈血之性，急縮走血，故治口喎、脫肛之病。

石決明（鹹平無毒）

李珣曰：石決明，治肝肺風熱，青盲，內障，骨蒸勞熱。

李時珍曰：按勝金方治小便五淋，用石決明去粗皮，研爲末，飛過，熱水服二錢，每日二服。如淋中有軟硬物，即加朽木末五分。

雄雞冠血 (鹹平無毒)

李時珍曰：雞冠血，用三年老雄者，取其陽氣充溢也。風中血脉，則口僻喎。冠血鹹而走血透肌，雞之精華所聚，本乎天者親上也。丹者，陽中之陽，能僻邪，故治中惡、驚忤、諸病。烏者，陽形陰色，陽中之陰，故治產乳、目淚、諸病。其治蜈蚣、蜘蛛、諸毒者，雞食百蟲，制之以所畏也。高武痘疹正宗云：雞冠血和酒服，發痘最佳，雞屬巽，屬風，頂血至清至高故也。

白鴿血

李時珍曰：白鴿血，能解諸藥白蠱毒。

溺白涎 (鹹平無毒)

朱震亨曰：人中白，能瀉肝火，三焦火，並膀胱火，從小便中出。蓋膀胱乃此物之故道也。

李時珍曰：人中白，降相火，消痰血，蓋鹹能潤下走血故也。今人病口舌諸瘡，用之有效，降火之驗也。張杲醫說云：李士常苦鼻衄，僅存喘息。張思順用人中白散，即時血止。又延陵鎮官魯棠鼻血如傾，白衣變紅，頭空空然。

張潤之用人中白藥，治之即止，並不再作。此皆散血之驗也。

【附方】聖惠方：大蚶久蚶，用人中白一團，雞子大綿五兩，燒研，每服二錢，溫水服。亦治諸竅出血。

經驗方：鼻衄不止，五七日不住者，人中白新瓦焙乾，入麝香少許，溫酒調服，立效。

蛤 蚧（鹹平有小毒）

寇宗奭曰：補肺虛勞嗽有功。

李時珍曰：昔人言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蛤蚧補肺氣，定喘止渴，功同人參。益陰血助精扶羸，功同羊肉。近世治勞損痿弱，許叔微治消渴，皆用之，俱取其滋補也。劉純云：氣液衰，陰血竭者，宜用之。何大英云：定喘止嗽，莫佳于此。

李珣曰：凡用，須炙令黃色熟搗，口含少許，奔走不喘息者，始爲真也。宜丸散中用。

水 蛭（鹹苦平有毒） 足厥陰

成無己曰：鹹走血，苦勝血，水蛭之鹹苦，以除畜血，乃肝經血分藥，故能通肝經聚血。

陶宏景曰：楚王食寒菹，見蛭吞之，果能去結積，雖曰陰祐，亦是物性兼然。

陳藏器曰：此物難死，故爲楚王之病也。

李時珍曰：按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蝨食嘗死，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病不爲傷。王病果愈。此楚王吞蛭之事也。王充論衡亦云：蛭乃食血之虫，楚王殆有積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與陶說相符。

殭 蠶 (鹹辛平無毒)

厥陰 陽明

張元素曰：殭蠶，性微溫，味微辛，氣味俱薄，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去皮膚諸風如蟲行。

朱震亨曰：殭蠶屬火，兼土與金木，老得金氣，殭而不化，治喉痺者，取其清化之氣，從治相火，散濁逆結滯之痰也。

王規曰：凡咽喉腫痛及喉痺用此，下咽立愈，無不效也，大能救人。吳并內翰云：屢用得效。

李時珍曰：殭蠶，蠶之病風者也。治風化痰，散結行經，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又人指甲軟薄者，用此燒烟熏之，則厚，亦是此義。蓋厥陰陽明之藥，故又治諸血病、瘡病、疔病也。

密陀僧 (鹹辛平有小毒)

李時珍曰：密陀僧，感鉛銀之氣，其性重墜下沉，直走下焦，故能墜痰，止吐消積，定驚癇，治瘡痢，止消濕，療瘡腫。洪邁夷堅志云：驚氣入心絡，瘡不能言語者，用密陀僧末一匕，茶調服，即愈。昔有人伐薪，爲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此方而愈。又一軍校采藤，逢惡蛇病此，亦用之而愈。此乃驚則氣亂，密陀僧之重以去怯，而平肝也。其功力與鉛丹同，故膏藥中，用代鉛丹云。

李時珍曰：密陀僧，原取銀冶者。今既難得，乃取煎銷銀鋪底用之。

輕粉（溫燥有毒）

寇宗奭曰：水銀粉下膈涎，并小兒涎潮癰癧藥多用，然不可常服及過多，多則損人。若兼驚，則危，須審之。蓋驚爲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心，不可治，其人本虛，更須禁此，慎之至也。

劉完素曰：銀粉能傷牙齒，蓋上下牙齦，屬手足陽明之經，毒氣感于腸胃，而精神氣血，水穀既不勝其毒，則毒即循經上行，而至牙齦嫩薄之分爲害也。

李時珍曰：水銀乃至陰毒物，因火煨丹砂而出，加以鹽礬，鍊而爲輕粉，加以硫黃，升而爲銀朱，輕飛靈變，化純陰爲燥烈，其性走而不守，善劫痰涎，消積滯，故水腫風痰，濕熱毒瘡，被劫，涎從齒齦而出，邪鬱爲之暫開，而疾因之亦愈。若服之過劑，或不得法，則毒氣被蒸，竄入經絡筋骨，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亡，筋失所養，營衛

不從，變爲筋攣骨痛，發爲癰腫疔漏，或手足皴裂，蟲癬頑痺，經年累月，遂成廢癘，其害無窮。觀丹客升鍊水銀，輕粉鼎器，稍失固濟，鐵石撼透，况人之筋骨皮肉乎。陳文中言輕粉下痰涎而損心氣，小兒不可輕用，傷脾敗陽，必變他證。初生尤宜慎之。而濱山氏謂小兒在胎，受母飲食熱毒之氣，蓄在胸膈，故生下箇箇發驚，宜三日之內，與黃連去熱，膩粉散毒，又與人參、朱砂、蜜湯，解清心肺。積毒既化，兒可免此患。二說不同，各有所見。一謂無胎毒者，不可輕服。一謂有胎毒者，宜預解之。用者宜審。

藕節 (澹平無毒)

李時珍曰：藕節，能止瘀血、唾血、血淋、溺血、下血、血痢、血崩。一男子病血淋，痛脹祈死，予以藕汁調髮灰，每服二錢，服三日而血止痛除。按趙潛養、河漫筆云：宋孝宗患痢，衆醫不效。高宗偶見一小藥肆，召而問之。其人問得病之由，乃食湖蟹所致。遂診脈曰：此冷痢也。乃用新采藕節搗爛，熱酒調下，數服即愈。高宗大喜，就以搗藥金杵曰賜之。人遂稱爲金杵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遇也。大抵藕能消瘀血，解熱開胃，而又解蟹毒故也。

柿蒂 (澹平無毒)

朱震亨曰：人之陰氣，依胃爲養，土傷則木挾相火，直冲清道而上作欬逆。古人以爲胃寒，既用了香、柿蒂，不知

其孰爲補虛，孰爲降火，不能清氣利痰，惟有助火而已。

李時珍曰：欬逆者，氣自臍下冲脉直上，至咽膈作呃忒蹇逆之聲也。朱肱南陽書，以噦爲欬逆，王履澗集，以欬嗽爲欬逆，皆誤矣。噦者，乾嘔有聲也。欬逆，有傷寒吐下後，及久病產後，老人虛人，陰氣大虧，陽氣暴逆，自下焦逆至上焦，而不能出者。有傷寒失下，及平人痰氣抑遏而然者。當視其虛實，陰陽，或溫，或補，或瀉，或熱，或降氣，或吐，或下可也。古方單用柿蒂煮汁飲之，取其苦溫能降逆氣也。濟生柿蒂散，加以丁香、生薑之辛熱，以開痰散鬱，蓋從治之法，而昔人亦常用之收效矣。至易水張氏又益以人參，治病後虛人欬逆，亦有功績。丹溪朱氏，但執以寒治熱之理，而不及從治之法，矯枉之過矣。若陳氏三因，又加以良薑之類，是真以爲胃寒，而助其邪火者也。

〔附方〕

濟生柿蒂散，治欬逆胸滿，用柿蒂、丁香各二錢，生薑五片，水煎服。或爲末，白湯點服。潔古加入參一錢，治虛人欬逆。三因加良薑、甘草等分。王氏易簡加半夏、生薑。衛生寶鑑加青皮、陳皮。

雄雞屎白（微寒無毒）

蘇頌曰：按素問云，心腹滿，且食不能暮食，名爲鼓脹，治之以鷄屎醴，一劑知，二劑已。王冰注云：本草鷄屎，利小便，並不治蠱脹，今方法當用湯漬服之耳。

李時珍曰：蠱脹生于濕熱，亦有積滯成者。鷄屎能下氣消積，通利大小便，故治鼓脹有殊功。此岐伯神方也。體者，一宿初來之酒醅也。又按范汪方云：青龍中司徒吏顏奮女，苦風疾，一髀偏痛。一人令穿地作坑，取雞屎，荆葉然之，安脛入坑中熏之，有長蟲出，遂愈也。

【附方】 普濟方云：治鼓脹，且食不能暮食，由脾虛不能制水，水反勝土，水穀不運，氣不宣流，故令中滿。其脈沉實而滑，宜鷄矢醃主之。

何大英云：諸腹脹大，皆屬于熱。精氣不得滲入膀胱，別走于腑，溢于皮裏膜外，故成脹滿，小便短澇。鷄矢性寒，利小便，誠萬金不傳之寶也。用臘月乾鷄矢白半斤，袋盛，以酒醅一斗，漬七日，溫服三盃，日三。或爲末，服二錢亦可。

蜘蛛 (微寒有小毒)

蘇頌曰：別錄言蜘蛛治癩。張仲景治陰狐疝氣，偏有大小，時時上下者，蜘蛛散主之。蜘蛛十四枚，炒焦，桂半兩，爲散，每服八分，日再，或以蜜丸，亦通。

蘇恭曰：蜘蛛能制蛇，故治蛇毒。而本條無此。

李時珍曰：鶴林玉露載蜘蛛能制蜈蚣，以溺射之，節節斷爛，則陶氏言蜘蛛治蜈蚣傷，亦相伏爾。沈括筆談載

蛛爲蜂螫，能嚙芋梗，磨創而愈。今蛛又能治蜂蠍螫，何哉？又劉義慶幽明錄云：張甲與司徒蔡謨有親，謨晝寢，夢甲曰：忽暴病，心腹痛，脹滿，不得吐下，名乾霍亂。惟用蜘蛛生斷脚吞之，則愈。但人不知甲某時死矣。謨覺，使人驗之，甲果死矣。後用此治乾霍亂，輒驗也。按此說雖怪，正合唐註治嘔逆霍亂之文，當亦不謬。蓋蜘蛛服之，能令人利也。

41

222/31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全二册定價大洋三元五角

編述者 黃坡任啟瑞

發行所 啓智書局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有 著 作 權

中國藥物論

